崇禎實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實錄附錄之二

ZHP0/0002

據本所藏嘉業堂舊藏鈔本影印。

崇禎實録

卷一至十七

崇禎元年正月至十七年三月

崇禎實錄卷之一

懷宗端皇帝諱由檢光宗第五子熹宗弟也

始封信王熹宗無子帝嗣位

崇禎元年春正月乙丑朔上御皇極殿天下官來朝

永年縣大風雨晝晦　丁卯翰林院編脩倪元璐

上言臣以試士復命還朝竊見群臣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

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在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以至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

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令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日甚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折毀者併宜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上曰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上言織民之困自發難以來征派無虛日最苦者莫如招買

豈料給價常少給期常遲是名招買而實加派也請以明年為始凡府州縣三分之二乞解本色上是之下所司　壬申戶部尚書郭允厚言天津餉額米從浙江湖廣山東南直而至豈從山東北直而至道府餉司又實董之諸臣終歲經營軍中告匱臣攷其故皆收運委官折乾入私橐甚易濟實用則無請命所司嚴禁之詔曰可　趣總督尚書張鳳翼赴山海關移順天巡撫都御史王應豸於喜峰口　命司禮監斥賣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勿以他屬朕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因賜榜曰策勳府　上

御文華殿講畢諭九卿曰月食脩省令百官條對御
等大臣何未之見因手勅示之　兵部請移毛文龍
於蓋套下廷議移督師於關門　辛巳命內臣俱入
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壬午上熹宗皇后張氏曰
懿安皇后仍居慈慶宮頒詔於天下　上以常州去
年水災折絹有差　癸未始御經筵　賜外官卓異
二十四人宴　發帑金三十萬分給宣大東江　命
安置降丁於延綏寧夏甘肅固原間初兵部處請之
山海關三屯營不許　乙酉復故大學士劉一燝韓
爌職　法司追論魏忠賢等上命磔忠賢尸於河間

斬崔呈秀尸于薊州又戮客氏尸天下快之　楊維垣言倪元璐偏護東林疏言多悖謬元璐言自鄒元標以僞學見謗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講學諸公而在寧有此哉然則崔魏乃今日對案以崔魏定邪正辟如以鏡別妍媸楊維垣堅守故智阻抑正人代逆璫分謗何其謬也上是之　丁亥以劉廷元為兵部尚書　太常寺卿阮大鋮請戮先朝之奸言汪文言以細人黨緣引左光斗入王安之幕移宮一疏謀傾宮眷中外迎合爭之者僅一賈繼春而旋遭放逐此殺言官之始也周嘉謨

推重熊廷弼任爲經畧此壞封疆之始也賜霍維華
以謝王安而逐戚畹撼中宮此又中外謀危母后之
始也　二月癸巳朔遼東督師尚書王之臣奏遼地
千里今欲尺寸而收之勢所不能莫若以遼民實遼
土有力者聽其自墾無力者酌借屯本爲資俟秋成
徵還自寧遠以西及左右近城者舊貫可仍自此而
東久爲戎馬之場宜分三等其近城處泉甘土沃爲
上者三年起科稍遠而瘠爲中者五年起科至於窮
邊沙鹵之場爲下者永不起科上命即行之　甲午
上厭章奏冗長諭各衙門條奏務期簡明毋出千言

外如詞意未盡或再奏以聞　乙未諭選宮妃　癸卯命翰林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甲辰黃州知府胡芳桂上八事曰足用莫先富民富民莫先禁奢曰農工商賈各執其業而天下治曰漕政壞於旂軍之貧運官之不肖把總之需索曰欲安民化俗莫切於用賢令欲賢令莫切於郡守司道之監臨撫按之監察曰天下臣僚善於其職者許其久任曰停止進學納附曰免當鋪助餉助工章下所司　四川監軍參議青大受言西南土司安民為強所據之巢又為天險之臨水內水外盡皆沃壤如議剿而圖大

創在相天時而參地利安氏寓兵於農季春仲夏民皆趨田疇之即戎必不能悉衆而來此以實乘虛天時之不可失也貴陽至陸廣百里一河深險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賊巢碁置進退皆難獨畢節一路諸部交通今為賊有故欲進兵必先取畢節據畢節則救援之路塞然後遵義永寧同日並舉應接不暇其鋒自折此剿之策也但黔蜀見兵六萬餉之兵少不若據險扼要絕其商販禁苗仲耕鑿之利此守之策也不然鎮雄女官安位實為其甥令其開諭禍福酉陽之子冉天胤嘗為軍前叅將

向傳目把之書苘因以通安位亦便也此議撫之業
也章下所司　清兵駐河上截降丁總兵官滿桂遣
守備張守卭以三百人潛渡河距守乃退　蘇松常
鎮水災命折光祿寺白糧一年　免楊漣熊廷弼等
誣贓復誣削諸臣劉一燝等原官誥勅　御史高弘
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少卿梁夢環逮之
戒諭廷臣交結近侍　罷薊遼督師王之臣命袁崇
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登萊天津
移駐關門　癸巳始御經筵賜講官宴及金帛　三
月壬戌朔召王永光為吏部尚書以王在晉為刑部

尚書　甲子禁漳泉人販海以御史周昌晉言先禁
海寇必先除内地之奸故有是命　乙丑大行皇帝
發引己巳塟德陵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並免遣
行人送還賜金幣廩役　清兵二萬餘騎屯錦州塞
以都令爲嚮導攻克拱兔男青把都拔城盡有其地
青把都遁免　癸酉盗焚歙州　丁丑奉熹宗悊皇
帝神主於慈寧宮　辛巳昧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
隙皆赤　重脩光宗皇帝實録成　發帑金五十萬
濟陝西軍餉　揷漢虎墩兔憨殺那木兒台吉　夏
四月癸巳賜進士劉若宰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

有差　追䘏故左都御史鄒元標高攀龍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工部尚書馮從吾應天巡撫都御史周起元諭德繆昌期翰林檢討丁乾學給事中吳國華魏大中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御史吳裕中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夏之令袁化中吏部郎中蘇繼歐員外郎周順昌刑部員外郎張汶工部郎中萬爆陝西按察副使顧大章揚州知府劉鐸各贈廕有差　前大學士方從哲卒　前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卒向高字進卿福清人以庶吉士歷禮部右侍郎進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獨

相五年時神廟久不朝章疏留中向高因事補救神
廟心重之天啓初再相魏忠賢竊政向高欲調劑中
外事權掣肘遂乞致仕追贈太師謚文忠　庚子兵
科都給事中許可徵奏清錦衣衛詭籍上從之　許
給代府全祿不為例　命正一真人張顯庸禱雨
召前大學士韓爌入朝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豐
入貢　甲寅冊立田氏為貴妃袁氏為淑妃　丙辰
倪元潞上言三朝要典成於逆璫逆璫殺人則借三
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
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

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
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假閹
豎之權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
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規模大典則魏忠賢欲
與肅皇帝爭權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
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又不得援宋神
宗手序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　上以已有實錄自不
必復增要典命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　大兵
以二萬騎經廣寧西援插漢　五月辛酉朔孫之獬
言要典必不可毀泣訴于朝御史吳煥劾其對君無

禮遂引疾去　癸亥命兵部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代王之臣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維華宵小璫熾則借璫〻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為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躐致尚書無叙不及有賚必加即在維華難以自觧乞立行褫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還旋免之命王之臣不得移鎮　丙寅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御史鄒毓祚劾維垣為逆璫私人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為功賣名市重亟宜處分故有是命　己巳燬三朝要典　朶顏衛蘇不的即長昂孫也三十六家同伯顏

阿亥等部與揷漢虎墩兎憨戰於敖木林揷漢失利殺傷萬餘人　許大學士李國楷致仕　召還曹于汴為左都御史鄭三俊為南京戶部尚書改李邦華為兵部左侍郎　光祿寺卿阮大鋮免大鋮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啓時吏科都給事中闕宜補大鋮光斗以大鋮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之禍皆出大鋮肯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追論削籍　御史王相說言天下民力已窮其弊在有司者四曰火耗之侵魁曰濫詞之罰贖曰代折之侵漁曰佐領之横噬在地方者亦有四曰田糧之隱冒曰强賊之擾害

曰豪右之欺凌曰游惰之冗食在衙門者亦有四曰庫藏之侵漁曰徵解之扣除曰食派之騷擾曰儀文之借取在功令者亦有四曰加派之積欠曰雜稅之保奸曰防察之嚇詐曰查盤之罪名凡此諸弊總以竭民膏血欲除此弊惟巡方能行之其要在選擇賢令而已上善之　捧漢宰生等至宣府新平堡脅賞初約五十騎倏踰數百大譁叅將方諮崑誘人甕城殲之自焚關將軍廟拆墻數仭委捧以自解　巡撫登萊都御史孫國楨言內臣王國興核至海上稱察旨召毛文龍蹤跡詭秘上謂初撤鎮使以來朕未嘗

輕遣內臣矯旨交通邊帥罪不赦命逮國興下獄論死　海盜鄭芝龍掠福建浙江海上御史戴柏上言要地宜防奸民宜絕私船宜禁軍餉宜清保甲宜申鄉兵宜練章下所司　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入相決旬削職免官引退無虛日未必盡由皇上內降且奉使朝鮮貂參滿載南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鴻訓為先朝削奪之臣其不肯比匪黨邪天下共知進賢退不肖大臣職也鴻訓何罪朝鮮一役舟壞溟渤僅以身免乃敢以悠悠之口欲移鼎鉉之重乞諭鴻訓入直共

等安攘之策張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之未有已也
上是繼祖言　太僕寺少卿李蕃免御史王之朝劾
其為學臣時建祠也初蕃與給事中李恒茂御史李
魯生朝號三李長安謠曰官要起問三李　左僉都
御史賈繼春免天啓初繼春在臺爭移宮忤楊漣左
光斗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御史上嗣位踰月繼
春督學南畿馳疏劾忠賢怙權流毒狀累遷內臺至
是劉新埭劾其變幻巧詐明年削籍　發帑金五十
萬餉遼　西人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拒却之　上
召諸臣於平臺諭輔臣來宗道等曰票擬之事須悉

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重會推宜慎責戶部帑金零星逼餉措辦無術侍郎王家楨引罪遂諭及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良久上未悉命內使授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一切用法務先平允已出故給事中毛士龍辯疏問果枉否諸臣俱曰士龍事屬風影望皇上寬之各頓首退乙酉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等官輔臣劉鴻訓言官員更調甚速若不行久任之法終鮮實效又云海內役繁賦重不可加派朕切思之更調速則民滋擾官久任則課成功今後藩臬郡邑務擇人地相宜俱如舊制言官

薦舉人才不無過私市恩吏部可以薦疏成冊其後贓職債事舉主連坐遼黔兵事未給加派已多可將新舊兵餉造簡明冊進呈若有司私派省直撫按即行叅處三尺具在斷不爾貸司農繫軍國命脉非清嚴心計之臣豈勝厥任至所薦畢自嚴才品兼優如户部尚書缺可以自嚴領其職遂召自嚴爲户部尚書　工部尚書劉廷元罷以李長庚爲工部尚書御史任贊化劾廷元挺擊時力主風癲廷元居京師招納權賄久有穢聲至是始罷　丁亥清兵攻河西高橋朱家窪塔山又圍大興堡總兵朱梅禦之越數日

貽書通款邊臣不應　插漢貴英哈為虎墩兎憨婿狡猾善用兵既死新平堡其妻兀浪哈大率衆自得勝路入犯自洪賜鎮川等堡拆墻入怨報插漢至孤店三十里初不傳烽以王喇嘛僧止戰也急收保倚北關為營遊擊大同虎墩兎屯海子灘代王同士民力守乃分屯四營流掠渾源懷仁桑乾河玉龍洞二百餘里遣人至總督張曉所脅賞曉遣西僧王哈嘛往諭時苦旱乏水草援兵漸集乃退冀北道副使李貞宁借帑金千八百有奇勞左衛城守軍後坐是削籍　是月西安府城夜墜太數十大如碾次如斗時

出入民舍民各襪之不為害七月止　六月庚寅胡
西人犯大同山陰知縣劉以南禦卻之　壬辰禮部
尚書孟紹虞致仕賜金幣以何如寵為禮部尚書
癸巳楝漢虎墩兔憨出塞　乙巳上召廷臣於平臺
問楝漢近狀若何來宗道曰楝出口近已鮮嚴因許
𨺔𨺔十萬戶部侍郎王家楨曰已給八萬矣上責家
楨不為預備又以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
弊令自宣讀至闕門虛冒上稱善復以其疏示諸臣
召兵部問楝漢狀王在晉對曰楝已退矣上問何以
即退劉鴻訓曰兇志流掠頓兵堅城之下知其不久

上是之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戒以訓練諭科
道以民為邦本復出御批文冊令徧閱　命翰林官
凡值召對入侍記註　朵顏三衛頭目東不的與虎
墩兎憨搆兵總督張鳳翼檄諭之曰爾始祖都督完
者帖木耳以來世効忠順插漢奪爾巢穴爾聚兵報
復然爾三十六家力弱又合順義王乃濟今聞遂欲
東合抑何自貽伊戚乎　辛丑誅錦衣衛都指揮使
許顯純　插漢虎墩兎憨欲講賞得勝口上以得勝
口無險可恃狡謀叵測勿許時上銳精還事欲矯弊
更轍以市賞日壞徒耗金錢隳軍實因卜素淡革其

賞雖遲臣屢為揷漢請勿允也　乙巳大學士楊景
辰免以預修要典不自安屢請告允之削前大學士
馮銓籍并削黃運泰閻鳴泰周應秋范濟世籍　丁
未議招海盜鄭芝龍芝龍本寠人子流入海島倭主
女妻之一日挐舟亡歸無賴群附求返內地軍師納
其金爽約遂寇掠海上　召朱燮元為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
務兼督糧餉移駐貴竹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言
祖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神祖時至二百八十五萬
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邇來又加六十八萬今出

數共五百餘萬歲入不過三百萬即登其數已爲不足況外有節欠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戍卒安能無脫巾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敕各邊督撫清覈歷年增餉至京支祿項敕各衙門各自嚴汰又先臣葉淇變鹽法改折色以至邊粟湧貴必復祖制開中輸邊之法西北多曠土責有司開荒以足軍餉上納之

清兵攻錦州入駱駝大興等堡　壬子諭閣臣曰朕覽御史顧其國奏驛擾累民莫甚于驛遞朕思國家設立勘合馬牌專爲軍興及奉命使臣之用近多徇情以送親故供應之外橫索折乾小民困極甚者賣

兒孌婦以應之卿等傳示兵部一倣舊例出入文武諸臣有當用勘合或當用馬牌申飭內外其餘盡禁絕之以清弊源　大學士來宗道免時宗道居相無所長短倪元璐每有陳說宗道輒止之曰吾翰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之清客宰相　削故大學士魏廣微爵上謂廷臣曰故輔魏廣微逞臆借威耤害朝政以國家大柄授手逆璫毒徧海內廣微實為禍首會論僉同朕不敢私以先朝舊勞例除名為民追奪恩廕以為人臣附奸不忠者之戒　先是肅州城外哈竿察庫兒以三百人叩嘉峪關求賞總兵官徐家壽

伏地訖以待之誘至多斃于訖絳庫兒僅以身免於
是忿恨合黃台吉謀大舉入犯邊臣告急上以家壽
咨譽妄報斬獲下臺訊　丙辰召廷臣於平臺以御
史吳玉疏錢糧積弊宣示閣臣問玉何以不指名具
聞玉對曰此弊非獨一人一事無可指名上曰然又
出户科右給事中黃承昊疏至京支雜項錢糧問户
部侍郎王家楨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出數少入數多
故太倉積餘七百萬內帑又亡算後邊臣隨請隨給
出入不相準又讀至塩法閣臣請復祖制開屯種引
上然之又出宣府巡撫李養沖疏云旂尉往來如織

蹤跡難憑不賂之恐毀言日至欲賂之愁物力難勝
上不懌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發掠宜以按臣勘
報不煩旂尉上曰疆事伏一哈嘛僧講款不將輕我
中國哉劉鴻訓曰講款權也王在晉曰遼釁十年來
援之兵亡者不歸〻者不伍今還餉匱闕或至三年
上以問王家楨對曰延綏闕甚悶刑部侍郎丁啓濬
以李實事追取空印奏本為李永貞草其墨壓硃何
未具獄也諸臣唯〻而退　秋七月辛酉戶科給事
中韓一良上言皇上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之語
然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皇上亦知

文官不得不愛錢乎向以錢進今安得不以錢償內外陞遷俱以賄成而吏部之始進可知也科道亦以此得之館選亦以此得之而新進之末路可知也今言蠹民者動歸咎于守令不廉不知州縣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碍官銀則曰未完抵贖要路過客動有書儀一遇考滿朝覲輦金滿車猶憂譴責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今日之勢欲求人之獨為君子已必不能惟大為創建其贓甚者使天下之臣視錢為污懼錢為禍庶幾不受錢之風可覩矣次日召廷臣於平臺命韓一良誦前

奏嘉獎之遂超擢一良為右僉都御史　壬戌太白
晝見　工部主事徐爾一訟故經畧熊廷弼之冤曰
廣寧兵三十萬糧數百萬盡屬王化貞廷弼麾下止
援遼兵五千耳且駐右屯去廣寧四百里化貞逃潰
猶以五千人至大凌河付之其與慕容垂三軍萬獨
全相類柰何與化貞誤用西人同日道哉乞賜昭雪
為勞臣勸不聽　癸酉召廷臣及督師尚書袁崇煥
於平臺上慰勞甚至問遼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
期五年為陛下肅清邊陲慷慨請兵械轉餉且曰邊
臣効命動憂掣肘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

路持論皆與邊臣畫相呼應始可成功上曰然賜崇
煥食出至午門朝臣問崇煥五年期當有成算崇煥
曰上期望甚迫故以年慰聖心耳識者嘆曰主曰英
明後且按期責効崇煥禍不旋踵矣時朝儀憂毛文
龍難馭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
乙亥嚴禁私驛　誅太監李永貞共藉銀二十九萬
　丙子再削張我續岳駿聲呂圖南王珙潘士闓籍
御史王宗呂劾其黨閹也　己卯錦州城成　壬午
海寧蕭山大風雨海溢溺人畜亡算傷稼　癸未賜
袁崇煥尚方劍　初廣寧塞外有炒花煖兎貴英諸

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迎上旨並革其賞諸部已闕然會塞外飢請粟上堅不予且罪闌出者於是東邊諸部落群起颺去清遂盡收諸部而邊事不可為矣　甲申遼東寧遠軍譁以軍粮四月不得發因大譟執巡撫右僉都御史畢自肅自肅嘗為奏請戶部不之發悍卒露刃排幕府自肅及總兵官朱梅推官蘇涵置譙樓上捶擊交下自肅傷殊甚括撫賞金及朋樁得二萬金不厭益譁遂借商民足五萬始解自肅草奏引罪走中左所八月丙申自經袁崇煥至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

誘捕其黨斬十六人治本師罪有差　給袁崇煥十萬金資鼓鑄仍發餉金二十萬　丁亥誅故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　八月丁未上始御文華殿恭詳章奏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削邵輔忠李精白孫之獬徐時泰等籍　清兵攻黃泥窪袁崇煥令總兵官祖大壽禦之　壬子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以怨訐奏黃山之獄傾陷甚衆至是褫職　山西陽和衛地震浹日不止　九月戊午朔贈故吏部郎中夏嘉遇官及侯震暘等有差丁卯夜京師地震　辛未召廷臣及督師兵部尚

書王象乾于平臺問象乾方略對曰插漢虎墩兔憨
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
後白黄台吉與插漢閧去歲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
被擄白台吉僅身免東哈部今無幾矣朶顏衛部三
十六家今日之計當聯絡與哈喇慎合可得三萬人
諸部惟永邵卜最強約三十餘萬人若合卜石兔之
兵可禦插漢上善之命往與袁崇煥共計象乾請發
撫賞銀五萬庚辰諭王象乾曰前卿奏昔年撫賞合
朶顏三十六家布憨兔八大部費七萬金歲兩市今
當倍之且至三十六萬卿可傳示袁崇煥確察以聞

海盜鄭芝龍降工部給事中顏繼祖言芝龍既降當責其報効今後切勿用閩人從之　壬午大雷電癸酉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呂純如罷　是月揷漢虎墩兎憨與卜石兎永邵卜戰私卜五榜什妻敗走屯延寧塞外窮兵追卜石兎佯請款于督師初請款以七萬金今倍溢至十四萬邊臣不啟以聞　旌都城孝女劉氏民劉蘭閨女父死事母張氏不嫁年四十六母八月沒遂絶粒死之　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華殿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又曰崇煥前云汰兵減額今

何仍也王在晉曰減汰當自來歲始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年防今且防兵前寧遠譁朝廷即餉之又錦州馬各還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計將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也今雖予之當益思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給事中御史言事皆失實朕召對商確諸臣率以具文畢事群臣皆頓首謝尋下畢自嚴於獄削前户部侍郎王家楨籍 丁酉嘉興生員魏學濂訟父吏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卿制有曰謂司馬楊球之既除此輩安容假銅鍉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又曰卞壼誠奇王裒可念識歸天傳說之星竇入

地莀弘之血士林榮之　戊戌上御史李茂芳疏兵餉示閣臣李標曰錢糧內外互相覺察外解責成司府其議甚善上命戶部尚書畢自嚴覈新舊賦額詳奏又出御史李長春論吏部積弊及華吏胥事例究餉閣臣稱善又命御史吳玉讀其疏玉故劾王在晉失事歷不報又劉鴻訓核改張慶臻敕書玉亦劾之李標請放歸在晉上曰事當有是非何輕去之因問慶臻慶臻急頓諉中書上叱曰敕豈可妄增乎吏以問羣臣群臣皆謝不知迨上閱兵部揭帖則劉鴻訓自增入也遂命吏部會推閣員戊申兵部尚書王在

晉免大學士劉鴻訓伏罪戍代州衛中書舍人田佳璧論死　諭停刑　丁卯漢南盜四百餘人自成陽兩當薄畧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畧陽偪漢中官兵追至寧羌階州後復還趨畧陽拒戰執關南道中軍王道成後以追急棄道成於路　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成基命錢謙益王永光鄭以偉李騰芳孫愼行何如寵等舉禮部尚書溫體仁劾錢謙益竊許天啓初謙益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癸亥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相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言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敢盡言即

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望輕如斜謙益何不在枚卜先體仁曰以卜相事大不得不為皇上慎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上叱之遂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命謙益回籍旋除名為民下千秋於錦衣衛獄周延儒亦曰自來會推會議止以祖宗故事實皆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　甲戌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偽貫服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

宴庸耄怠聞盜杖合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於是各縣不以聞盜偵知之益恣劫宜君縣獄走胥猾溝通白水縣役楊發蒲城王高等歸還盜王嘉胤等五六千人聚慶陽延安之黃龍山分三路掠鄜州延安　戊寅贈故刑部尚書王紀太子太保蔭子入國子監　癸未上南郊　十二月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壬辰贈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官子祭葬立祠謚忠介　己亥官兵剿上杭武平盜大敗之明年二月平　御史吳甡言京察在邇恐遺奸未盡借察以掩其奸若輩非考功之法所載也

如搖動國母僞封三王曰佐逆門戶封疆借題殺人曰害正建祠聚歛要典詆誣曰媚璫矯旨加御一歲九遷曰速化此輩若溷入祭典非法之平宜命部院科道彙叙前罪職名各註事實合疏請旨特賜處分其職業不脩考察如例上是之　辛酉周順昌子茂蘭訟冤上憫之贈順昌太常寺卿制有曰碑踣元祐大升公正之犀墓顯湯陰烱鑒孤忠之魄久曰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諸忠臣之報彌愧奸囬

崇禎實錄卷之二

懷宗端皇帝二

崇禎二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御皇極殿受朝賀　壬戌撫治鄖陽兵渡河還兵戒嚴時西人來餽餉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胡廷宴延綏巡撫都御史岳和聲各奏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諸處流賊恣掠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驕應甲撫秦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公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

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陽　乙亥召還禮部左侍郎孫愼行吏部右侍郎李騰芳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丙子上御太學釋奠御彝倫堂國子祭酒孔貞運講大禹謨司業倪嘉善講易泰卦大象上喜之監生江旭奇伏闕進孝經疏義　裁光祿太常寺庖人及兩殿中書舍人月廩　逃兵掠富平　庚辰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光永諭曰朕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魁惟首逆以次及附逆者如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頌美不置與未祠頌

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卿等數日內其確定以聞初逆璫死後上欲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爌錢龍錫不欲廣搜樹怨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不悅再令盡列以聞且曰皆當重治輕則削籍閣臣復以數十人呈進上怒不稱旨命分三等曰稱頌曰贊導曰速化且曰忠賢一人在內自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惡者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為任怨耳閱日台閣臣入指黃袱所褁章疏若干曰此皆璫實蹟也宜盡按入之閣臣知勢不可止乃曰臣等職司輔導三尺法

非所習也上召問吏部尚書王永光對曰吏部所諳考功法耳不習刑名乃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叅定之

壬子召閣臣及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於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云二臣事逆無實上曰瑞圖善書為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毋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治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故為小人于是發原奏及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廣幾無遺矣　甲申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毛

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
體仁謂臣無詩臣詩為錢謙益誣構又出御史任贊
化論體仁疏疏所述事多褻上不懌責以挾私攻訐
後必正法謫任贊化於外　乙酉逃兵復掠涇陽執
游擊李英　二月庚寅皇長子慈烺生皇后周氏出
詔告中外　御史吳甡言頃以溫體仁故逐言官章
允儒房可壯任贊化請因慶典召還不許　甲午裁
定驛站從刑科給事中劉懋之請也即改劉懋為兵
科給事中專管驛遞務從節省以蘇民力　督師尚
書王象晉奏言欵還撫賞上曰閫外事原不中制酌

畫具奏卿自有籌畧何待會議又論兵部曰制勝在我不得一任要挾有失國體爾部與遐臣議之　丙午封右都督周奎為嘉定伯歲祿千石　海盜李芝奇伏誅芝奇本鄭芝龍同黨芝龍忌之擊斬之粤中

命屯田御史清丈天津視課入為功罪設同知專責之從戶部尚書畢自嚴請也　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四川吳國輔兵敗賊畧陽練兵守備黃元極擊賊馬蹶被殺猶手刃賊不置賊走漢陰遇令都司解文英同吳國輔李標奇等追至大石川屢攻之又夜劫其營擒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三

百人走蜀其歷漢陰山中者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
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共二百五十
八人以七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等六人曰結
交近侍劉志選等十九人曰結交近侍次等魏廣微
等十一人曰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曰諂附擁戴
李實等十五人曰交結近侍末等顧秉謙等百二十
八人曰祠頌施鳳來等四十四人死戍罷職輕重有
差　丙子流盜掠真寧戊寅掠寧州安化三水　是
月撫漢虎墩兔憨納款　　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
寧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船入海毛文

龍累奏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　夏四月丙戌朔流盜犯涇陽甘峪游擊高從龍擊之被殺　戊申賊走馬闌山　朝臣時損俸助餉上諭曰諸臣果真心爲國興利剔弊朝廷自受其益何必捐俸言助其悉已之　甲午固原盜侵犯耀州督粮道恭政洪承疇令官兵鄉勇萬餘人分十二營圍賊於雲陽幾覆之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　壬寅以朱熹裔孫朱夘相襲五經博士命以張巡許遠配享武廟　復顧憲成官加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　閏月丙辰朔清兵渡河官兵拒之乃退

西人五十騎犯延綏高家堡千總王權德遂之出塞敵兵漸至合七八百騎權德敗沒中軍任東德千總白慎俱死之　丙子袁崇煥請給島餉命發四萬金　故經略熊廷弼子兆璧乞收葬父骨上不許大學士韓爌復請之乃允　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鄭芝龍勦盜芝龍敗歸閩不數日寇大至犯中左所近

安南莫敬寬寇雷州旋遁　總督朱燮元遣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衛繕城水西安邦彥莫德周宥崇明等欲渡河攻赤水時乏食燮元撤兵還永寧賊遂躡其後追之川貴大震　五月乙酉朔日

食上以欽天監分刻不合責禮部禮部請查例脩改允之　丙午袁崇煥巡撫江再宿勞軍東江癸丑毛文龍請餉初文龍稱麾下兵二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脩善曰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遂上章求餉　六月乙卯命汰冗員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豐入貢　庚戌袁崇煥至雙島毛文龍進謁慰勞甚至戊午矯制殺文龍崇煥自出都門至寧遠專主欵于寧遠捷後即令番僧往清軍中唁問意欲議和會罷歸未就迨再出陛見日許上五

年復遠既而惧上責致欲復脩款議惡文龍撓之乃決計斬文龍聲言折衝慮毛文龍泄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至犒吏卒給餉是日閱射崇煥列圍止文龍兵于外以部曲百人從崇煥慰勞文龍部曲且拜三軍感泣乃問文龍曰東江餉司自寧遠輸至亦甚便將軍何專邀折色召買登萊也且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而約束覈餉諸事業已申奏將軍執意不回非冒餉欺君而何命執之文龍欲抗議辨崇煥曰我今不復遠願試尚方劍以贖爾命又諭部曲曰文龍不宜殺爾輩即殺我可也部曲錯愕不敢動命水營都

司趙可懷以尚方劍斬之分東江兵二萬八千人為四協副総兵毛承祿中軍徐敷奏游擊劉興祚副総兵陳繼盛各領之東江諸務屬繼盛暫領之明日祭文龍而泣遂收符印自旅順還于寧遠奏數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以文龍驕悖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仍榜諭東江各員咸從寬議文龍錢塘人世海州衛千戶既襲秩授千總王化貞遣之襲鎮江城有功因駐皮島當遼東破壞從島中收召遼人時時襲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漸驕逸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歲百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議多疑而猒之崇煥

遂決意誅焉　上憂旱御平臺諭百官脩省自齋宿文華殿祈禱命成國公朱純臣告南郊駙馬都尉侯拱宸告北郊尚書畢自嚴告社稷壇何如寵告山川壇林欲楫告雷雨等壇諭錦衣衛指揮使于日升劉僑緝盜諭給事都御史獻直言又令中外諸臣清獄安民開倉賑飢丁卯大雨許百官還邸舍　丙寅韓國公十世孫李世選奏家藏高皇帝遺旨許以復封大學士韓爌等駁之皆言其偽世選論死　戊辰諭故工部尚書馮從吾祭葬　頒太祖高皇帝教民六諭　袁崇煥既殺毛文龍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

諱言款即惠徽宗社之靈還侵地歸叛人而我存朝
鮮何憚不為御史毛羽健上言袁崇煥期五年
其間方畧机宜自可指陳乃崇煥於此時未見明言
曰我何以取我何以守也上章累累乃反議款乞皇
上詳問之報聞　癸酉安南莫敬卯寇欽州　壬午
命脩熹宗悊皇帝實錄　秋七月乙酉以司禮太監
曹化淳提督東廠　乙未召兵部尚書王洽於平臺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議御史還道考核故事
稱職者仍任不稱職者奏罷通來盡皆稱職何以激
勸今雖考至下者不過依品出外外授司道依然厭

韃旬宣之伍豈得以不職名其黜辱哉須別行降罰以信明旨　八月甲寅召北鎮撫司千户李若璉于文華門　戊午偽梁王奢崇明合偽大元帥安邦彥兵數萬攻永寧兵備副使劉可訓總兵侯良柱力拒卻之可訓在永寧出兵遏賊少失利即入城貴州兵不之救賊遂據赤江堪庚申侯良柱許成名約并力攻賊賊恃其山險方飲宴蜀兵乘霧進搗其寨賊倉皇接戰官兵力擊大破之黔兵夾進賊走入鵝頂嶺徑長而隘官兵追迫矢刃驟交人馬戮踏傾陷亡算

乙丑清兵合來不的入大鎮堡分二道自杏山高

橋鋪自松山直薄錦州庚午入雙臺堡辛巳出大小凌河毀右屯衛城乃出　九月己丑袁崇煥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虛聲耳遣其衆歸師果不出　己亥官兵定烏撒安暹安民來降　戊申吏部奏言皇上命汰冗員臣以為莫先于清廕兩京三品以上及疆埸大吏例廕其子念其祖父勞勩也乃父兄罪削子弟恩廕如故夫廕以酬勞臣非恤罪臣也宜命驗封司清核以杜僥倖上是之　奪毛文龍世廕毛雲龍除名　斬故經略遼東陽鎬及

附逆諸臣吳淳夫田吉李夔龍倪文煥梁夢環等于市　是月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劉廣生奏報雒川縣曹店村宜川縣龍耳嘴各賊混天王王子順等千餘人掠韓城之龍門渡守將失利督粮道參政洪承疇同撫院中軍李湍都司艾穏千總費邑寧擊破之賊走清澗　辛亥贈故吏部尚書趙南星少保兼太子太保謚曰忠毅南星子清衡自莊浪戍所赦還疏陳父冤云臣父南星素勵風節懷忠秉政見忌羣奸必欲殺之而後快矯詔命撫按提問追贓淩辱備至又用立枷暗殺臣父及臣若非知府蔡官治委曲調

護性命萬不能保何以得覩天日向聖明一訴冤哉總之臣父守正為羣小仇恨獨深臣父羅究較諸臣殘辱更酷懇乞聖慈蚤賜贈䘏并復臣廕以慰忠魂上亦憫南星冤悉從所請并贈謚馮從吾王紀高攀龍王圖楊漣周炳謨顧憲臣魏大中周順昌劉應秋等有差逆奄當日欲殺諸臣有罪不至死者每用立枷斃之奄黨欲殺南星授意山西巡撫郭尚友巡按馬逢皐兩人皆南星大計所斥者也密囑真定知府蔡官治官治乃陽示苛較而陰脫之自爲橐饘晝夜護持南星父子得以不死故清衛逢人即流涕道官

治吏生大德云　順天府尹劉宗周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寧時舉祖宗故事召對文華殿蓋躬勤細務朝令夕改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遠事乎陛下銳意中興有　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民力竭矣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術近年并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條列紛紛展轉病民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

徼為考課而斥陟之法亡皆言利有以啓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不勝其煩於是名實相淆法令滋張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権然貪風不盡息也貪風之不息由于導之者未盡善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

冬十月戊午進袁崇煥太子太保　庚午召見宣大總督魏雲中于文華殿　戊寅清兵入大安口殺叅將周鎮〻世祿子也分入龍井口游擊王純臣叅將張安德敗走又分入馬蘭谷叅將張萬春降山海關總兵趙率教以兵出援先是薊鎮塞垣頹墮又汰

兵軍伍益闕而三衛屬部　清已盡收之至是大舉
臨邊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王元雅遣將援馬蘭谷
兵潰已卯圍薊州　河套憨干兒罵犯寧夏總兵尤
世祿擊斬之　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　河南府
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
御以來明法勑罰自小臣以及大臣與衆推舉或自
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戍配不少貸甚則下獄
拷追几於刑亂國用重典矣故諸臣歡奉公營職而
慮及天威不測夢魂亦驚耳目俱熒欲鼓豪傑之氣
奏精勤之理不亦難哉至在外諸臣惕于參罰之嚴

一切加派帶征餘征將無民矣民窮則易于為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如此諸臣幸無罪矣臣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中諭中外法守勿畏勿怵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宄不可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安攘者未之有也　丙戌清兵圍遵化遵化人內應縱火諸軍各奔救衆潰巡撫右僉都御史王元雅自縊遂進兵又取撫寧　召廷臣平臺問方畧命廷臣署舉分曹諮試　丁亥都督總兵官滿桂以五千人入援上召賜玉帶綵幣封東平侯　三屯營副總兵朱來等

夜遁總兵朱國彥忿甚榜逃將名氏于市散貲享士
北伴同婦張氏自經　戊子巡撫四川都御史張論
至瀘州水西安位乞降　己丑諭諸日率家人協同
城守　召戶兵大臣錦衣衛官于平臺　以吏部左
侍郎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特命孫承宗以兵部尚書兼中殿極大學士督理
兵馬控禦東陲駐通州趣家陛見　袁崇煥入薊州
以故總兵朱梅副總兵徐敷奏等守山海關參將楊
春守永平游擊藺庫守遷安都司劉振華守建昌參
將閻宗武守豐潤游擊蔡裕守玉田昌平總兵尤世

威仍還鎮護諸陵宣府總兵侯世祿守三河保定總兵曹鳴雷遼東總兵祖大壽駐薊州保定總督劉策兵亦至令還守密雲　辛卯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　都督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入援　清兵于遵化逆戰率教敗沒　翰林院庶吉士金聲奏通州昌平為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而天津漕粮並集防禦尤急恐將士不足任有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伏陛下威靈同申甫練敢戰之士為陛下殺賊上從之申甫本游僧善小術嘗夜觀乾象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踰旬聲疏

入立召見利口稱知兵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遂作戰車 上聞援薊兵入城命閣臣諭兵部議營城外聯絡犄角令勲戚大臣同給事中御史監守城門兵部尚書王洽下獄洽不習邊事聞警倉皇無以應遵化陷再日始得報上怒其偵探不明故罪之 清兵值遠兵于馬伸橋戰不利 以都城懸簾狹薄下工部尚書張鳳翔及主事史維堡唐昌世于刑部獄 以申用懋為兵部尚書超擢翰林院庶吉士劉之綸為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以金聲兼山東道御史監中南軍 令總兵滿桂王威黑雲龍傑 宣

大總督魏雲中宣府巡撫梁廷棟保定巡撫劉策河南巡撫范景文山東巡撫王建義山西巡撫耿如杞皆入援詔應天鳳陽陝西鄖陽浙江各省直巡撫俱勤王入衛　癸巳清兵破石門驛袁崇煥移營城外初以二百騎嘗崇煥崇煥軍聞砲遽退竟日不見一騎　甲午清兵將西越薊州崇煥引兵西拒之攻薊州取玉田三河香河順義諸縣　丁酉孫承宗入朝袁崇煥抵左安門時戒嚴報不即入漏下始馳奏薄城下都人競謂崇煥召　上心動已滿桂侯世祿等皆至京戊戌遣太監馮元升犒軍畢詔下戶部發餉

又命太監呂直勞諸軍己亥賜崇煥玉帶彩幣六祖
大壽玉帶彩幣四餘大將各緋蟒衣一襲戶部給各
軍芻粟已飢再日私掠　令參將劉天祿夜襲虜營
至高密店知有備不得入　諭襄城伯李守錡協理
京營戎政兵部尚書李邦華右侍郎劉之綸經理守
禦事宜特命徐光啓李建泰指揮訓練　庚子清兵
大至侯世祿滿桂俱屯兵德勝門世祿退避桂獨戰
城上發大砲誤傷桂兵殆盡桂負創卧關將軍廟袁
崇煥令都司戴承恩擇地廣渠門祖大壽陣于南王
承胤等陣西北崇煥陣於西待戰午刻有騎兵突東

南力戰稍却承胤竟徙陣南避游擊劉應國羅景榮千總竇濬等帥兵追虜于運河虜酋精騎多氷陷所傷千計京兵亦傷失數百人夜收兵上賜酒食勞軍詔募勇力智畧之士及出奇能刼虜營焚攻具者論功叙賞一無所靳　壬寅開得勝門甕城屯滿桂餘兵　癸卯清兵徙屯南海子薄暮有旨趣督師進兵　甲辰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及兵部尚書申用懋於平臺崇煥不自安留中使於營自青衣玄帽入至朝中張皇　惧朝臣冀成欵及見上上慰諭久之崇煥懼上英明終不敢言欵第力請率兵

入城不許賜貂裘銀扈甲滿桂解衣示創上深閔之
命與同出　丙午袁崇煥求外城屯兵如滿桂例并
請輔臣出援不許　丁未清兵攻南城　戊申袁崇
煥遣鄉導任守忠以五百人持炮潛攻清兵於南海
子清兵稍退　庚戌召大臣於平臺　是月巡撫陝
西劉廣生奉命入援適子疹對洪承疇劉應遇而泣
留八月始行至陝州上命馳諭廣生令急殲流孽不
必入衛時大盜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
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十二月辛亥朔司禮太
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

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崇煥方遣副總兵張洪謨等躡　聞召議餉乃入見上問以殺毛文龍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對命下錦衣獄賜桂等饌隨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桂前被流矢視之皆袁軍矢也崇煥按兵不動物論藉〻是日清兵移營而南　壬子清兵圍固安知縣劉伸遁走雄縣　李守錡奏城上懸簾未備命杖工部郎中許觀吉管玉音朱長世周長應下錦衣獄觀吉長世創重卒　癸丑星次子

慈短生　甲寅給中甫新兵時甫所募多市丐金聲
輕信之欲倚為用識者知其必敗云　遼東兵潰遼
兵素感崇煥恩滿桂與祖大壽又互相疑貳大壽輒
率兵歸寧遠遠近大駭　孫承宗上言遼東兵潰約
萬五千人自通州南趨張灣臣聞之急以手札慰諭
祖大壽并傳檄三軍令游擊石柱國力諭諸將校將
校多垂淚曰主帥已戮城上又以火砲殲我故逃避
至此臣思大壽危疑之甚又以身貴不能受制同列
故乘史卒驚疑全軍盡潰陷人以自護非諸將盡叛
也急宜敕閫內閫外兩道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

生路以收人心上從之大壽抵山海關宣聖諭吏卒乃安禁抄傳塘報　癸亥清兵夜傳令固安趨諸部合戰明日出良鄉　甲子孫承宗至山海關　御史高捷劾大學士錢龍錫曰袁崇煥罪案自定臣不必言獨發縱指示之龍錫不勝傷心之痛前逮崇煥時大壽口不稱冤兩日後遂颺去此非龍錫與崇煥挑激之哉崇煥之殺毛文龍也龍錫密語手書往來不一可覆案也又崇煥與王洽書言關東款議廟堂主張已有其人文龍能協心一意自當無嫌無猜否則斬其首崇煥當劾提刀之力伏乞推原主謀者以慰

遏士心上曰輔臣佐理忠順卿無多言壬申錢龍錫
引疾去位　丁卯設文武經畧以梁廷棟滿桂為之
各賜尚方劍營西直安定二門桂始屯宣武門甕城
內謂援寡未可戰中使趣使亟戰桂不得已揮涕而
出以五千人同孫祖壽等戰安定門外俱敗沒麻登
雲黑雲龍被執申甫以七千人戰柳林大井蘆溝橋
亦敗遂都人大懼　癸酉巡撫山東都御史耿如杞
總兵官張鴻功援兵潰于良鄉　清兵破張灣守備
房可宗遁　乙亥總兵官馬世龍遇清兵戰于良鄉
進世龍武經畧賜尚方劍　丁丑清兵入香河殺知

縣任光裕攻三河不克戊寅攻寶坻知縣史應聘拒之　進禮部侍郎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清兵入玉田知縣楊初芳降　庚辰兵部右侍郎劉之綸求入通州戶部主事林弘衍參將魏都渠不納即縱兵道掠　追䘏故經略袁應泰以殉遼陽之難予祭葬贈謚

崇禎實錄卷之三

懷宗端皇帝三

崇禎三年春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霾晝晦　命卹故都督滿桂孫祖壽趙率教彭守印李標及故副總兵車甫　清兵東趨永平　甲申召戶兵工諸給事中於會極門令註銷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查理六曹動劇奏報　諭兵部傳梁廷棟遣偵騎遠探如尚留昌平即當合　如果絕跡當督各將截於薊東約樞輔孫承宗督同祖大壽於三屯營豐潤間聯絡犄角四面蹴之毋令閒遁繞擊我後　清兵入永平府

先有人伏文廟承塵上晨登城守將楊春導之兵備道副使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等死之國昌先令諸生擊楊春死中書舍人廖汝欽故副總兵焦延慶守備趙國忠諸生韓原洞等俱力戰沒中軍程應琦被殺命瘞城外戰士遺骸 戊子灤州陷知州楊濂迫於兵自刎 總兵官陳洪範入援以洪範東人止之 清兵攻撫寧不克轉攻昌黎還永平 己丑劉之綸報 兵分往永平遵化屯遵化三千餘騎自東門連營至汗兒莊恆駐薊州俟兵到移三河求催通州粮以濟總理馬世龍亦至 庚寅逮薊遼

總督劉策總兵張士顯　辛卯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逆兵掠綏德敗參將石在廊衆至三四千南下圍韓城總督楊鶴會劉廣生調兵討之丙申鶴至郃陽解韓城圍斬三千級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數十里王子順以百十二人降總兵杜文煥受之苗美分二部走西川安定官兵斬七十級更降三百十二人餘大奔苗美叔苗登霧復殺差官褚國恩等嘯聚于安定仍掠鄜州中部宜君分巡河西道蔣士忠并文煥擊賊敗之副總兵李卑都司艾穆等兵大集賊党黃虎復乞降　清兵東向遣二騎持幟致書祖大

壽通和孫承宗敎之兵遂西承宗令游擊劉天祿設
覆以待　廣東西洋澳人陸若漢進大銃　劉之綸
屯遵化娘娘廟山忽飛矢中之死總兵馬世龍在薊
門不援全軍俱沒初巡按直隸御史董羽宸言之綸
不任戰上責之而子綸領新兵初募四萬出彰義門
已佚其半烏合無紀律以及于敗　清兵攻昌黎三
日知縣左應選守倫甚至石柱國力拒乃退　大學
士韓爌致仕賜金幣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范景
文入援命守涿州　己酉議中外七品以上官捐俸
助餉上不許時廷臣俱進獨順天尹劉宗周請養廉

不可廢獨無所進　命順天撫按令各屬課農其殘破處仍勸相給種　巡撫梅之焕劉廣生及楊鶴遣五路總兵吳自勉尤世祿楊麒王承恩楊嘉謨等先後率兵萬七千人入衛　延綏總兵吳自勉沿途徵馬又逗留縱兵掠巡撫張鯨遂忿死　邊盜王嘉胤陷府谷縣　插漢虎墩兔憨以十萬騎抵宣府脅舊賞四十萬金止括十八萬予之　二月辛亥朔予故都督滿桂孫祖壽趙率教祭葬并立祠祀之　壬子進祖大壽太子太保　丙辰製皇太子寶冊庚申冊立皇太子慈烺頒詔中外　癸亥進李標少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進孫承宗太子太保廕子中書舍人已馳諭承宗曰朕念卿與諸將吏折衝勞苦日望于懷卿須關道遣人飛報情形以便彼此策應又遣鴻臚寺寺丞董用極渡海勑勞祖大壽等并發幣紵之屬千餘賞功　司禮太監宋晉王永祚李鳳祥曹化淳各廕錦衣衛指揮僉事內官太監李永芳廕正千戶　清兵又至建昌　皇次子殤　禮部上言請定官吏士庶內外宮室器用衣飾之制一從節儉詔從之　三月辛巳朔大學士李標罷　工部主事陸澄源劾左都御史曹于汴于汴免以閔洪學為

左都御史　壬午清兵掠房山令二人呼城下乃則良鄉萬戶子及千戶弟持檄招降已又一騎大呼曰房山是金大定年設縣以護祖陵爾官吏宜出迎知縣楊齊芳力拒之李允勲曹耿源下城入請曰既近祖陵人民不宜加害遂引去命辛卯祭陵及期詣城北令諸生陪祭九龍岡蓋金章宗陵也申刻兵退禮部請正文體從之　孫承宗言皇上命臣督各鎮援兵然此一官不過于武臣掣肘之上又加掣肘于文臣觀望之中又增觀望無裨大計不如罷推專責將領爲得上是之　癸未叙甘肅累捷功文武陞賞

有差 國子祭酒顧錫疇以庚午秋闈呈上首科請廣制額從之 復故大學士張居正二蔭 刑部尚書韓繼思罷以耿如杞獄上輕擬之也 清兵攻建昌都督朱梅遣劉邦成都督祖大壽遣劉應選拒戰 梁廷棟議調東江兵于寧遠錦州分關外兵於薊門孫承宗言東江原為牽制之用但據非其地若移于要害足成牽制且為邊防計在遼鎮不宜全用遼兵事久變生宜防於始上從之 丙申兵科給事中陶宗道奏言安定門之擾梁廷棟指民居可宿于是爭入民舍幾以致亂前固原總兵楊麒憂援兵乏餉

廷棟曰民自有粮何得全仰户部發言召变乞賜處分上不問　令有司雇民舡轉運并給值戒関津需索　户部奏撫漢脩貢舊賞新賞春秋分發王象乾所定賞額與今有異乞命定額着為永例　御史祁彪佳言司道之陞轉甚艱任事之志念易灰似須以平常者嚴加考核表著者設法陞遷有司之叅罰必一一不爽然後叅罰行而功令信臣請立法先論時日壓征見征帶征皆以開征日始総計一年每月應若干而以一年殿最之撫按覆核而叅罰之户部摠計分別懲處挈領提綱法莫善焉報聞　京師火藥

向安　清兵濟師萬餘入永平會官軍敗於大安口馬世龍不之救乃更番復圍豊潤不克移屯榛子嶺前禮部侍郎蔡毅中上六經註疏　議開涇水灌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之田　戊申戶部給事中許世蓋言三事省詔獄停駕帖免廷杖　是春秦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是月咸鼎自鳴熒惑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　夏四月辛亥朝鮮國王李倧奏辨報聞　乙卯上齋居文華殿禱旱諭百官修省　東江舟師集南海口抵覺華島適劉興治称兵皮島興治故將興祚弟也居開原衛迎降

清見親重名曰愛塔及遼陽平謀還鄉癸亥春守金復令幕客金其通登萊總兵沈有容渡海內應中軍王丙洩其謀收訊興祚兄弟不承乃戮丙誅復州人十餘萬興祚等幸免圖歸益急先求出外越數夕擇貌類己者醉之衣以己衣縱火劉氏兄弟哭曰愛塔自焚矣驗之信不知其走皮島也　戊辰春袁崇煥以聞授副總兵謁孫承宗於山海關西寧前道兵備副使孫元化委兵八百人俾西援或疑之興祚不敢前承宗令鄭一亨同興祚合四千人專護永平建昌道臣不可遂令一亨守豐潤興祚同臺頭營將王維

新等襲清兵于青山營興祚先登素諳邊形故急莫能辨遂大勝還太平各歸鎮庚午元日興祚至灰口俄值清兵數千騎馬不及甲步鬪殺傷過當突中流矢死弟興賢被執先興治留皮島攝西協事素武健忿先死未卹又怨署島副總兵陳繼盛佯祭興祚諸將來唁殺繼盛及諭官王遠督粮經歷劉應鶴等十一人引衆迎兄興沛於長山島大殺掠孫承宗以聞命承宗戢之兵部言劉興治興沛踞皮島拘兵舡商舶此不南走登萊西叩榆關則縱橫諸島閒據爲扶餘是又生一敵國矣今當令總兵張可大回登州嚴

兵以待龍武三營駐防覺華島檄副總兵周文郁劉應龍前往相机招撫如定亂即佩大將印上並從之周文郁入皮島諭興治又督餉户部郎中宋獻駐旅順島諭各將安輸承宗又遣諸生吳廷忠諭之興治等稍戢　陝西邊盜苗美西奔官兵追至白家嶺多斬獲解散　壬戌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　祖大壽拒清兵于永平設三覆以待誘敗之遂薄城下時遵化灤永等城已為清所下衆議先攻遵化後灤永孫承宗謂屯豐潤玉田以牽遵化當先灤州至是捷上有旨當乘機用力灤永勿專待遵城聲援致生邊

延諸將因辦餉治攻具　烏思藏僧來貢　甲戌孫
承宗令參將黃龍汪子淨携攻具持十日粮赴樂亭
昌黎游擊傅以昭屯撫寧副總兵劉應選鍾宇等屯
樂亭參將張存仁游擊孫定遼蔡可賢合兵圍遵化
　賊王子順苗美陷蒲縣蓋山西自河曲保興以至
蒲津千五百餘里與秦中隣河最狹賊自神木過河
陷蒲已分二部東掠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
吉隰賊號橫天一字王　是月鳳陽大雨水太白晝
見熒惑復入鬼宿　光祿寺卿何喬遠薦華亭布衣
陳繼儒博綜典故諳通時務亦當加以一秩如先朝

文徵明故事章下所司　五月乙酉各鎮兵向灤州先是開平監紀主事丘禾嘉及豐潤總兵尤世祿以清書至通欵白孫承宗奏上上切責之趣承宗曰關寧兵將付卿朕瞻烏來頻炎蒸漸至方馳騎汗不即舊慷待秋高馬肥始圖豈兵事堪茲留處卿其灼觀機位朕眷倚特此馳諭承宗因檄總兵馬世龍屯豐潤侍合擊檄總兵朱梅以游擊靳國臣取遷安檄協將王維城路將馬明英張國振同參將孫承宗劉卯城等候大兵趨灤州合攻以牽遷安之南援檄中軍何可綱參將申其祐游擊兵惟忠等分襲望各山牽

永平之師游擊劉法守備劉啓職合三萬人屯灤州之遵洎各持白棓為聲援兼鄉導為承宗駐撫寧祖大壽來開平會之己丑祖大壽抵灤州攻之辛卯入灤州各鎮兵分攻梯而上清兵出戰東門遇大壽伏發不利還永平壬辰各鎮兵入遷安癸巳入永平清兵屢却稍〻引還何可綱等居永平諸將俱至承宗檄禾嘉等曰向西北遵化城必虛大兵躡擊棄重而遁勿及也仍率輕騎追于塞下大壽如其言甲午入遵化總兵宋偉同關外副總兵謝尚政川湖副總兵鄧玘等先登清兵自北門整旅而歸承宗入永平撫

慰士民回駐山海關以收復四路上露布報捷　甲辰神廟皇貴妃鄭氏薨　六月辛酉進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禳旱諭百官脩省　工部左侍郎沈演上言　許捧漢虎墩兔憨款貢　上齋居脩省遣大臣祭南北郊山川壇禱雨　流寇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　壬子賊王嘉胤攻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復圍孤山堡榆林道白貽清遣兵敗之遁入府谷洪承疇等圍之斬獲甚衆　是月脩三屯大安喜峰冷口建昌等處城堡　都司艾穰殲盜于延川清澗盜始求撫蔣士

忠遣故降人李光燦入其營招諭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俱降時神一元一魁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楊鶴主撫不以聞鶴及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盜黄虎小紅狼一大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先後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西然不焚殺其淫掠如故百姓吞聲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矣

御史張養言陳鹽政五事曰重邊商以准祖制禁浮課以絶占窩疏存積以應積需革割沒以清宿弊躬交代以防欺侵章下所司　兵科左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

賊倚土賊為鄉導土賊倚邊賊為羽翼六七年來韓
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
于涇原富糧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習戰之卒剿
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飢民也而真賊
飽掠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群聚無食仍出劫掠名
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斗粟三錢營卒乏
餉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赤子彼官且棄兵民
何哉且適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納賊不能得一金
至扵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
之產棄何民不驅為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

半折於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揀練以備實用也　削工部尚書南居益職以軍需不辦也以劉遵憲為工部尚書　是月山西流盜犯石樓永和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秋七月辛巳大雨竟日　甲申上御午門受俘誅賈繼鑰等

乙酉進孫承宗太傅張鳳翼太子太保並廕錦衣衛指揮僉事進祖太壽少傅廕指揮同知宋偉馬世龍並太子太保尤世祿楊肇基太子太師吳自勉左都督餘文武陞賞有差　御史王道直言盜起于飢請發兵餉銀買本色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

路廣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辛丑海豐縣有石
圍數丈高大餘忽移五十餘步　是月國子祭酒顧
錫疇言文廟先賢自四配十哲外兩廡共六十二人
會典所載東自澹臺滅明至顏噲三十六人西宓不
齊至步叔乘二十九人位次多舛且有漢儒次宋儒
之下非所以妥先儒也宋羅從彥李侗繼萬曆時從
祀實朱熹父執所從受學既皆從祀不可不論其世
乞行詳定章下所司　八月甲寅提督總兵馬世龍
罷　癸亥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處以殊死上御
煖閣輔臣成基命等入對久之出御平臺文武諸臣

俱入論曰袁崇煥付託不效專事欺隱市粟謀款不戰散遣援兵潛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當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輔臣頓首謝崇煥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素以韜略自詡迨督師出鎮遼東其入援時三日五賜金幣宣勞親為飲至而遷延不戰至擅殺毛文龍朝議紛紛以致殺身甲子論舊輔錢龍錫背公逞私密謀主款袁崇煥疏語已露終不奏聞并不重罰何以懲後命法司擬罪遠至論死　癸酉插漢虎墩兔憨擁兵偪大同巡撫張宗衡議戰總督魏雲中議款御史白士麟言藉款以修

守固守以待戰報聞　丙子以曹珍為工部尚書
九月己卯黃甫川賊仍勾西邊入掠洪永時杜文煥
從瓶山進勦大破之擒斬三百八十餘級賊始奔潰
[illegible]肅水西降人安位先是龍場壩本水西地水藺相
仇殺爭地其後結盟奢崇明敗水西假之居其地去
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險不産穀蜀人欲設官屯兵
以自廣總督朱燮元奏禦蠻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
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以納款殘藺安敢負固
權當明定疆界使諸蠻自耕牧運往制賦貢賦數世
之利也若設屯兵臣愚以為不便上未之許後推勘

地界卒如其議又欲用兵郡縣土司者燮元奏不可遂傳檄諸蠻布朝廷威德諭以出降諸蠻感服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分以地俾世守凡蠻俗虐政苛歛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奏聞制曰可西南悉寧　辛丑京師大雷雨雹　特擢陝西參政洪承疇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皮島劉興治襲清兵于青山亂風堡屢有殺傷孫承宗奏言興治小勝未足贖罪而決意樹功其志可錄上褒答之

冬十月乙丑巡撫登萊右僉都御史孫元化請改朝鮮由登州禮部議暫從覺華島兵部以貢道改陸從

海已七年矣忽改覺華島非便從之　先是延綏大
盜張獻忠等以五六千人掠清邊安定綏德米脂間
攻清澗延綏巡撫洪承疇同杜文煥擊斬八百餘級
招撫十八寨凡千九百餘人　是月王嘉胤陷清水
營殺游擊李顯宗已又陷府谷　大盜李老柴於鄜
雒中部闖紏三千餘人攻合水縣楊鶴檄寧夏總兵
賀虎臣已卯虎臣於澀谷擊賊擒斬六百六十級又
於寧州斬賊八十八級　十一月丙子祖大壽率
兵出塞至駱駝山襲敗清兵　丁亥神宗皇帝實錄
成　遼前經略遼東兵部尚書高第々家灤州以前

闖還警擊冢遁灤人立潰也　山西總兵官王國樑追賊于河曲殲紅衣砲〻炸兵亂賊乘之兵大潰參將李春芳先遁　丙申關內官兵擊斬中部賊八十三級　十二月乙巳朔大盜神一元等三千餘人破新安縣丁巳破寧塞縣據其城殺參將陳三槐己巳與西人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遂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時關中大旱延安四郊皆盜米脂賊張獻忠所據十八寨甫川賊王嘉胤齊三據東山寨府谷縣其餘掃地王上天虎據清澗保攻寨橫天王隔溝飛點燈子等據清澗縣三坐虎倒生虎等賊據安樂寺

避賊竊後嘉胤敗死獻忠僞降而嘉胤遺黨王大用等復入山西河曲縣凱筆神一元等在柳樹澗諸處勾西還出沒為盜洪承疇與杜文煥等次第討之賊稍稍知懼尋楊鶴力主撫而文煥罷去賊勢遂蔓延矣

崇禎實錄卷之四

懷宗皇端帝四

崇禎四年春正月乙亥朔上不御殿是日風霾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加派之害上責其妄言吳執御復奏臣見部臣題覈云今日生財無踰加派夫古理財雖曰多端豈有以賦民爲生財者乎上責其支飾執御又言理財加派尚屬不得已之心而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爲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撫按稽察豈至病民　己卯夜盜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擒斬百七十

三級神一元众第一魁領其衆　壬午孫承宗出關由前屯寧遠杏松錦庚寅由三道關歷石門燕河關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平谷經盤山入薊州而還條上邊事曰先任封疆大臣曰次擇八部將帥曰薊鎮備守曰遼鎮備戰曰合薊遼酌戰守之宜曰復城曰防擣漢上善之於是議築大淩河兵部尚書梁廷棟賛主之既而廷棟去朝議撤工且責鎮撫丘禾嘉惧盡撤防兵承宗曰不可　至而戰上策也據見根以計守禦中策也委空城以疲強　下策也　癸未流盜掠平陽　翰林院編脩黄道周奏救錢龍錫調

外初逆璫定案諸奸深憾龍錫謀借袁崇煥事報之
且因龍錫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寳主之欲殺自
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敢任至是道周疏上延儒
意稍解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菜園溝副總兵曹文
詔擊却之　己亥命御史吳甡賑陝西饑荒招撫流
盜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
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
前去酌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被脅從若
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　罷總兵杜
文煥以去冬在延川縱部將李崇嶸殺鄉民曹孟孝

等男婦百九十九人知縣王道行聞於按察使李天經吳甡劾之也　上召輔臣九卿吏科都給事中劉漢儒河南道御史喻思恂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台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問浙閩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右布政使何應瑞按察司僉事王繼蔓爾省宗祿何以不報應瑞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杜詩按察使范中彥爾楚去夏何以民變詩曰定變後地方隨安上曰宜杜來忠問福建左右布政使吳陽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陽曰海寇

與陸寇不同故权撫之但官兵狃撫爲安賊又同撫
益恣是以數年未息上曰前撫李魁奇何又殺之暘
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不爲我用今鍾斌雖降亦
不就撫上問賓計安在祺曰海上兵肯出死力有司
團練鄉兵多設火器以守爲戰剿之不難上復訪熊
文燦才力於暘暘奏文燦才胆俱優但不集思廣益
視賊太易問河南左右布政使楊公翰賈鴻洙曰收
税耗重宜斥有司對曰近奉上命已革去矣問廣東
左右布政使陳應元焦源溥曰爾省所負宣大兵餉
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以解納上曰宣大重鎮兵餉

急需自宜速清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事對曰
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漸已渡河須大創之但兵
寡餉乏上曰前不言寇平乎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
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于內應問
導賊何人喬林曰大抵飢民為之不早圖且誤國事
問陝西參政劉嘉遇以流寇對曰流寇雖滅由兵餉
不足上復詰以前報寇平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
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宜從撫曰今止用撫上曰前
何以殺降者王子順曰以其受撫復後仍出掠爾近
寇何狀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上凝思久之

退閩廣東左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問禮已除南贛巡撫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曰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盜上曰此須實效空言何爲閩海盜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自福建突至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難敵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爲害閩海淇歸順之利害曰火器足用人未可信以及廣西四川雲南次至貴州問右布政使朱芹以安位事曰安位求撫督臣原責四事一擒奢酋一獻樊虎奢寅妻馬人子阿甫一令送巡撫王三善之柩一責削地安位等謂既通九驛非得水利地方難供粮餉督按二臣又不輕予

故議未決耳已召各官諭之當正己率屬愛養百姓朕自有顯摧否且不貸各臣退謝又召左都御史閔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弘圖至諭洪學曰卿初任有疏甚善未曾實行御史巡方關繫甚重巡按賢則守臣皆賢百姓受福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命申飭同道者少上曰今後當行嚴覈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可治乃退　寧武總兵孫顯祖言蘭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再發京營或調邊騎五六千協剿命下兵部委總督專制以兵餉並乏事竟不行　二月乙巳朔

召廷臣于平臺　辛亥夜定邊營降丁大譟時闕餉五旬各求給散守備張天禮同游擊馬科登諭乃安降丁仍逃二百餘人皆副總兵曹文詔所収山西降盜也　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等合軍圍保安神一魁勾河套千餘騎突圍出諸軍怯走一魁糾衆數萬刼寧夏都指揮王英兵潰各道將兵棄城南奔戊午神一魁至慶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等擊斬五百餘人　庚申户部告急請帑不許　壬戌四川建昌玀玀千餘人作亂　丙寅福建流寇數千自長汀賴坑突犯瑞金縣教諭王魁春署邑事諭民兵禦却之

寇走福建古城　流盜萬餘圍慶陽府城前鋒抵寧州寧州告急時慶陽獨推官馬一蔺已罷職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宜君盜趙和尚等南窺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各盜分犯不可計已已官兵退韓城盜於葭州斬首四百六級　壬申神一魁陷合水縣　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擊神一魁敗之慶陽圍解時議招一魁散餘黨千人　壬午京師大風霾　吏部尚書王永光罷以左都御史閔洪學為吏部尚書　癸未賊首孫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還合水知縣蔣應昌并保安縣印楊鶴受之令固原知州國日強於城

樓上奉御座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同往閱將軍廟令設誓諭各解散歸伍否則歸農自此群盜視總督如兒戲其衆數萬人皆辮髮楊鶴遂給票令各還鄉其豪千餘人以參將吳弘器領之駐寧塞河套特賊前約出助神一魁絕之而宜君雒川盜又蜂起矣

己丑賜進士陳于泰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庚寅東川盜攻嵩明　甲午大盜劉五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保嶺衆各萬餘苦飢於是鐵角城盜犯平涼固原蘆保嶺盜犯耀州涇陽三原混天猴陣寧州分犯環縣　賊陷武安監正吳三

才遁已亥賊詐稱官兵襲華亭縣知縣徐兆麒遁越二日去之時曹文詔王性善以賊圍莊浪勦之故得乘虛入犯也　是春遵化兵五百餘人從畿南雄縣大掠而南自臨清濟寧入泰安又折而東北至章兵東關聞省城有兵乃從丁河口入海撫按余大成高捷俱報海中必當溺死時皆笑之　曹文詔擊賊於景園菜溝大敗之　夏四月丁未大敗賊于隴安先是大盜王老虎等攻圍莊浪曹文詔楊嘉謨追固原都司靳桂香游擊曹變蛟守備李登榜等擊之至是追及于張麻村敗賊追奔二十餘里會甘肅副總兵

李鴻嗣叅將莫與京等隨固原副揔兵王性善亦至又敗之賊走長寧驛且掠且行將回向寶雞曹變蛟等邀擊于隴安斬獲甚衆賊衆尚四五千從靜寧州萬馬関石門朱家店四掠走雒水城賊工騎射依山負險窮追甚難而平凉隴州華亭武安莊浪靜寧等難民計數萬出掠巡撫吳甡再請賑之已無及矣

庚戌遣大臣祭郊壇禳旱諭臣工脩省　諭兵部申禁硝黃銅鉄軍器出境下海亡論多寡俱梟示　總兵王承恩等擊清澗賊敗之　己未賊渠神一魁降于楊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破寧塞新安保安

合水圍靖慶陽有騎五千可充戰鶴侈其事乞賜萬金賑濟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國事至中部報宜雒盜先後斬五百二十餘級盜求撫從之其脅從者多經德清澗米脂飢民各給印票回籍其頭目隨營委都司穆廣置時言官論鶴玩寇鶴疏引咎且言臣子嗣昌以汝州道去冬調霸州未半月復調關門今薦人輙曰還才一日未歷還陝何知其堪否臣已誤矣臣于嘗容再誤　辛酉上念旱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　改巡檢司印為簡以犯御諱也　曹

文詔馬科曹变蛟王世虎等克河曲斬一千五百餘級兵械騾馬以數千計　兵部尚書梁廷棟免　乙丑臨洮副總兵蔣一陽遇長寧逃盜于清水縣戰敗失亡數百人把總徐承斌死之都司李宮用見執曹文詔楊嘉謨自隴州邀盜徑抵麻鎮相又遺諭帖以間之盜相疑殺渠帥紅軍友　丁卯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是月降盜不粘泥擁衆脅糧賞復攻米脂葭州守卒却之巡撫張福臻調王承恩同狐山堡副總兵侯拱極都司艾萬年等共人三千令樊一蘅監之至葭州王

家莊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辛未壬申
連戰賊始遁擒渠帥李成林劉民悅官兵集于西川
雙湖峪其間寨砦六十有四皆稱天險盡為盜藪無
窺之者於是承疇令所在設防堵截不粘泥懼率百
十騎逃關山嶺馬科等擊之又逃合峪止二十七騎
渡河守備孫守法方英擒之盡殲其騎不粘泥乃降
手殺賊首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　庚午盜陷
始興縣執知縣荆廷鈺　吳甡賑飢前至延安次延
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賑圍遂解
又至延川游盜聞之皆回受賑時撫盜四千有奇米

五月甲戌朔上步禱南郊己丑微雨庚寅雨　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渠帥闖山虎金翅鵬等乞降金翅鵬即王子順姪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官兵又斬二百四級　曹變蛟等追寧塞遺賊于唐山見山勢險隘從山上下射賊不支四潰仍奔華亭又追斬之是役也戰張麻鎮戰闖山嶺戰隴安司戰楊三川戰唐毛山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寧塞之逸賊稍殺矣　巡撫練國事趋寧塞值吳甡於魚河是日甡至榆林鎮以晉兵遏糴斗米六錢草根木皮爲盡人至相食甡因奏榆林者天下之雄鎮也宿將勍

兵出焉非他鎮比雜販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于晉若以防河為名而絕秦人之命恐老成謀國必不在此也　大盜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郃陽復窺芝川鎮靈州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接戰三日賊走鄜州中部巡撫練國事復同張全昌趙大亂夾攻大敗之時榆林連旱四年延安飢民甚衆西安大旱練國事更請發帑賑濟不報趙四兒尋降于清澗繼而逆去入西之永寧石樓　禮部尚書李騰芳致仕以黃汝良代之以甄淑為大理寺卿　諭刑部以矜疑欽恤唯錢龍錫不許言官屢以為請至是釋之戍定海

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言上怒欲加重譴調護殊艱龍錫極感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於是聞者謂體仁質直延儒虛僞不知體仁已陰擠延儒矣嘉善錢士升素端謹爲龍錫門人聞體仁語頗重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癸未吳執御上言昨見計臣疏稱歲額四百萬今加至七百萬闕額尚百六十萬則餉猶未裕也如加派則害于民不加派則害於兵前年遵永之變袁崇煥王元雅等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吏應聘張星王象雲左應選各以一邑或破敵於狂逞

之餘或坐鎮於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妄謂北直沿邊諸邑勅吏部選補賢能畀以本地錢粮便宜行事各隨所長訓練土兵此法一行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于戍卒計無便於此上以錢粮盡畀其本地餉兵則邊鎮奚資不聽　丁亥宜川雒川盜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等別部屯黃龍山刼韓城總兵王承恩還鎮道遇賊擊敗之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上謂賊勢獗甚招撫為非殺之良是命吳甡覈奏　丁酉延綏榆林大雨始有禾　庚

子大盜滿天星等來降選驍悍者置營中散其餘党一萬二千餘人給免死票路費即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叛去　壬寅流盜自合水保安逃出者萬餘人從慶陽攻中部署印同知鄭師玄告急楊鶴遣官招之是夜降丁內應城陷　工部郎中李若愚請復建文帝廟號錄殉節諸臣章下禮部　大同襄垣等縣雨雹大如臥牛如犬石小如拳斃人畜甚衆潞安狥民作亂於壺關高平陵川宣大總督張宗衡剿平之　六月癸卯朔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王承恩等又敗賊於維川　丁未大學士錢象坤䏻

以熊明遇為兵部尚書　山東徐州大水　庚戌未刻臨潁縣雷雨忽王家莊風霾壞民居壓死三人即至杜家庄傾樓拔木室廬器用盡失飄散無跡壓死五人風霾漸至翟家庄長五十餘丈廣十五丈磚瓦磁器翔空落地亡恙鉄器皆碎　丙辰淮安揚徐濟寧大雨水壞民居田稼　辛酉延綏副總兵張應昌兵備道戴君恩以賊混天猴張孟金約齊蘭二賊謀襲靖邊先邀之遇於真水川金口賊遁追至中湖山力戰射白廣恩墜馬又射死張伏倉賊亂大敗之癸亥賊混天猴獨行狼萬餘人謀攻合水縣自甘泉

之甄家灣而東洪承疇率都司馬科等二千人追之丁酉追至甘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　西人犯綏紅山官軍拒却之　秋七月戊寅賊入東關游擊陳光先率兵巷戰逐走之　曹文詔自慶陽以千八百騎赴救至花園寺聞砲聲疾馳賊迎戰俄四山伏起合圍文詔幾不支文詔力鬪突圍賊始敗走追殺頗眾分路趨驛馬關　大盜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於太平原楊鶴王承恩從三川驛往擊斬獨行狼馬老虎賊潰上天龍以二千人降吏科給事中孟國祚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國祚曰今日

招撫原迫于計之無奈借此以寬目前而賊勢益橫有此處就撫彼處猖獗當事既欲言撫必不肯悛將至身名俱敗貽誤封疆履泰曰偷旦夕處堂之安無制伏安揷之道祇有借撫以張賊之燄以蓋賊之名官兵亦束手而不敢動將章澤之雄窺見廟堂擧動如此天下事尚忍言哉庚辰宜川知縣馬自龍出至雲巖鎭被大盜劉九思等劫去脅舁入城九思坐公署令三户餐一賊總督楊鶴聞而檄下始出走鄜延道張允登請寬自龍戴罪視事巡按御史吳甡糾為撫局所誤朝論諱之癸未遠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

部右侍郎楊鶴下刑部獄明年戍袁州衛　辛丑賊陷中部縣先是守道瞿師雍所撫盜田近菴等以六百人分駐馬欄山吳姓書止之及李老柴獨行狼郝臨菴等南下攻中部田近菴內應而陷吳姓行次隆坊鎮去縣四十里隨遣總兵王承恩屯城北副總兵趙大胤等屯城西合戰大敗之　八月癸卯總兵賀虎臣前奉楊鶴檄剿慶陽賊劉六等計斬劉六是日於環縣擊斬餘黨五百人西路漸平　己酉洪承疇至平凉以鎮原賊恣掠發甘肅臨洮兵三千剿之

清兵大舉圍大凌河城祖大壽與何可綱固守大凌

圍未解巡撫丘禾嘉總兵宋偉吳襄率師援之禾嘉悖怯屢易師期又與偉襄不相能是日遇於長山襄營先亂敗績監軍太僕寺少卿張春被執前一日凌城食盡可綱知城且不守語遣大壽去自為文以祭死之大兵遂入凌城張春自軍中上書請款巡撫丘禾嘉密表其事孫承宗曰春亦丈夫也獨不聞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而自經乎春被執求死欲殺之或勸赦因幽之蕭寺中日夕給饌春終不屈久之或携觴酌之春色喜即講經史大義人多就正焉後疾卒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权壅蔽植黨徇私會試廷試館選

首列多出其鄉皇上習見延儒票擬摘發細事近於明敏遂爾推誠不知延儒陰譎之尤實借票擬以行其私上切責之戊午執御冉䓻庚申又䓻之俱留中不報　諭武舉試藝毋專取文藻兵部覆試武舉奏技勇多不稱遂劄前監試御史余文熠等籍下主試左春坊楊世芳劉必達于獄改命侍講方逢年編脩倪元璐覆試與前榜同者三十人時有大臣子不得與遂導上過背之元璐覆試大臣子復不與且上章訟世芳等寃士論偉之　先是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御史吳甡新代上命其確察報

聞于是甡上言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東路則王嘉胤攻破府谷渡河犯晉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破柳樹澗破安邊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本年移鎮寧州遣官招撫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餘黨郝臨菴劉六等衆不下數萬五月初總督離寧州賊已掠環縣真寧之間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於米脂綏德清澗脅從甚衆幾於無民去秋流劫延南巡撫洪承疇方控制東西兩路力不能及三月間賊掠宜川雒水宜君中部等縣點

燈子衆號數萬自山西回黄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最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總兵王承恩榆林道臣張福臻以勤王兵五千南剿賊望風潛逃總督移鎮耀州招安諸盜待之殊厚滿天星等臨陣降于榆林道臣亦不下數百人賊見大兵在南遂徙而北延川安定清澗綏德米脂吳堡葭州雖散原籍仍復擄劫於是有官賊之謡而人致恨于招撫之失策矣點燈子衆五六千在清澗之解家溝旋撫旋叛慶陽郝臨菴劉六等亦受道臣周日強之撫令攻陷中部者多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等見大兵之來已

出韓城潼關道胡其俊猶追贐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貲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惟集兵南北合剿殲渠魁而餘眾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　流盜陷山西隰州蒲州以前光祿寺少卿許譽卿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譽卿上六事蠲租增餉明賞罰勸忠義分信地破資格大抵沿習之語識者譏之　洪承疇駐慶陽復報之餉大敗趙四兒于山西桑落鎮　是月罷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監督盔甲廠以帑詘且積負商人因疏劾監督太監張彝憲上怒令肇興同

監造太監劉守乾司奏肇興落職　九月壬申湖山西流盜犯濟源　神一魁復叛據寧塞縣劫叅將吳弘器縛守備范禮焚掠橫甚官兵攻圍之賊食盡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大盜獨行虎滿天星一大青上天猴等五部在宜川雒川韓城間恣掠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士紳殄之出報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落職　壬申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　乙未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錢粮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

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　趙四兒就擒趙四兒即點燈子也起清澗經德運於延綏奔突韓城宜川雒川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洪承疇力也其黨黑煞神起又有紫金梁老狪、過天星亂世王蝎子塊等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流賊復掠慶陽　命太監〻軍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協中邵希韶西協　庚戌官兵復中部縣初六月王承恩屢攻不下八月練國事繼進賊突出數百騎潰圍復勾慶陽大盜郝臨菴等引衆數千自保安鎮來援謀截我

粮道楊嘉謨自糶州至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至
是克之曹賊數百人陷宜川縣練國事在三水遣総
將李卑馳援之賊遁　辛亥封岷王企鏜　十一月
丁亥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苑馬茶馬吳直監視
登島兵餉　辛卯孫承宗還閣門引疾命放歸　命
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士升祭告鳳陽皇陵禮成奏言
鳳陽土地多荒廬舍寥落岡陵灌莽一望蕭然周咨
其故皆言鳳土确瘠在江北諸郡為下下民居皆塗
茨一遇水旱棄如敝屣挈妻擔子乞活四方戶口既
以流亡逋賦因之歲積有司束于正額不得不以逋

戸之丁粮派徵於見在之賦長於是賠累愈多而見在者又轉而之他矣昔李特之亂巴蜀來于驅逐流民伏祈特爲蠲賑可以招流亡可以息亂萌生財同本舉積於此不報　閏月戊申賊譚雄復據安塞參將李卑駐兵城外總督洪承疇以我兵若株守寧塞必至各處蠢動乃命曹文詔圍寧塞自率騎夜趨安塞城下壬子王承恩亦自延安至卽誘譚雄等五人出斬之降丁陷甘泉縣刼餉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河西道張允登戰死允登轉餉混天猴勾盜掠焉洪承疇聞之遣王承恩分剿而自以四百人赴甘

泉以甘泉鄜延咽喉也賊勢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
癸丑夜盜陷安定縣大盜不粘泥張存孟等三千
餘人自魚河川因內應入之　戊午倪元璐上言原
任右中允黃道周學行兼至今代所希天為陛下生
此人仰佐天章黼黻一代不可謂之偶然也在今之
時聞臣此說或以為疑所謂世人貴耳賤目若道周
於後數十年天下推之必有甚于臣言者臣雖愚悖
豈敢以身觸雷霆過情獎物即陛下釋之不誅臣亦
懼為後世所笑所以推舉本由至誠道周而外原任
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足以磨勵一世今天下

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如此安望天下有為陛下奮其忠良者乎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此猶棄珷玞得良玉也上不聽　初東江劉興治反屠皮島皮島舊副總兵張燾與興治內戚沈其合謀圖興治未發會登萊巡撫孫元化薦參將黃龍為東江總兵至島興治遂叛元化以兵部尚書熊明遇督援切急從海上命參將孔有德等以三千人赴關外有德遭颶風幾艷迨歸復命從陸不勝憤也鄒平月餘進至吳橋亦稱兵破臨邑壬申巡撫登萊右僉都御史孫元化欲親撫有德初元化謂復遼土宜

用遼人固遼人宜得遼將故徵遼將孔有德耿仲明等甲戌有德連破商河新城巡撫余大成稱疾遣材官往諭不聽遣中軍沈廷諭以兵往肩輿赴陣不事甲冑而敗　是月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于萬全縣乃蝎子塊所部四營也走夏縣洪水鎮佯乞撫夜襲顯祖營以有備而遁　十二月庚午時考選科道二十餘人復核在任錢粮于是下户部尚書畢自嚴獄熊開元鄭友玄俱謫去命自後考選將及先核税糧庚午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上言諸臣已列清班復使杜門進退維谷殊為未便上切責之自是郡縣益

務叢酷不知撫卹　進祖大壽少傅左都督大壽守
大淩城被圍日久食盡援兵不赴遂以城降既而逃
歸　甘泉賊陷宜君縣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
死之　庚辰登萊總兵官張可大至朱橋驛值孫元
化還登州言撫事已定可毋西行蓋信其不反也可
大叩其詳始知叵測可大仍西行元化竟檄止之
乙酉孔有德攻青州　總兵官陳洪範鎮守居庸昌
平　庚寅孔有德攻登州至泥水山因乏矢亦畫而
孫元化主撫甚力令夜丁乙登雲書諭之有德始营
山下夜攻城東南卻之　洪承疇奏撫賊張獻忠羅

汝才等千九百餘人上憂延綏賊蔓以吳甡請餉及洪承疇疏切責戶兵二部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接濟秦中　是年上念孝純太后無御容命新樂侯劉氏求子弟貌似者圖之又繪孝元太后御容於博平侯家並如前法迎入大明門上早出百官多未至

崇禎實錄卷之五

懷宗端皇帝五

崇禎五年春正月己亥朔大風霾　庚子張可大令
副總兵張燾與邵國祚川兵共三千六百人戰城東
燾兵忽戴紅巾反擊我兵殲焉游擊陳良謨等死之
辛丑登州城陷時孔有德上書孫元化元化信其言
午刻開門納張燾兵三百人蓋僞降也各官力阻不
聽置於太平營夜漏十刻內應合開東門殺官吏紳
民幾盡執元化及兵備道宋光蘭知府吳維城同知
賈傑知縣秦世英及鄉紳梁之垣拘於游擊耿仲明

宅脅元化移余大成書求奏赦有德更造舟募兵居七月得航船海遂縱元化等歸張燾不肯降賊自縊死壬寅張可大知水城不可守殺妾娣自經於太平樓初有德攻城登人告急宋光蘭曰事在防院元化曰已別有計及城破欲殺光蘭光蘭因自敘清操釋之殺故河州判官張瑤　癸卯賊陷保安縣又陷合水縣　流賊陷山西蒲州永寧且大掠巡撫宋統殷提兵援剿巡按御史羅世錦歸咎於秦謂以隣為壑給事中裴君賜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鎮撫驅之回秦後再議剿撫識者笑之　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

二十萬資勳貴并以勸農從之先是寧塞逸賊合操
慶諸寇屯鎮原縣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練
國事自涇州馳赴固原檄固原道王振奇同副總兵
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道徐如翰同副總兵
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游擊趙光
遠共緝奸殺賊塘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乏
互相猜疑洪承疇從鄜州間道馳至慶陽曹文詔以
臨洮兵二千至寧夏總兵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濠
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傷墜亡算而寧
塞之寇盡矣惟渾天猴等尚據襄樂國事遂移鎮寧

州時以西興之捷為用兵來第一戊午承疇等擊賊槐安堡又敗之賊雖奔竄尚破華亭摸莊浪而官兵追捕亟賊皆破膽爭潛匿先是隴西韓城安塞安定諸寇承疇偹文詔先後清盪鉄角城為還盜薮賊魁郝臨菴可天飛以援中部亦為王師所敗獨行狼竄入其伍耕牧鉄角城為持久計聞他盜盡平則亦震懼虎兒四雜于山之賊大敗可大飛已斬其二賊皆生得就誅自是西人稍休息焉　辛亥孔有德破黃縣乙卯以山東武德道徐從治為右都御史巡撫山東謝璉為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己未有德薄萊州

壬子以山海關監軍忝政楊嗣昌為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山永　庚申以傅淑訓為通政使速故巡撫孫元化余大成秋七月元化伏誅明年戍大戰　甲寅通政使馬鳴世等奏言三秦為海內上游延慶為關中藩屏榆林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年於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鮮經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撫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為飢民為降丁勢燎

原莫可撲滅若非廟堂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軍騖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竿誰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為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曹于汴惠世揚易應昌羅喻義上責其徇濫

辛未四川道試御史吳彥芳亦奏薦李瑾李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上惡二人朋比下彥芳執御刑部獄坐奏事主書詐不以實律杖為城旦報可　丙寅

河套着力兔以三百騎近塞稱挾漢虎墩兎憨求款

曹文詔在暗門同定邊副總兵張應昌同知趙之庠議未決丁卯前總兵孫顯祖有逃丁誘定邊降丁內應借守東西二門招着力兎入之千總張射奎王布武等出城拒截文詔等各擊斬百四十一級千總李世科陣没文詔奉檄還請邊初哈台吉故遼東海西部落因避敵來歸分置各鎮哈台吉等百餘人居定邊文詔剿山西盜頗得其力自寧塞告變文詔回奏窺定邊空虛潛躡河套以畔賴文詔力戰逐之城外

二月庚午德陵成進周延儒少傅兼太子太傅溫體仁吳宗達少保并太子太保何如寵太子太保各

賜金幣餘文武內臣賞賚有差　丙子西人二十騎犯宣府黃土梁保安盜賊西人八百餘騎夾攻寧鎮賀虎臣潰走前總兵杜文煥禦之始退而盜為西人所誘強半西走保定遂空　甲申巡撫山東御史王道純言三事曰分移鎮新撫臣徐從治防臣謝璉不宜並城一當移駐萊陽共相犄角曰須精兵孔有德所畏惟降丁川兵耳合山東兵萬人保安天津兵四千人若再得還兵或川兵庶可防禦曰慎招安彼既叛亡毋論其不來即來而权之保無奸人內應必過萊入登在彼招安為便　丁亥海寧捍海塘成　庚

寅盜夜入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響出禦死之　三月
辛丑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例有公座中則
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　理兩部之命
竟與臣部迭分賓主儼然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
國體乎且臣今日之爲侍郎也副尚書非副內臣國
家體統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而公座毋寧
已之雖大拂彝憲之意臣不願也況總理公座署命
另置宜即設一公座以見朝廷之尊在臣部者仍還
之部豈不名正言順內外得平哉上以糧務事重自
應到部驗核升堂公座事如舊例弘圖遂引疾求去

不允跪七上削籍　癸卯上幸太學行釋奠禮先期徵衍聖公孔胤植五經博士顏光魯曾承業孟弘譽陪祀　兵部贊畫主事張國臣出撫海兵巡撫徐從治奏其非計以撫使一出攻城益急國臣曰我不當維城出擊以懲之果爾必使有德任意攻圍拱手以萊授之如孫元化之於登城而後可今元化入京國臣又從外助之盈庭集議自以為一紙賢於十萬援兵絕跡職此故矣臣唯死守必不敢以撫之一言面謾至尊敗封疆而戕民命也奏入不報蓋登萊之撫周延儒實主之　孔有德以舟三十艘招皮島將陳

有德隨誘殺邑將以三千人入登州　丙午太監張
彝憲奏省直料價積逋百萬命工部開數立限完納
又命户部嚴覈兵數額餉浮餉增於何自始於何年
逐一詳具以憑奏聞　申軍機泄漏之禁　以胡應
台為刑部尚書　壬戌賊自武安陷華亭甲子遁
夏四月癸未孔有德攻萊城西南隅徐從治傷砲
卒從治海鹽人奉詔駐青州以萊城危急特入居守
且力言撫叛非計不幸遇害變聞予祭塋贈兵部尚
書立忠烈祠　丁酉夜江寧地震　是月紅夷千餘
人築城彭湖　湖廣流盜自興國直入江西泰和縣

六月壬申河決孟津口橫浸數百里　甲申兵部職方員外郎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閔洪學上詰責之允誠又極言其失上怒奪允誠俸　是月江西流盜自吉安攻撫州樂安掠崇仁

秋七月壬寅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逮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沈棨時插漢虎墩兔憨犯張家口求款市棨不以聞即答書設誓宴賚太監王坤以聞逮訊之　癸卯孔有德殺萊州府知府朱萬年先是推官屈宜揚入萊城云有德必降但欲見防院謝璉璉遂主款遣萊州知府朱萬年出諭有德等

下馬迎拜萬年復入甲辰趣偕萬年同出宣詔被執萬年亟呼開門即殺之推官屈宜揚得入尋自經乙卯以馬士英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丙寅遣士英以擅留張家口守備又取都司庫六千金太監王坤疏以聞　登州遠婦生子人身猴面二角雞足生即能言　罷兵部尚書熊明遇　八月丙寅朔天壽山大雨水衝損慶陵寶頂削前工部尚書姚思仁職

丁卯吏部尚書閔洪學罷以李長庚為吏部尚書

甲戌曹文詔等擊賊甘泉縣大敗之洪承疇令脅從者免殺降四千餘人散者亦數千人官兵疾進誅

其渠帥餘俱散匿山谷　丁丑河套千餘騎窺甘肅
涼州副總兵都督僉事柳紹宗相希尹擊却之　庚
辰皇三子慈烔生　逮山東總督劉宇烈以科臣道
臣並劾其喪師辱國也　以朱大典代之　辛巳孔
有德精銳入登州北城將入海總兵吳襄等遂擁衆
先登乙酉有德引兵去官軍盡抵城下復招遠再復
黃縣始解圍　九月戊戌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
編脩倪元璐引疾放歸　以韓日纘為禮部尚書張
鳳翼為戶部尚書　丁酉孔有德趨山海壬申復入
登州城官軍圍之　以太監鄭良翰謝文舉扶進朝

魏典盧文德提督京營戎政西安縣雨穀其粒長于常稻差黠黑 山西流盜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入掠懷濟焚清化鎮破脩武縣殺知縣劉鳳翔河南巡撫樊尚燝以晉人之爭左良玉也奏言賊往山西垣曲山漸近濟源請良玉近駐澤州此可以援高平長子東可以救陵川潞安西可以應陽城沁水為晉保境無須濟源是豫患未甚劇也 冬十月庚午命前御史金聲中書舍人王應熊脩曆法 登州叛兵屢出戰游擊程仲文守備祖邦楼先後戰死已而叛兵入膠州海州 己卯定海兵擊海寇敗之 庚

辰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游擊鄭芝龍擊走之
癸未安塞遺賊掠西川胡全延綏巡撫陳奇瑜委總
兵王承恩擊敗之賊目喬六自斬其黨魁以降餘遁
延綏稍寧　丁亥以周士樸爲工部尚書　十一月
乙巳孔有德李九成出戰敗棄登州九成中彈死
十二月丙寅有德航海半至黃縣　戊辰御史吳甡
言河決浸及祖陵命責河道尚書朱光祚勘閱即督
守臣脩築明年以運河淺阻削一級身罷　流盜自
河南息縣破光州　停開納事例　總督張宗衡巡
撫山西許鼎臣同逐臨縣賊賊轉入磨盤山〻方六

百里閆正虎盤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澢川上天
能盤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等以秦兵豫兵
毛兵盡集澤潞東南遂乘虛掠東北從沁州武鄉遼
州榆社入榆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鼎臣
遂撤臨縣之師以歸　戊寅嚴皇城守衛　庚辰南
京禮部主事周鑣請撤太監張彝憲畧曰內臣用劳
而去難此從来之通患然不能遠去猶冀有以裁抑
之今皆不然但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多矣用廷臣
而疑內臣無一焉如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鯁介終不
可容矣以至金鉉孫肇興魏呈潤趙良曦曹文衡王

弘祖及李曰輔之激直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温綸從此以往鍛鍊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繼咸疏救不聽　乙酉趙和尚等賊斬其魁郝惟端以降諸將分領入營還宜君　己丑命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是冬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或合進俱納御馬監不過費金質之本監也自外入者雖駿驥亦却之　是年命黴祠廟倉鋪

崇禎實錄卷之六

懷宗端皇帝六

崇禎六年春正月甲午朔大風霾日生兩珥　丁酉畿南盜闖入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隊尚在山西零騎數百分為二道一北向西犯平縣窺固關一南向河北懷慶衛輝盡遭蹂躪矣丁未總兵左良玉破賊於涉縣西坡斬其渠賊望左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盛眈眈未忘中州也進屯輝縣之百泉書院三日尋北踰林縣山中於是趙村饑民相望而赴河南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良玉勢成孤注不得已邀總兵鄧

玘兵禦之　庚子運舟出天津海口颶風盡覆以户部郎中史可法為江西僉事布政司參政　癸丑曹文詔進都督同知　留兩淮鹽課十萬充餉客兵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乞罷不允　庚申遣催外餉十一人　二月癸亥朔建昌軍沈學之家生豕二尾八蹄二身一首　戊辰召都察院左都御史張登諭之曰風紀重地向来考核御史之法不能實行今察吏安民莫先考撫卿其勵之庚午召廷臣於文華殿謂左副都御史王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

疏朕已責其率妄乃朝廷舉動莫不牽引內臣豈所
各官皆為內臣耶對曰王坤直劾輔臣故舉朝皇：
為紀綱法度之憂內廷既可糾廷臣廷臣亦可糾內
臣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地也上曰朕見廷臣其於
國家大計不之言及唯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
王坤之疏挾制朝廷誠巧佞也且文武各臣未嘗不
用因其蒙狥故勉用內臣耳周延儒等請上優容上
色稍霽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
曰職掌不修嗷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　戊
子山海關永平大雨水壞城郭田舍人畜亡算　辛

卯曹文詔擊榆林賊敗之文詔出師屢捷惟山西總兵張應昌逗遛不進於是賊渠紫金梁老狪狪從榆社敗北奔總兵艾萬年賀人龍斬之　巡撫許鼎臣因奏言冦黨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今西賊萬餘遁濟源山其內王屋燕柱析城中條令李卑艾人龍等從沁州陽城沁水入勦賀人龍李春芳從垣曲絳州入勦此西路之大概也東賊二萬餘遁輝林武陟山其內為青羊谷赤狄國王莽嶺伏牛山碗子城大王庄小西天孫臏坡箕山遼山令曹文詔孫茂林自潞安入勦猛如虎等自遼州和順東平入勦此東路之

大畧也太汾西北有三閣五剛短毛賊鎮臣張應昌等任之餘如霍州之東山趙州之休糧山隰州之水頭鎮石棲之花城窰孝義之開府喬山之則皆土賊易定疏入上心謂飢民非流寇而昌臣亦藉以寬文法也上遂諭都察院以民窮盜起皆由親民之官妄取民財彌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勅巡按御史廣訪以聞　上諭吏部禮部曰朕惟祖宗朝求才用人原不徒憑文藝盡拘資格惟在敦尚行誼選建賢能以佐治理故童子必入小學遇試先核德行自入學以及釋褐必有實德方許登用異日敗行考官並

坐至於四海之大豈無潛修碩德積學弘才清直剛方實堪大用者乎更宜簡核一二以示風勸若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推知并當廷議垂為法守　三月辛亥刑科都給事中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以游客李元功醫官張景韶通賄命下元功鎮撫司延儒奏辨贊化又劾延儒前語去輔李標上先允放余即封還原疏上遂改留實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是何語罪不止輕泄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引刑科給事中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贊化言實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

無補救群喙交攻萬無可留報聞　丙辰蜀賊攻蒼溪縣不下遂走廣元同知張鵬翅等戰二郎關大敗殺守備張應甲黃朝璽　己未蜀賊攻百丈關守備郭霑辰陳中敗沒　陝州興平等官入覲賊不得達巡按陝西御史范復粹以聞　是月發十萬金命御史陳乾陽賑濟山西　夏四月丙寅賊破平順縣殺知縣徐明揚　孔有德耿仲明由蓋州自歸於清初仲明弟仲裕先來通鎮守登萊東江前將軍黃龍計殺之及登州破龍家在城闔門死烏龍守旅順計有德等必逸逸必道旅順果至逆擊大有斬獲擒毛有

賢承福等未幾清兵入旅順殺龍　辛巳總覈各京省積欠鹽課三百二十餘萬命有司如數解納否則指名參處金花積負亦分見徵帶徵勒完　禮部尚書黃汝良上昭代樂律志攷命付史館　河南西路盜自輝縣入清化鎮游擊越效敗沒左良玉擒斬六十一人其武安東盜游擊陶希謙擊之亦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盜使人不得無罪河南鄉紳奏請陝西總督洪承疇兼轄河南部臣欲移承疇駐潼關為三省之界監制晉豫二撫并曹文詔鄧玘張應昌三鎮上不允　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郝純

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綏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監驗收放　癸未承運庫太監奏段疋久數十萬命有司勒限輸上　兵部請三省撫臣親在行間晉撫同曹文詔入陽沁山中道臣王肇生同張應昌入潞安山豫撫同左良玉直入星軺驛別遣鄧玘直入少陽關保定巡撫同梁甫周爾敬入小西天等處其褊裨各選一知兵道府督之分剿報可　五月癸巳巡撫山西許鼎臣以流寇忽掠請蠲積逋并預免數年額賦不許　戶部侍郎劉榮嗣等奏言調兵剿寇非守城也近撫鎮多設雄兵株守郡邑息以城池亡恙可

逭失事之責不知賊利野掠何用攻城此名為防寇實同縱寇蕩平無期病全在此請城守委有司撫鎮率其丁壯憑高設險專主援勦　庚子雲南曲靖江府土舍安邊與安其爵其祿同祖兄弟也其爵世烏撒知府其祿欲仍受霑益知州脩好巡撫蔡侃解諭之俱聽命　以侯恂為戶部尚書　壬寅插漢虎墩兔憨同河套五萬餘騎自清水橫城分入守備姚之夔等不能遏臨河堡參將張問政副總兵史開先守備趙訪皆逃遯薄靈州總兵賀虎臣以千騎入守乙巳出戰移入屯堡連屯數十里殺掠慘甚上怒巡撫

耽好仁尋遠之　丙午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
詔協同守備　己酉諭兵部流賊蔓延各路兵將雲
集一切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中軍陳大金閆
思印謝文舉與山西內中軍孫茂霖會各撫道分入
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中軍監紀功過督催粮
餉安撫百姓仍着內庫發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
紅素千匹軍前立賞　壬子河套西犯延綏定邊營
官兵擊斬一百二十七級尋復犯靈州橫城延綏西
川降盜王成功乘邊警糾衆復叛于西川掠雙湖峪
陳奇瑜王承恩方禦捷漢即分剿於王家岔斬百四

十一級繼而承恩又擊賊於腦脖峪斬八十八級王成功殲馬時又大雨西川平鄧玘擊賊善陽山大敗之財死紫金梁賊奪氣　工科給事中孫晉上言徐邳而下至安山無歲不決無決不害而最劇者莫如蘇嘴建義等處宜亟講求疏塞之方此天下兵餉通塞之關也　六月辛酉朔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犒賞軍士　乙丑川兵潰於林縣毛兵殺傷甚衆潞王告急乞撫臣駐衛輝控禦之　丙寅賊圍湯陰敗鄉兵林輝涉安等縣綿亘一山故易憂也又賊自湯城垣曲來合

於濟源　紅彝犯漳州明日突攻中左所官軍失利
插漢虎墩兔憨犯延綏　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鄭以偉卒　庚辰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
儒深相結納延儒故力擠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
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舉朝爭之體仁不之助及王
志道召對上語延儒曰卿昨辨王坤疏日後將入史
書體仁覘知上意故凡與延儒為難者體仁必陰助
之而助延儒者皆詆為黨以羲皇語譖訕有據遂不
解命行人王之瑞護行以歸　甲申張彝憲以户工
二部外逋一千七百餘萬當令科道分催時督餉方

裁故下部院酌議部院請查叅完貿罷不遣　河南大旱寖縣民婦生旱魃澆之乃雨　秋七月辛卯朔大風拔木壬辰賊屯武安乙未賊屯彰德汾州命太監閻思印同張應昌合剿汾陽知縣費甲鏸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丙申賊陷山西樂平縣　召兵部尚書熊明遇等於平臺以沈棨私通揷漢欺抗辱國明遇對曰天語嚴毅臣等不勝惶懼退而思之亦還臣處置失平耳於天威無損也七月朔撫臣沈棨手書曰青永為哈喇慎諸部現在墻下與枱撫官權然道故往諭之啓其悔心明旨雖嚴不亦紓邊臣之難乎

以挿漢臨邊而去俱皇上威靈所及聖意允孚不過謂誓稿數語耳漢唐英主於塞外嫚書皆置不理即本朝款貢言語豈能盡馴邊臣卻而不奏今此舉實不成盟中軍都司等官與之頡頏兼以捐俸犒勞為詞未聞朝廷裁處於天威何損哉先是挿漢屯膳房堡沙嶺時總兵王世忠巡撫沈棨因私犒三千金挿漢攢刀說誓事聞上初猶豫態明遇力為請上以問周延儒伏地不對者久之上乃不允以誓文中朝廷與挿漢並體尋逮棨遣戍　戊戌命行人召故大學士何如寵　庚子敘內臣守禦功徐時得瞿升各廕

錦衣衛正千戶餘陞賞有差　湖廣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　八月乙丑諭田賦定額於是戶部尚書侯恂上言賦役全書款目錯雜田畝丁口又率不得原額增減多少何由稽考莫若以萬曆會計錄爲據合派遠餉另立一門庶攢造爲易　庚午以楊一鵬爲戶部尚書總理漕運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　議城張家灣從戶科右給事中林正亨之言也　丁亥流賊過靜寧攻隆德知縣費彥芳告急固原道叅政陸夢龍駐靜寧州聞警往援遣把總王珍領二百人往先遁明日隆德陷彥芳被殺夢龍戰絕

憶城外陣歿　九月壬寅命沈世奎加總兵固守皮島檄諭朝鮮世奎同遣參將陳龍檄皮島宣布朝廷德意同至朝鮮　以馮英為刑部尚書　以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士升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是秋襄城縣蔣雞來自西北群集以萬計固沙漠座令飛入塞內占者以為兵兆也　冬十月甲子登州雨雹　大學士徐光啓上言臣奉命督領脩正曆法所進曆法書表者三共七十二卷日纏月離恒星經緯日月交食各種畧備今至五月後令知曆者推算得各色立成表二十卷日纏交食及土木火

星曆指草稿六卷雖草創似爲成全恐稽大典則用人誠不可緩御史金聲博綜理數大理寺評事王應遴學亦通贍且數請修曆堪以委用令其共相討論可計期而竣矣因繳曆法敕印尋召李天經督修曆法　戊辰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啓卒光啓字子先博學善星曆兵法性行淳謹爲時所推予祭葬贈少保謚文定　己卯禮部尚書林欲楫上言今天下所最患者曰官貪曰民窮曰兵弱臣請略陳之夫官之貪本源濁也皇上懲請托賄賂之弊法非不嚴頑巧者或藏徑竇險者或捏風形直景不如端臬

窒流不如澄源使斷絶賄緣之路即澄清銓敘之法
民之窮者本業微也國家歲額四百萬石仰給江南
今江南民力竭矣臣渡江而北濠徐青齊以抵畿輔
榛莽極目其民轉徙無常溝洫之制耕耘之事不知
也宜募江南貧民就耕北方官給牛種每夫授田若
干俾為世業三年始征有司巡行阡陌疏通水利其
寖通河淮鑿渠引之以資灌溉使西北無不耕之田
即歲漕可漸省也兵之弱者訓練非也今之團操徒
灞上兒戲耳必欲化弱為強宜于練兵之時寓選將
之法如十一人為一隊先召十人課其膂力騎射擊

刺而甲之有才過十夫即補隊長十隊為哨再試隊長有才過十隊者即補哨長十哨為總自把總而上必久歷行間實有勞勤者方遞遷參將以至大將〻取于兵吏不他索兵伏其將吏不相猜按隊而十人具按哨而百人具所以杜虛冒也臂指相使隊伍不亂所以寓節制也至若孔有德尚在旅順海上隄防倍宜加毖皮島孤懸恐難獨支宜令登撫擇南之水師兼善火器者俾與皮島犄角亦牽制之一助也

癸未插漢犯寧夏　趙州賊至寧晉阻清水河不得渡南宮被掠甚慘總兵梁甫在獲鹿踰期始至賊已

至栢鄉西歸五臺山矣五臺山周圍數百里賊據顯
通寺其中薪芻糧儲皆具險阻足恃官軍號称夾擊
其實未嘗遇賊也　諭内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
周碓溫體仁與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
七日城陷論棄市上頗心惻體仁默不一語竟抵法
人皆冤之　十一月癸巳進禮部左侍郎應熊右侍
郎何吾騶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甲午叅將陳龍抵朝鮮王京面諭國王王隨輸米二
千石助餉特賜金綺　乙未前順天府尹劉宗周應
召至京命侯林釬孫慎行至同見十月二十五日見

朝上責其遲緩宗周引咎乞歸　癸卯司禮太監鄭
之惠總督東廠　甲辰撫漢西哨巴兎等五十餘人
來降　洮州衛地震　壬子定遠堡龍洞內忽銅鼓
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奢寅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
二月有聲西兵犯永　乙卯武安涉縣賊佯乞撫乘
氷渡河陷澠池河南通判袁勳遁四川按察使劉永
祚入覲過縣失勑書及御覽文冊賊分入河南湖廣
漢中興平　十二月己未朔賊陷伊陽　國子監進
二十一史　乙丑參政李天經上曆書　庚辰賊假
進香客陷郎西縣掠遂平　壬午叙復登州功復朱

大典原官進兵部右侍郎謝三賓進太僕寺少卿餘陞賞有差　癸未東江石城島都司尚可喜降於清時孔有道耿仲明在迫力河治舟可喜因掠長山廣鹿諸島縛都司孫真邦李承恩等來歸　是年陝西山西大饑

崇禎實録卷之七

懷宗端皇帝七

崇禎七年春正月壬辰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扶賞巡撫戴君恩於明日設宴斬剛等各營共擒斬四百二十九人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即孝義土賊也賊黨稱紫金梁老狪、已死既而偵之在東山與惠而西山則有翻山鷂姬関頼掌世王三賊尋生得獻俘而岢嵐大盜高加討號顯通神尤橫會大旱災饑民投賊者逾衆　張獻忠犯信陽鄧州兵科給事中史可鏡請鎮筸兵數千勦楚寇控扼襄陽

德安兵部奉調鎮筸五千以施南等處兵足其數賊盡入應山都司僉書周元儒擊敗之　丙申刑科給事中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忤旨謫世祺於外　賊自鈞州掠穀城遂趨襄陽　命司禮太監盧維寧封朝鮮國王　辛丑賊陷洵陽偪興安西鄉土寇乘之漢中為震游擊唐通勦土寇而興安賊隨破紫陽平利白河三縣分守道王在臺固守興安又洪承疇赴之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雒巡按御史范復粹馳赴漢中賊始奔南破鳳縣入四川　蒲城布衣魏文奎上言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酉曉刻

月食今曆官所訂乃二月十五日壬申夜也八月應
乙卯日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與臨并白露
秋分皆非其期訛謬尚可言哉臣年已七十八矣謹
將本年日食月食時刻分杪詳具進覽命召文奎入
京測驗　辛亥殺胡堡守備葉逢春報西人三千騎
與降丁相殺自水口入犯　甲寅鎮筸副總兵楊正
芳敗賊於舊縣金沙舖　賊攻房縣日夜毀民居門
扉昇攻穴城入之又陷保康　是月唐王聿鍵奏言
南陽知府陳振豪於寇至張皇失措擅取儀衛守陴
崇禎五年臣捐千金繕城今城之壞猶故也乞別選

贖良命逮振豪下刑部獄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宿壽襄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勅淮南巡撫楊一鵬急宜豫備賊勢果東似宜移駐　二月壬戌以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主試禮闈禮科給事中吳家周劾體仁越次上不懌貶家周　賊陷興山縣　監視登太監魏朝以給事中莊鰲獻所上太平十二策內撤監視閹求罷不允貶鰲獻於外　戊辰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焦源溥報插漢虎墩兔憨遠徙部衆離散總督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庚午山西

提學僉事表繼咸上言士以廉耻氣節為端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賫冊之令皇上從之特在清理文移剔釐奸蠹非欲羣臣詘膝也乃上令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恭謁屏息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是時乾兒義子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至怪國家自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臣所為太息也科臣李世祺劾輔臣温體仁吳宗達既謫世祺復罷考選文選郎中吳鳴虞使言官括囊無咎大

臣與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甚惡又臣所
爲太息也奏入上責其越職言事摭拾浮議旣張彝
憲亦奏辨謂覲官叅謁乃尊朝廷繼咸又上言尊朝
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
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
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
創彝憲即長揖祇增其辱上仍切責之　知貢舉禮
部左侍郎林釬奏言貢士顏茂猷作五經義凡二十
三藝錄之恐違於式黜之又重其才上以其該博命
錄之繼列于榜特令一體廷試　賊入瞿塘陷夔州

敍署印同知何承光道臣周士登通判王上儀推官
劉應侯奉節知縣譚楚良俱迴免　慶王上言宗祿
歷設如慶城王府於崇禎六年方給萬曆二十六年
之祿上異之命追責向來所司　戊寅蠲登萊宿逋
且賑之　甲申上祀先農躬耕籍田　是月海豐雨
血　山西賊自宜川渡河合降丁饑民蔓延於澄城
郃陽間官兵斬三百餘級餘迴會北兵至夾攻斬百
五十級遂突入商雒十三營號十萬掠洵陽興平流
入漢川　三月丁亥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上言流
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饑黎一難民宜分別剿撫

上善之命專委總督陳奇瑜辛卯上御文華殿日講畢閣臣退命再入問陳奇瑜今安在溫體仁對曰聞在延綏今彼請餉三十萬上曰已留新餉錢士升曰新餉雖留此時官未盡徵恐難濟急至於難民勢必資遺方可得生但期以免死勢終為賊上低回久之乃諭曰近來用人拘於資格乙榜巡撫若以為怪因論及南宮試事曰近來文章俱屬浮習如董仲舒天人三策真文章也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戴君恩奏留新餉二十三萬乞准開銷又乞發內帑賑濟命於太僕寺量給時山西自去秋八月至今不雨大饑

人相食　己亥大學士何如寵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如寵棲遲里門徘徊道路非有所疑畏則有所瞻顧也從来君子小人不能並立次輔温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與歲不旱與日不霾與地不災與在不盜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故中外諸臣承奉其意如一人當用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一事當行則曰此體仁所不樂凡此皆召变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可以上回天心下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　辛丑策貢士於建極殿上特裁宸翰問以恢彊安邊屯田鹽法漕運馬

政恤民足兵正士習破資格其適安施朕將親覽焉賜劉理順以下三百人進士及身出身有差　丙午河套插漢谷犯寧夏河西玉泉營總兵馬世龍擊卻之　夏四月丙辰朔海寇劉香掠海豐　己未工部侍郎李遇知等請發帑金十萬賑濟陝西命戶部議之　庚申新平堡參將馬鐵貝誘降丁入市收其弓矢詒以軍門巡邊出迎遂驅而殲之上首功辛酉西人數百騎犯新平堡傳烽守備王國臣馳斬八十級西人歹打兒漢吉囊等前以三萬騎乞降　丙寅賊在房縣婦倍於男張全昌擊斬百五十八級　丁卯

安位以兵送安邊往霑益州　壬申西人陷保定州
甲戌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飢陝西時山西
永寧州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川寇三萬人
逼屯鄖陽之黃陽灘分三道一均州趨河南一鄖陽
趨淅川一金漆料過河趨商洛盧氏張應昌戰均州
五嶺山兵敗還均州　西人陷得勝鎮羌二堡　丁
丑賊陷兩當縣賊攻蒼溪陷鳳縣洪承疇間揀漢祀
甘肅即自漢中行至棧道青橋驛聞賊營寧羌州康
申迈襄城至沔州援寧羌賊由陽平奔鞏昌丁卯承
疇過白水江辛未抵擺州壬申至成縣見賊勢盛且

分道一向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守雞頭關賊不得至褒城由漢王山犯固城洋縣官兵固守賊間往石泉漢陰又別部賊二萬趨寶雞汧陽求撫又湖廣賊二三萬犯平利蓋春夏間楚蜀賊合于秦又盧象昇等萃兵於楚故賊盡奔漢中興平而川賊入西鄉者二三千又犯城固東下是時諸賊盡入漢中興平以接於商雒矣總自五年聚於晉繼之渡河而豫楚被害至是又還集于秦而朝廷漫無措置失此機會良可惜也癸未賊往四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

是月宣大收降丁五千一百九人婦女不預焉時

捧漢虎墩兎憨西徙　總督漕運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淮泗之間方千里俱有異鳥叢集雀啄鷹翅兎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爲群未嘗棲樹集於田盡食二麥亦灾異也　五月丙寅朔尚膳監太監王永祚奏三宮膳羞歸併大庖從之　辛卯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段疋　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旱霜冬無雪今春不雨斗米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掠鄜延奔綏清金峪者官兵擊斬千三百餘級一掠延慶亦擒斬數百皆傍終南山竄入窩雛　捧漢虎墩兎憨犯寧夏總兵馬世龍拒之斬

八百九十餘級　丙申洪承疇以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等兵二千游擊王永祥騎八百赴藍田盖寇出陝西之道有二曰商雒曰漢中興平時賊深入南山大峪實近省會故逐之遂東奔綱峪川復入大山遠竄商雒其前犯西安涇陽三原之賊李自成張獻忠等俱西奔盩厔鄠二縣　傅宗龍密陳防海之策欲盡撤皮島兵以節浮費兵科給事中常自裕言　賊陷盧氏縣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　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一闕兵大盜起於延綏榆林兵力不足遂調甘肅自寧夏喪師於靈州甘肅喪師於

涼州今防揷漢尚且不足能分以剿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之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曰闕餉西安鳳翔兵荒且留新餉即使支盡不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餉將安出三曰闕官荒盜頻仍有參罰戴罪有追贓客死有失城就遠適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闕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辨賊故闕官急宜補而參罰亦宜少減也曰宗祿秦俗囂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曰驛遞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遁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等自盩厔鄠縣渡河抵

岐山向平陽分三道，寇十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在漢中，總兵左光先、游擊趙光遠兵三千四百有奇在臨鞏，總兵孫顯祖兵千五百、叅將卜應等兵二千在平涼，副總兵艾萬年兵千人止可城守，其游擊王永祥馬獻圖分戍者不預焉；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視盜所向以為援剿。　六月乙卯朔，洪承疇以援甘肅上言漢南諸郡各接楚蜀，令大兵皆屯楚蜀，賊必偪入漢南，陝撫練國事遠駐商雒，按臣范志粹又以會城空虛而移駐臣以還，急復離漢南，大盜四集，誰為反顧。敘禁旅功，蔭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正千戶，袁

禮楊進朝盧志德各百戶賜金幣餘有差　總兵陳洪範請減揀濱上命趣赴登州　丙寅陳奇瑜因撫治勛陽盧象升勦竹山竹溪各山寇速戰斬一千七百五十三級　賊犯鄖縣為鄉兵斬溺甚衆寶雞岐山義勇聞風率先賊敗去　戊辰飛蝗蔽天　己巳劉成功柳國鎮艾萬年等以三千人戰寧州之襄樂頗有斬獲俄賊衆伏發被圍萬年國鎮敗沒　先是陳奇瑜圍李自成大部於南山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且苦濕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甲戌出山

張全昌追賊兵敗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死之賊連勝益驕欲犯西安涇陽三原等縣洪承疇令曹文詔以三千人自寧州真寧往援清兵圍大同　陳奇瑜於峽石獅子山劉秦晉遺賊斬七百二十五給濟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餘人　秋七月乙酉朔降盜脇隴州陳奇瑜聞之檄各屬嚴守待命　諭兵部禁札付加御　加築京城　丙戌日食　己丑洪承疇奏言賊在慶陽西安拒敗官軍猖獗如此大抵賊可十四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恃其勢衆旁伏遥進則剿殺之難賊皆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

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糧轉運則糧匱之難賊入山負嵎官兵相恃一日即誤坐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請益課銀三十萬加曹變蛟鼓秩其敵愾遂加曹變蛟副總兵 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文安插城內守臣知為巨寇詒以門不啟啟須縋城而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陳奇瑜因借以為辭劾地方官紳撓僨撫局以激上怒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清兵入大同張家口又入膳房堡焚龍門關 叛兵楊國棟等擁三千騎直抵西安城下

乞撫巡按御史范復粹與計惟登陴固守明晨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濠畔講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鄠盩厔密檄沿途官兵踼倫更設伏於盩厔境上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國事又遣官招之諭殺渠自贖予上賞頃之一賊斬國棟以首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　壬辰清兵入保安懷來命寧遠總兵官吳襄山海關總兵官尤世威以兵二萬分道援大同時遼東粗安有言巡撫方一藻總兵祖大壽私通故移警於西　洪承疇令曹變蛟赴三原　癸巳

京師戒嚴清兵屯膳房堡沙嶺往陽和　乙未洪承
疇趍富平轉入渭南過谷賊　敘州定遠堡毋豬龍
洞聞銅鼓聲一日夜　丁酉清兵圍宣府遇砲擊退
屯深井天壽山守備王希忠以聞命亟収人畜入保
戊戌清兵四路永寧明日大捷命保定巡撫丁魁
楚移駐紫金關山西巡撫戴君恩移駐鴈門關總督
陳洪範移駐居庸關己亥命御馬太監黃鍾育尚膳
監太監王之俊司禮監太監孫朝喜俱提督忠勇營
清兵入鎮羗得勝二堡　庚子以太監孫茂霖監防
紫金倒馬二關　大盜混世王等從鳳翔鄜縣東盩

屋鄠縣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晝夜明日入西安預
檄富平關兵及張全昌兵俱赴西安合擊賊賊颺至
西安之東境我兵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自渭南
華州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副總兵曹变蛟間道走
渭華遏其前承疇出至潼關紅鄉溝遇賊游擊李效
祖栢永鎮力戰自辰至申賊始却不能出關因登山
承疇自潼關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剿之丙午賊
覘知官兵意夜走商雒山中初大盜老狪狪等萬餘
先踞南雒山今又益賊萬餘承疇又率張全昌趙光
遠共兵三千赴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仍偹閿鄉靈寶

諸處而前淳化耀州富平賊李自成張獻忠等東奔
陷澄城縣圍郃陽旬餘聯絡百餘里閒承疇兵至解
圍由清水秦州窺平涼邠州兵　清兵圍大同左衛
盧象升追上津賊於乜家溝總兵鄧玘斬一百八
十六級　清兵破安州殺知州閆生斗　己酉清兵
至朔州圍渾源州　壬戌巡撫河南玄默檄左良玉
自內鄉陳治邦馬良文等自維陽並赴盧氏　插漢
虎墩兔憨又犯寧夏廣武營官兵擊斬四百十六級
湖廣總兵秦翼明至上津縣商州賊犯豐陽豐陽
古廢關地接秦楚為鄖襄之咽喉豐陽後有小徑曰

單川口可通鄖西鄖陽巡撫宋祖舜令游擊周士鳳以六百人戍單川口翼明夜發兵架梁入賊營後林與分兵搗其營賊稍怯斬百四十九級上憂寇無已時召諭戶兵二部以淮撫兵及楊御蕃兵阨南畿要害護祖陵以董應文赴彰德倪寵牟文綬兵赴山東河南協勦以河南湖廣兵李重鎮關兵四萬五千並赴河南令盧象昇總督征勦承天責巡按余應桂居守如秦寇入豫洪承疇出勦西北象昇進勦東南賊復入秦則象昇亦入關協勦而豫賊有自中牟走洧川有自祥符入尉氏旋突禹許長葛間而豐陽關之

賊不得出屯靈寶凡十三營前三營張平國往許州王成龍往郾陵許文冲往尉氏大營在永寧盧氏約九月向山東實欲誘我東偷因襲汴梁也　八月丙辰叛兵自斬其渠楊林降　陳奇瑜報降賊解散男婦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人斬渠魁十人俱延安安定等縣民並令還鄉　清兵破代州　戊午夜李自成陷咸寧殺知縣趙躋昌洪承疇援兵至遇於城下賊棄金帛餌我兵竟西遁　庚申張應昌擊咸陽賊斬四百九十九級俘其軍師劉其兵氣始振　清兵分道進東路至繁峙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岔　賊

陷隴州屯州城及汧隴間浹月陳奇瑜次鳳翔令參將賀人龍等援隴州賊圍之　少詹事文震孟請改先帝實錄上以冊立皇祖默定張差實係風癲紅丸輕進意亦忠愛諭旨即為定案不必議改　旌唐王聿鍵助餉　己巳清兵攻大同五日退西安堡　清兵入崞代崞縣知縣黎壯圖降陷靈丘縣　辛未罷總理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事無大小悉委臣工不意諸臣營私諉過罔恤民艱廉謹者入於迂疎賢能者好為推諉居恒但有虛聲臨事均無實濟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舉朝束手此

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已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反通來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有自圖改悔今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寧偪近高起潛兼監兩鎮京營内臣提督炤常所願二三臣工共體時艱若復蹈陋轍不惟國典具存抑諸臣之忠猷何在良足恥矣　清兵攻保定竹帛口殺千總張脩身

甲戌召勳戚文武於平臺問堪冢宰及總憲者令各給筆札條對吏部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衆不同上許之勳戚在殿西室文在殿東室捷徬徨四顧大

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兵部尚書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勲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温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曰爾等其諦思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體仁陰主之工科給事中范淑泰遂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大肆欺[illegible]刑科給事中吳甘來亦劾張捷計翻逆案純如用則邵輔忠張樸肇皆可用矣上責捷同奏　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

陞為吏部尚書右都御史唐世濟為左都御史　刑部尚書胡應台終養去以馮英為刑部尚書　陳奇瑜專事招撫由城固入漢中降盜解散萬五百二十八人斬渠魁四人皆延安人也勒降人回籍行八百里至寶雞等縣仍事殺掠官兵捕斬三百餘級　洪承疇至富平詰朝至馬家村掩盜不備賊先鋒高傑甚銳承疇還富平夜襲營殺二百餘人斬六十餘級高傑降於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　己卯清兵出拒墻堡　辛巳祖大壽以兵四千人西援命駐防薊鎮密雲　清兵攻大同右衛　是月有大星從狗

國墜入大同兵營　閏月乙酉清兵攻宣府萬全在衛守備常如松却之丁亥入萬全衛　洪承疇遣兵擊延綏西人斬四百餘級西人遁　己丑暹羅入貢清兵出塞歸計駐宣大踰五旬　獲毋算吳襄尤世威分道援大同襄兵敗世威部將祖寬以七百騎戰大同北門頗有殺傷　賊陷白水縣知縣龐瑜先遁

甲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仍召閣臣曰敵出口宜先指撫難民援兵可撤者當盡撤之王應熊曰彼利子女金帛耳田禾未損援兵屯駐城西刈禾牧馬民甚苦之錢士升亦以為言應熊又曰山西崞縣賊止

二十騎掠子女千餘人過代州望城上親戚相向悲啼城上不發一矢任其飽掠而去上爲頓足嘆息應熊曰崞縣被陷捆載三百輛去後數日官兵始報恢復上曰各官俱有罪命兵部核奏士升曰賊實可擊失此機會何吾騶曰當盡征各省糧餉以圖恢復士升曰吾騶所言是廣東事也若江南府爷並無存留且漕糧加派江南獨溢民力已竭不堪再困上又傳兵部設法市馬　清兵出宣府歸命撤援兵　江西河南雲南大旱　壬寅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則盩厔寶

難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分兵出禦而兵亦寡矣
甲辰夜木星犯奎宿　壬子總督宣大張宗衡巡撫
宣府焦源清巡撫大同胡沾恩巡撫山西戴君恩並
免十月論罪俱遣戍　九月丙辰巡按陝西御史傅
永淳報流寇出棧道攻陷麟游永壽即陳奇瑜棧道
中所撫賊也七月圍寶雞隴鳳翔其招撫官三十六
人在鳳翔守城者皆士民誘殺之　丁巳應天地震
　庚申中王恭廠火藥灾傷斃數千餘人　癸亥賊破
扶風殺知縣王國訓　乙丑日講官少詹事文震孟
請告不允　賑淮安徐和　禮部尚書曾楚卿罷戶

科給事中姚思孝論其天啓時要典副總裁也　諭
兵部騰馬俵觧祖制難以盡更仍舊本折兼収苑馬
騎額前茶馬册報七監馬匹強半虛數今欲清補牧
地牧軍盡釐牧政各官蠹弊詳酌責成豈得空言設
法併宣大市馬作何易買確議具奏　甲戌河南寇
圍滎陽汜水及於滎縣河南推官湯開遠同左良玉
自鄭援滎寇走登封尋入白沙新莊又覘知信陽有
備自光山羅山犯黃安麻城自麻城趨羅田犯蘄水
大營盡入黃州廣濟黃梅告急　兵部議大劉河南
兵入潼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西

兵入韓城蒲州　丁丑盜掠畧陽時陝西盜一由鳳縣舊棧道逕攻漢中一出畧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一由寧羌犯廣元　辛巳洪承疇自平涼遣副總兵左光先等率兵間出華亭明日抵隴州賀人龍圍始解　冬十月甲申朔兵科給事中史可鏡劾陳奇瑜報撫賊一萬三千人勒回延安似延安人專盜也又傅永淳上言漢南降盜出棧道渡渭水陷城據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專主招降謂盜以革心不許道塗訊詰入一邑而邑不敢問入一郡而郡不敢問關門揖盜剿撫兩妨恐種禍不止三秦也　巡撫山西

右僉都御史吳甡言禦　必須塞外若塞入而擬截甚難招安流盜更宜慎重書云殲厥渠魁脅重（從）罔治未合渠魁而概散之者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況遏地窮荒無居無食僅曰免死豈遂革心易慮　癸巳流盜犯黃靳又河南盜掃地王等趨東南自霍山英山分掠潛山太湖宿松　乙未遼東總兵祖寬抵靈寶時賊離城六十里混世王整齊王張獻忠皆在焉會戰斬百二十一級　總理戶工二部司禮太監張彝憲改司禮監提督　丙申上連日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尚書韓日纘姜逢元侍郎陳子壯少詹事文

震孟諭德姜曰廣倪元璐脩撰劉若宰言毋忌諱震孟講春秋上論及仲子歸賵震孟對曰此見當時朝政有闕以是類推春秋之義實有裨於治道上然之

丁酉命鄧玘簡精銳二千五百人屯臨洺相機剿寇餘兵還薊鎮其延綏寧夏甘肅固原援兵屬陳奇瑜調遣洪承疇標兵夾擊其陝西山西河南鄖陽四川各巡撫俱分布要害扼截應援　免宣府總兵張全昌大同總兵曹文詔山西總兵睦自強　庚子以鄭三俊為南京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周士樸以公主墳價混匿駙馬齊贊元劾之削籍以劉遵憲代之

乙巳賊陷陳州圍寶豐官兵擊之賊奔來陽諸山賊自京山間道趨顯陵明日遁入山中時大寇聚秦中李自成在乾州招之不聽老狗狗在武功而河南賊出永寧陷靈寶　總兵左光先擊李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餘人即還富平自成弟戰沒屯乾州安家莊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真寧知縣王家永遣信之出城招諭被執失其印三顧逆其詐早避堡上賊有奔涇原者扼於洪承疇東奔華州渭南者扼於趙光遠遂折入南山時官兵三戰共斬一千二十級餘而華陽南原之賊夜踰山中出朱陽　是

月貢士朱陛宣卒陛宣吳縣人萬曆壬子貢士學行醇篤學者私謚孝介先生御史祁彪佳奏薦明年贈翰林院待詔　十一月癸丑朔陳奇瑜請合巡撫總兵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賊氛日熾故有是請欲分委其過也　癸亥盡免山東五年以上逋祖巡撫河南陳必謙率參將李雲程等由洛陽趨偃師命監軍同知祖寬趨嵩汝皆走汴之路也時李自成自潼關奔偃師鞏縣張獻忠等奔嵩汝為豫楚合寇賊偵左良玉在偃師偪向開化澗西移犯河南良玉還救河南賊已出龍門并歸東路　丙寅守備劉宗

俘報插漢部落百餘人叩關乞市太監劉秉憲以聞
總督漕運楊一鵬議濬泇河從之　翰林院侍讀倪
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交東西勢弁涇鎬之事憲在
來春宜勅樞臣秘通邊吏乘茲方合用間用疑伐其
本謀使能散膠漆爲水火俾疆境自危而復安一也
其次曰繕旁邑用兵惟知聲擊濬虛之法倫關則不
趨關而趨口備口又不趨口而趨雲上度其再來必
不趨雲上而趨薊又必不逼京城而抄旁郡京城近
畿玉田三河豐潤平谷等邑宜及時增繕大脩守具
庶可堅壁清野奪其久持二也其次曰優守兵項者

亶大之役不禦不進罪由將吏嬰城力守勞在師徒今罰行賞稽能無怨心臣查守兵月廩不及戰糧五倍援卒驕蹇犹然厚奉相提而論誠似非平或量給賞賚勵其守氣或倍增糧額責以成功三也其次曰靖降人夫既云來歸況皆散丁零衆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在主將甘苦與共之情而在行部蕃漢不分之跡使得各無猜疑自然一心歸附四也其次曰益寇餉秦晉流寇蔓延日滋萷圖必剿惟在足餉請聽兩省以舊賦之半新賦之全留輸行間以備兵儲五也其次曰儲邊才夫邊才難辨成於練習諸凡近

邊縣令惟求英茂三年見能即陞本道自僉臬以至藩長悉亦覈其成績而本方節鉞之才亦取諸此節鉞無缺則加卿銜照例三年一任其子如此則終身於戎馬軍旅之間塞責者稀而更得不次世及之恩願從亦衆六也其次曰奠輦轂昔漢徙富民以實京師今者都城匱竭不忍見聞車户動至傾家流商嗷然載路重之市井亡賴以告密為佃漁一語牽連家已蕩然凡昔所號巨賈殷家悉無兼辰之食五方游衆無所歸依誠恐一旦告急人無固心掉臂開門勢所必有宜急議培養無靳膏澤酌蠲商之策塞告密

之門迄可小康馴臻大定七也其次曰嚴教育國家教官以秘館教士以辟雍今者一入金門遂稱閒局容與焉是化有用為無用也欲使無亡所能莫如教習古事經史今事典故遠事祖憲近事時宜凡所誦着悉取諸此日省月試灼然有程至於援納既革貢舉將興兩雝[雍]司成略倣館條策厲多士何患功能不出八也又制虜八策曰正根本治之根本惟在絲綸令六曹廠務成謀悉禀政府便殿引對雖微言悉蒙俯採故救時之可為莫如今日誠能體陛下之嚴察以剔蠹祛邪奉陛下之公虛以育才扶正勿以大猷

付之悠忽勿以瑣務亦其周詳思慮不橫其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一也其次曰伸公議吏部左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在今日去留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繫何者凡彼死灰謁計惟幸國家多亟令見首功無恙即云大勢已移竿牘金錢橐輿蟻至從茲擾擾必多事端息棼遏萌是在乾斷二也其次曰宣義問夫祖考者臣庶所欽崇戴以明忠內臣者外廷所當摘剔以明異如近日詞

臣許士柔力闢先徵倘終度閣則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昨歲憲成王志道執爭內遣如久沉淪將陛下權宜姑試之心適晦斯闕譽望冀留膺思三也其次曰一條教卓異本求循茂而屬以考成之格於是撫按不能治貪殘例轉本處庸凡而美以優陞之名於是公論不得問推折會推既咨群議而所禁乃在把持館員既重官評而數試仍以文字於是盈廷之語默與主閣部之取舍雖逞盡求畫一以定歸趨四也其次曰憲久遠大槩必原其自始法當憲其所終故循事始之觀則兵譁必由於將劣民亂必由於紳

豪武絀必由於文尊宗奪必由於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譁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臣難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若矯偏過平懼貽後累也五其次曰昭激勸劉之綸以庶常片語而佐樞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東纛遺被非常安能不死要在二臣之死亦有難能法應殊卹顧反寥寥天下皆謂陛下驟貴無功之人而薄酬死事之節請自今茲懋弘斯義卹死勸生俱可致功六也其次曰勵名節孔子疾沒世無稱聖人之期人以名如此今或見人表異輒詆好名且愚惟懼世不好名所

以每多敗名之事至於在伍與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畧於犯顏敢諫此非虛言原夫畏敵之情無過畏死斧鉞之與鋒鏑其為不畏豈有殊哉摩厲之術必握其原七也其次曰明駕馭督撫大吏古之所稱建帥全資威重彈壓諸州況當受特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鄭重責成勿事頻加呵讓誠恐氣失沮喪醜臨將吏勢必倉皇亂謀苟且救過八也跪入上復問用間伐謀之策既而元璐再陳之且求上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報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謂大學士溫體仁體仁極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

同子壯曰世宗皇帝與議禮諸臣同心并志千載一
遇然祔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時臣工猶執持不已皇
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
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道也體仁意沮自後遂至
嫌隙　庚辰削總督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陳奇
瑜職聽勘先是八月陝西諸臣李玄李遇知等奏撫
寇之誤貽害封疆戕陷生民蓋指奇瑜也兵部尚書
張鳳翼與奇瑜姻契歸罪陝西巡撫練國事逮之上
命并勘奇瑜既而李玄等復糾其罪亦逮訊之次年
論戍　是月盧象升襲賊龍駒嶺敗績　十二月癸

未刻以乾清宮管事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
温體仁乞罷不允　甲申以司禮太監李承芳總督
東廠　賊大至鄖西又自洋沔直至興平洵陽白河
絡繹不絕副總兵楊正芳深入同鎮箄將張上達死
之　右僉子兼翰林院侍讀倪元璐上言今年夏秋
之間吏禮二部會議館員考選踰月未決一日臣偶
遇薛國觀問及之國觀云斯舉甚盛考法殊難臣偶
攄臆見國觀躍然為可久越數日忽舊冢臣李長庚
貽書致詢臣即以議揭答之唯云考選一事所以難
者皇上崇治行而弘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

府則內閣似侵主爵之權責在司銓豈館職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之殿最即是定許考必以文倘內閣之高下或乖輿論正使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制欲求文治相準保無長短互異若此者所謂難也愚請吏部先以治行考定之即以所定人數送閣考選館員凡與試者悉為治行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徵文不必分心採望其甲乙名次以文而定而授官高下仍準官評拔科道之尤為館員既可尊文章於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升器識於文藝之先臣所言如此未嘗品題人物竊定員數

有把持劫制之力也陛下即以多事斥臣臣豈有悔之上善之　戊子辰刻日旁有三暈久之乃散　丙申總督宣大楊嗣昌奏插漢部落實有數萬小王子至歸化城俟正月來講賞先求開市臣意剿之不能拒之應就其計借市馬為操縱暫示羈縻亦是一策命部議覆　巡撫淮揚御史劉興秀言山陽海門沭陽桃源睢寧塩城興化災荒乞蠲不許　賊自徽階突入略陽沔縣戮秦王祖塋游擊唐通兵敗　總督兩廣都御史熊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同叅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被執上以賊

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墮奸尚稱寇商未嘗與知督臣節制何事蒙昧如此命巡按御史確覆不許飾報既令文燦戴罪自効　是月左良玉軍澠池陳永福軍南陽鄧玘為援而山西平陽汾州防河之戍多逃自靈丘廣昌徑走五臺陝西鄜陽各處告警云東下常德而河南為劇兵部議徵邊兵二萬益新餉二十五萬會合湖廣山西討寇關中

崇禎實錄卷之八

懷宗端皇帝八

崇禎八年春正月壬子湖左良玉於汝州南山逐賊斬獲甚衆　甲寅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温體仁奸庸誤國謫外　叛兵焚五臺流盜掠沔洋城固南鄭唐通戰沔縣斬二百餘級左光先戰城固斬百四十五級　丙辰命吏部京察　丁巳賊至固始明日城陷　己未洪承疇以河南賊熾率標三千赴之而西安賊南至盩厔過渭掠西安乾州又河南逸賊復入興安漢中陷寧羌自沔略陽轉入臨洮鞏昌

以姜逢元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庚申夜賊自固始薄霍丘明日內潰入殺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若鄖城土寇萬餘人入汾州臨縣彰德林縣谷土寇應之縱掠四關兵部議調西兵二萬五千人北兵一萬八千人南兵二萬二千人更鉄騎二千以張外嘉及總兵尤世威統之天津兵三千人以徐來朝統之自臨清濟寧赴歸德陳州又徵白杆羅綱壩兵三千譚大孝統之由夔門赴鄖陽河南時南北濟師共兵七萬二人餉七十八萬六千外留湖廣新餉十三萬四川新餉二萬　吳甡薦張全昌曹文詔

從之釋伍自劾出太原　汝寧賊趨潁州時河南賊分三道趨六安趨鳳陽趨潁掠濮州　辛酉巡按四川御史劉宗祥上吏部左侍郎張捷囑托私札上命捷回奏　壬戌賊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叙故兵部尚書張鶴鳴雲南按察副使張鶴鵬中書舍人田之應諸生遇害百餘人　禮部尚書李康先能以狥庇試卷也　詔保定真定等府及景陵衛逋祖　潁川賊分攻六安壽州　甲子偷南京文廟　丙寅賊陷鳳陽詐樹旗進香前騎後步賊大至而無城遂潰燬公私廬舍光燭百里殺知府

顏容暄稚官范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横屍塞道焚皇陵樓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司香太監六十餘人高牆罪宗百餘人衛軍皆伏迎道左呼千歲閣玄宮且不戒守臣秘不以聞留守朱國樹巷戰斬二十七人立力竭死恣掠三日　己巳鳳陽賊連營紅心池河二驛殺守卒大掠南京兵至賊奔西南定遠焚藕塘距全椒十八里曰石碑橋以筳篿卜於神祠不利剗神像而去村落為墟又大賊西返歸德睢州總兵駱舉駐師紅心驛去鳳陽六十里竟按兵不進巡按御史吳振纓隱敗不以實聞　許朝鮮參貨售半

後不許携次年攜參貨至不索值不應命留其貨於
關外自是貢臣不至　哨卒出塞至五藍把喇素之
地捧漢虎墩妻台户同夷目結力麦宰生乞慶宰生
台什宰生駐牧約三千餘人馬五百餘台户以前乞
市不許再求欵大同内中軍孫良弼以聞有旨不得
輕信致有疎虞　辛未洪承疇至潼關有旨命承疇
既定西事即　癸酉巡按真定御史吳履中劾大學
士温體仁王應熊及監視内臣等上切責之　乙亥
議湖廣加派　出帑金二十萬助剿餉貯開封以撲
兵會集於此出太僕寺金十萬輸西安又截本省餉

十萬貯淮陽以防寇逸　上遵祖訓命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以其名具聞朝廷考驗换授官秩其陞轉如常法　賊陷巢縣殺知縣嚴彥芳攻舒城知縣章可誠開西門誘賊坑千人因掠霍山合肥懷遠臨淮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　己卯黄梅賊陷無爲州又掠宿松以潛山太湖宿松俱無城也　洪承疇抵河南時南陽及廬氏嵩縣等盜知承疇至又入潼關渭華南山及商雒間承疇遣副總兵來儼昌以千二百人往戍西安又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徑趨徐州捍

江北逸冦　二月壬午朔趣洪承疇入河南督勦
賊陷潛山募縣官千金得之刺不死又至太湖縣城
東有大濠知縣金珩據之以守奸人導賊渡河執知
縣刺之未殊自經丙戌城陷賊至宿松守臣遁民畏
賊迎之復殺掠無算　洪承疇至睢州擊賊斬首甚
衆　時湖廣兵扼賊賊仍走太湖而河南賊迫於諸
路兵以南陽則過應山隨州棗陽以汝寧則入麻城
黃州鳳潁之賊入英山霍山蘄黃梅潛山廣濟黃陂
以及黃州皆擾鎮筸苗兵二千餘人施南女官冉
氏兵五千餘人先後至俱分戍護顯陵官兵既東其

在嵩盧氏靈寶陝鄧淅川諸寇容通潼關雒南者又折入秦中雒南賊約六七萬人咸陽長安盩厔等縣並遺蹂躪有四大營屯涇陽且北渡渭河東突三水淳化出耀州富平蒲城恣剽掠其河南賊老回回張獻忠等續過商州至於秦川　命被寇州縣免崇禎七年六年逋租和滁含山全椒量蠲　張其威率官兵救宿松賊伏發敗走把總包文達項鼎鏞朱士胤俱沒吳志葵力鬬殺四十餘人賊引去　癸巳上傳免經筵時鳳陽失事報至甲午逮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左副都御史楊一鵬巡按御史吳振纓　倪元璐

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可謂極矣可謂
但以今日人心所在思亂若陛下求其本謀願首發
罪己之詔痛切撝謙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因
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
與言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
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
卿量以九分為率又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具諸一切
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數悉可改從折
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亦未之損也民之脫此不
猶釋湯火乎至發難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

蔓延不休扳赃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究號四徹所以海內安分守株之民一夕數驚嗟乎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今請發弊止推現前追赃但嚴本犯苟是數者悉行臣言天下大悅賊氣自奪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𤓰燐之區哉故以今日之勢為殄賊之謀即使良平復起不能易臣此言也上深然之命部酌奏

己亥命百官脩省工部主事鄭爾說上言脩省之實劘(撫)臣移檄役太繁権(折)太甚鼓舞未盡神言路未

[illegible]初盡當上責其輕率　庚子御史鄧鋐言治亂根原間不容髮今昔邊塞寇而振人助之寇盜寇而容兵助之水旱寇而搶魃吏助之時而搜括時而助皇上或謂潤橐之羨而不知皆敲骨吸髓以盡人之財者也豫徵帶徵力辨催科皇上或謂急公之效而不知析骸易子以盡人之力者也至於告密漸開已非殺不辜失不經之道讞獄屢駁豈是辟弗辟宥弗宥之心請按崇禎七年以前官民詿犯一切平反之而且韶釋無虛懸讁籍無永錮撥亂反治之道莫亟於此上是之　刑部主事胡江劾溫體仁誤國

鐫一級　丙午陳子壯上言寬恤實政曰蠲租曰清獄曰東兵曰恤宗曰宥罪曰豁贓曰使過曰改折曰寬驛曰省工曰旌叙曰事例上從之惟事例不開

清兵四萬號十萬自瀋陽西趨河套收插漢餘部

是月洪承疇請四川撫鎮移夔門達州進援鄖襄漢中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進援河南南陽鄖撫移駐鄖襄總漕移駐潁亳近援汝寧歸德山東撫臣移曹濮沂州近援江北河南山西撫臣移平陽蒲州近援靈寶陝州陝西撫臣移商州併調度興安漢中河

旬〻

汝陽南陽河南間保定撫臣總兵移駐邯

鄖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三月辛亥朔大霾晦甲
寅以天變諭脩省　賊陷麻城　候補給事中劉含
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先是江北安慶
賊奔蘄黄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江北令鄧玘尤
翟文扼之曹文詔邀於光山應隨間賀人龍劉成功
移鳳陽之戍分駐信陽泌陽恐其入豫也是日賊入
襄陽之雙溝鎮欲趨樊城會兩唐白二河溢阻渡從
松林寺窺郢中總兵許成名觀望不敢進　丙寅清
兵二十餘騎攻宣府水泉口　乙亥虎墩兎憨妻囊
囊台户率其部二千餘人歸于清謀入張家口時虎

墩兔憨已死初諸部皆在遼西領賞丁卯戊辰西徙部衆敗散　賊犯應山隨州是日總兵鄧玘為叛卒殺於樊城玘素無紀律所領蜀兵好淫掠俄驕營叛玘避樓墜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卒未動仍命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領之　是月兵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發餉九十三萬然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刧四日而馬爌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潁亳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過尉氏以縣令閉門焚其關廂縣令餽數百金而去各處

淫掠所謂賊梳軍櫛也唯皇上嚴飭之以信軍法
夏四月乙酉撥剿總兵官曹文詔追賊於商州初洪承疇囑文詔寇必走商州宜自新安宜陽澠池扼之賊果屯商州城外二十里文詔逐之金嶺川賊據山以千騎逆我叅將曹變蛟力鬭各營夾擊卻之斬九十九級獲十九人　時承疇至汝州知賊必入秦令張應昌尤文擢自鄭陽征鳳縣兩當徽州呂陽之賊轉赴興安漢中自率賀人龍等自汝入秦檄文詔以師會　丁亥福建游擊鄭芝龍合兵擊劉香於由尾遠洋香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

矢死報國亟擊毋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　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負八十九萬命趣之　丙申寇萬餘自肅州金里池溝距蘭州四十里焚先肅王享殿明日掠東岡鎮距城二十里過阜蘭山丁酉官兵自興平抵乾州之揚河鎮擊賊敗之斬一金龍衣者云李自成之弟過天星也　予故遼東總兵官寧遠伯李成梁祭塟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上言成梁馳驅疆埸四十餘載先後血戰斬馘首功一萬五千級拓地七百餘里威震烜赫或以其棄地大抵謂寬奠六堡耳臣訪遼東寬奠邊

外百餘里地名張其哈喇海子中外接壤一望膏腴時遷地稍寧漢人往　出塞掘參生聚日繁成梁再鎮遼東恐奸徒勾引為孽遣參將韓宗功収回漢人人皆重遷遂縱火焚其廬舍催督過峻值春氷未泮人渡氷裂溺死甚衆中朝遂有棄地之說豈可以忠謀之未善遂沒其大功乎古有千金市駿如此勲伐其骨雖槁其氣猶烈若出自恩命所以作士氣而厲忠良者多矣上從之

壬寅免桃縣平度田租

洪承疇次靈寶曹文詔自南陽至以商雒為賊藪漢中興平其寄徑也入潼關恐後於是以文詔兵出關鄉

直擣商雒仍自山陽鎮安洵陽馳興安漢中遏其奔軼　五月甲寅晝文詔夜至五峪冦伏險誘我文詔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明日老回回等距我營五十里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永祥徃東南遏其北走遂解醴泉之圍斬二百六十四級賊連夜渡渭河走鄠縣承疇恐其東奔即擧兵渡河走　丁卯祖大壽聞清兵五六千騎屯九華山即率兵至吳錦廟迎戰卻之　乙亥大學士吳宗達致仕　六月己卯朔朶顏三衛長昂等三十六家至會州楊樹川執哨總陳尚義求款　兵

科給事中宋學顯御史張纘曾各劾大學士溫體仁
貪擅并及王應熊先是楊一鵬議移鎮應熊以為不
必故學顯劾之　刑科給事中何楷劾首輔溫體仁
私比吳振纓次輔王應熊私比楊一鵬於是體仁應
熊各疏辨楷又奏臣奉旨於十四日而應熊疏辨先
於十三日且應熊又休沐私第是旨未下而家中得
旨必有交關偵伺之由尤宜嚴詰上以泄旨詰應熊
家人擅入閣禁并逮直日中書舍人劉天錫等各下
獄降二級仍戒縱人私窺章奏者時何吾騶不滿應
熊思傾之幸錢士升力劑其間得解　戊子西人四

五萬騎出套屯花馬池與武營分三千騎掠塩池常州下馬關　庚寅揷漢虎墩兔憨妻及陝西土覇土囊等部約萬餘人俱歸於清遂率之東行其精騎仍留黃河東岸自趨朔州攻平遠路鉄山堡　戊戌誅故總督尚書楊一鵬巡按御史吳振纓論死既而減戍時振纓巡視皇陵反得末減温體仁内援力也
丙午上御門召廷臣於階諭諸臣才品朕未徧知令誠各擬其人於是廷臣各擬進并推在籍諸臣堪任閣員者共舉林釬孫愼行劉宗周命特召之　曹文詔至婆羅寨冦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闘殺賊甚多

爲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　秋七月己酉朔山西臨縣大冰雹三日種二尺餘大如鵝卵傷稼　辛亥平谷運化煌　清兵出宣府引還　甲子御製小學新序以小學頒天下　甲戌以少詹事文震孟爲刑部右侍郎張至發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震孟引疾不出蓋上特簡也體仁薦蔡奕琛陳子壯不聽　八月戊寅胡總督漕運劉榮嗣以駱馬湖阻運請挽黃河自宿遷至邳州開河注之計二百十里估費五十萬上切責之　命科部各官分地督運從太監張彝憲之言也　丙戌命謚理學遜國

諸臣　戶部奏江西大水乞改折不許命撫按加意
軫恤奪俸二月己亥刑部浙江司員外郎胡江以撤
稅監因劾體仁尤當罷斥上怒下獄削籍　命巡撫
盧象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洪
承疇剿寇西北象升剿寇東南如寇入秦象升進兵
合擊其監軍道河南戴東旻湖廣苗胙土南直史可
法各往來催運各營糧餉　丙午上諭致治安民全
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
知府一人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
司道知府官各舉州縣官一人亡論貢監吏士過期

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九月戊申詔逮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黃水濟宿遷之運既鑿而黃河故道朝暮遷徙不可以舟於是南京刑科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中河工部郎中胡璉坐贓多論死始首事侵費俱不由璉人頗惜之　壬申閣臣捐助陵工工科給事中范淑泰奏言陵寢失事實由楊一鵬一鵬撤防實由王應熊使應熊不擬此旨何至失事他人可捐助在應熊不宜捐助也應熊大沮上揭引罪丙戌罷　熒惑犯太微　冬十月辛巳巡撫登萊東江備兵援遼恢復金復海蓋贊理軍務兼管

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德元罷廷推山東布政使勞永嘉會吏部請裁登撫遂并罷永嘉特永嘉欲歸計得巡撫御溫體仁許之知登撫且罷遂以永嘉名上永嘉為巡撫三日解任去體仁因機納賄類如此 先是吏部尚書謝陞擬陞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為南太常卿溫體仁難之何吾騶文震孟在直擬旨不必注定南北部執如初譽卿請告吾騶語震孟曰還以太常卿而去陞遂劾譽卿卿家居已久遷除非過格於銓輔而震孟未之知也庚戌吾騶以譽卿事奏辨云皇上詢錢士升士升當必實告士升因言

十月十六日謝陞參許譽卿疏御批改票諸臣共商臣果曰冢臣參疏過重已復述同官意於溫體仁聽首臣議當日情事如此今吾騶乃云首臣私詢士升臣在直幾二載與首臣公見外無交語而忽以私之名相加臣不受也癸丑大學士何吾騶致仕文震孟免許譽卿削籍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鄤當還除拂體仁意已擬謝陞參疏欲奪譽卿俸體仁難之震孟作色擲筆曰削籍科道之榮也體仁夕揭上明日二相同罷由在閣時相持激也震孟素負時望上知遇甚厚乃入相僅兩

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議者惜之 上下詔罪己避殿徹樂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遂至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閭閻彫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憤今年正月復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於是張兵措餉勒限責成不期諸臣失算再令潰決地方復遭蹂躪生靈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今再調援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冰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艱冒險

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除典禮外唯以青衣從事以示與我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太平之日為止文武亦各省察往過淬勵將來上下交脩用天意總督總理徧告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　十一月丁巳逮前庶吉士鄭鄤鄤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而鄤薄於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妾事文震孟既以鄤故忤溫體仁體仁遂發其事以宗達揭入告下鄤獄　壬申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奏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上以其阻詔間親欺妄恣肆遂下子壯於刑部獄　十二月

戊寅城鳳陽　甲申前禮部尚書孫慎行應召至京疾甚命免陛見　先是李自成入汝州自魯山葉縣越光山固始乙酉陷光州南城　己丑吏部尚書謝陞奏乞起廢遂列薦張士範等一百六人云四方多警人才實難或情罪微有可原抑才力尚堪驅使倘蒙湔洗策勵新圖溫體仁力沮之事遂中止　辛丑清兵二十五騎自昌城渡江至朝鮮脅其兵三千人

癸卯賜唐王祖訓會典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綱目忠經孝經　李自成陷和州殺知州黎弘業御史馬如蛟等直趨江浦焚蘆州

崇禎實錄卷之九

懷宗端皇帝九

崇禎九年正月甲寅朔李自成攻固始别將陷靈臺　丙辰左良玉遇李自成于閿鄉陳友福援之良玉斬九十級賊東趨江北又别賊後至自桐柏唐縣偪隨州　戊午故禮部尚書孫慎行卒贈太子太保愼行性恬退然矯矯持風節士君子皆倚重為天啓初争紅丸識者韙之　癸亥賊自霍山六安直攻廬州飄忽千里攻廬州九日塡壕穴城與遺力知府吳太樸固守遂掠全椒破含山巢縣圍江浦南京兵部遣浦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之印

東吳嘉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口營提督總兵杜弘域援之　丁卯以禮部侍郎林釬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壬申別賊焚閿鄉明日從南山而北直至潼關不得入陳永福敗李自成于朱仙鎮走登封密縣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兵有紀律其鋒甚銳聞在關中攻扶風數日破之洪承疇猶在武陽渭水之南其在豫中直趨汝蔡破光州南盧象升尚駐信陽如此畏縮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今奏賊在宜君鄜州當責秦撫豫賊在靈寶閿鄉盧氏永寧當專責豫

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專圖闖王在承疇以孫顯祖王
承恩邊兵川兵等二萬出關由汝魯疾趨光固遏其
迺家在象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兵算兵二萬由息
穎直奔英山六安截其前淮撫朱大典督楊御蕃等
屯於廬霍防其東突應撫張國維以許自強等屯於
潛山太湖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尹以秦翼明等屯
於麻城黃陂防其南衝唐鄧隨之棗間則鄖撫宋祖
舜也時鄖陽棗陽土寇並熾　孝陵樹雷火　二月
己卯寇至太湖吏張如祥餽賊羊酒遂渡濠陷城執
知縣　不屈自經因大殺掠庚辰至宿松守臣

先遁吏民出迎殺村人千餘清兵攻大同馬蓮口有大峪村諸生張桂抗死之　甲申寇圍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等力拒之盧象升救之祖寬以精騎戰城南楊世恩以步卒出城北擊敗之寇北走鳳陽知府支應節却之焚正陽鎮編筏渡河而北一奔懷遠一奔壽州餘奔潁霍懷遠無城不潰遂向靈壁虹縣總督漕運朱大典遣副總兵劉良佐薊遼游擊苗有才等戰蒙城之陳摶橋寇走亳走歸德永寧監軍道王繼謨同副總兵祖大樂逐之　乙酉寧夏卒飢索餉殺巡撫右僉都御史王楫兵備副使丁啓睿撫定之

斬首亂七人　淮安武舉陳啓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今之為文者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見於政事悉其性情任其貪酷是政事文章兩既相悖亦何賴乎科目取人者曰資格用人國初三途並用今則惟尚進士是以明經一科明知歷任有限毋寧貪得以為子孫計若至進士朋比横行清華津要旦夕可致不曰俸久則曰資深及其設施未免以位高互相觀望亦何取乎資格用人哉曰推知行取科道舊例選給事御史以進士舉人教官等項除之今惟選用進士彼受任時先以臺省

自居淩上虐下民既不安又能已于亂乎亦何取以推知為科道哉唯願皇上停科目以黜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横之習蠲災傷錢粮以蘇累困之民而且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礼使其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如此則民怨可平天下可靖矣上異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命遇事直陳無隱其實啓新言甚庸妄當時執政覘上意欲立闢門特典以示異故令啟新伏正陽上門書托曹化淳聞之于内立致侍從使摶擊自效乃啟新亦不之應而上之陰為内外所借終不悟也　己亥總兵楊正芳擊

賊當陽大敗之　辛丑脩太廟　乙巳山西飢人相食　三月丙寅朔工部右侍郎劉宗周奏言痛憤自艱其畧曰皇上以不世出之賢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欲躋一世于唐虞三代甚盛心也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于是厲意恢遠而賊臣以五年之說進至于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繇此耳叅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專尚刑名政體歸之叢脞自廠衛司譏防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叅罰之法

唯核根餉是以官愈貪賊愈逋民愈困而盜賊徧起皇上復設總理設監紀遂至督撫無权封疆之責任益輕將則日懦兵則日驕而且勦限盡賊行間唯殺良報級以幸免無罪使生靈塗炭天下事尚忍言哉夫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幾于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乱為治之机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輕言改作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文武之發政施仁以

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正儒帥以失律之誅特頒尺一之詔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招其無罪而流亡者耑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又言陳啟新宜辨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果有奇効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疏入不報道周尋罷　戊申吳甡奏言聞喜沁源尋縣人飢相食命發三萬五千金賑卹之　庚戌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劾故雲南巡撫右僉都御史錢士晉婪狀并及其弟大學士升因奏辨既以士晉已沒

不問　辛亥臨邑諸生邢王俞上足餉四議不報
諭兵部勒盧象升及河南陝西鄖陽各巡撫尅期勦
寇軍令狀奏聞　庚申賑南陽灾民三萬金　唐王
聿鍵奏南陽游飢有母烹其女者　乙丑國子祭酒
倪元璐奏言昨見湖廣黄安縣學生鄖黄妄言薦舉
列及臣名不勝駭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隱燭幽
而宵人遂以干進薄孔孟爲糠粃綑縉紳爲桃李一
月未久谿涌波騰凡夫游閒失志之徒狡獪生風之
輩無不人驚蔡澤言擬千秋上藐天威下滅國紀至
吳鯤化以部民參及撫按鄖黄以下士薦及朝紳如

是而望天下宣力之臣揚眉昂首以集事致功豈可得乎上是之　戊辰以孫傳庭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大學士錢士升上四箴曰寬以御衆如天之覆不競不絿世躋仁壽曰簡以御下若綱在綱執要則逸紛更則亂曰虛以宅心如鑑斯空以意索照億逆則窮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矯偏執中罔或不凛

甲戌削撫治鄖陽都御史宋祖舜籍祖舜輕逸進之失利亡其印符　夏四月乙亥朔廣東道御史詹爾選奏言挾私倖售刺及陳啟新上切責之　丙子吏部覆中外官薦舉共二百人上召對武英殿　武

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括天下巨室報名輸官籍沒助餉大學士錢士升以首實籍沒衰世之政行之必立致大亂當究治遂擬旨進溫體仁曰上欲通言路恐所擬太重遂改擬既而士升特疏參璡上以士升密勿大臣乃同外臣要譽切責之 壬午總兵鄧祖禹敗賊于鄖陽 大學士錢士升乞罷許之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有所為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士升咸為及體仁逐文震孟顧引士升為証士升亦助體仁及進退已定謀去士升前吳鯤化訐奏即擬嚴旨囑林釬毋

泄言至是士升去位體仁實中搆之廣東道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方奬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疑以為要譽人臣而習于名譽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之利也哉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事皇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將日懦卒日驕聖意欲假之事权也而人見億萬生靈徒以供韎韐之逗留則疑過于右武崇武試重騎射聖意欲以励其不振也而人

見絀德齊力潼則疑緩于數文免覲之說行皇上意在暫甦民困而或疑朝宗之大義反不值數萬之金錢駁問之事繁皇上意在痛懲奸頑而或疑明允之刑書豈能當加等之紛亂具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惧陷罪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拂心愧恨或對衆欷歔輔臣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而竟鬱志以志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癸巳召文武大臣及御史詹爾選于武英殿上怒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廷辯不爲詘問如何爲苟且對曰

即捐助一事苟且已甚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頌繫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論罪左都御史唐世濟議罰俸上以所議涉誇并削主稿御史張三謨籍　令天下生員舉貢兼習騎射　乙酉重濬泇河成　免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　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以閱視關寧太監高起潛請之也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捐助陵工以及城工又助馬價以是報稱為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毋乃沾沾有市

心此臣所謂以利誘也惟念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
急之務不徒為一切苟且之計則亦何事屑屑以言
利為乎　盧象升自南陽鄧州赴襄中同湖廣官兵
進師河南巡撫陳必謙亦討內鄉淅川餘寇祖寬李
重鎮兵由荊門達荊州防其奔軼令秦翼楊世臣等
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時江北賊盡河南賊少大
寇俱界秦楚萬山之中竹山知縣黃應鵬竹溪知縣
魏鎮安鄖西知縣劉伯元俱遁　甲午刑部尚書馮
英罷以論贖藐玩也　清兵薄宣府大同塞下　釋
陳子壯于獄　重慶翟昌進白兔斥之　癸丑頒赦

詔招撫各處盜賊令地方有司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　清江縣南城陷二十餘丈入地深二丈有奇　庚寅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出前大學士文震孟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逮至京德少孤母張氏視甚謹至是母不勝忿日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徼賍二千金戍延綏　壬戌上祀北郊　是月副總兵湯九川擊賊嵩縣敗沒　降盜過天星安置延安復叛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老狪狪混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雒南大嶺而真定順德王剛遺孽復作

陝西盜混天星九條龍等在林縣固原分營闖過
天星敗合謀犯蘭州河州南犯全寧安定洪承疇以
甘肅總兵柳紹宗同左光先追之乾魚池賊仍東奔
命兵部職方司郎中包鳳起賚詔招撫群盜　六
月甲戌朔以吏部右侍郎孔貞運禮部尚書賀逢聖
黃士俊俱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乙亥大學士
林釬卒　丙子前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文震
孟卒　夜子刻有大星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
南流東聲如雷　己亥巡撫河南陳必謙趣南陽令
南陽知縣何騰蛟諭淅川賊不聽總兵鮮進忠自請

往被殺 清兵入喜峰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死之時昌平垂陷肇坤悉散家人策馬冒陣死積尸北城下時暑月迨兵退始出之以殮事聞上猶遣勘以北城誤奏北門而上心知昌平無北門也久之贈太僕寺少卿 清兵攻居庸關昌平北路大同總兵王樸馳援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乞免許之元璐見忌於同邑左庶子丁進因嗾誠意伯劉孔昭訐之也 丁未清兵深入己酉清兵間道自天壽山後至昌平隆丁二千人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戶部主事王桂趙悅提督太監王希忠等皆被

殺初巡關太監及御史王肇坤開門納降丁至是卒為害　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門　庚戌清兵薄西山攻犂華城守將姜瑄却之時謀南下偽遣副總兵黑雲龍書約内應以雲龍勇敢欲計去之上召諭雲龍令誘清深入雲龍出設伏西山北隅清兵知之引還良鄉　壬子昌平叛兵薄西直門清兵屯清河抄河南出　兵部傳檄徵山東總兵劉澤清五千人山西總兵王忠猛如虎四千人大同總兵王樸保定總兵董用文各五千人山永總兵祖大壽萬五千人關寧薊密各總兵祖大樂李重鎮馬如龍共萬七千人入

援　唐王聿鍵奏請率兵勤王不許　丙辰召廷臣
於平臺問方畧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户部尚書侯
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
郎朱大啓請立營城外方可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
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急計莫若捐助　丁巳
免應天五年以前逋租　清兵攻寶坻入之殺知縣
趙國鼎　壬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盩厔擒闖王
安塞高迎祥及劉哲等　癸亥兵部尚書張鳳翼自
請總督各鎮援兵出師許之賜尚方劍給萬金賞功
牌五百以監視関寧太監高起潛為總監南援霸州

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為提督同山海總兵張時傑
屬趙潛給三萬金賞功牌千購賞格兵科給事中張
第元監軍巡撫遼東方一藻守山海關　清兵入定
興殺前光祿寺少卿鹿善繼又入房山　丙寅上聞
清兵焚昌平攻鞏華疑有歸志諭兵部聯絡京軍
以前司禮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閱軍
八月壬申朔唐王聿鍵率護軍千人勤王汝南道周
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命勒
阻還國以天壽山守備魏國徵總督宣府昌平京營
御馬太監鄧良輔為分守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

協太監杜勳分守　癸酉初昏有大星西流有聲色赤　丙子王樸及清兵戰於涿州己卯清兵入文安尋入永清分攻灞縣遂安雄縣　庚辰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太監提督天壽山者曾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行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內臣耶　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宣大梁廷棟及總監高起潛于涿州南　兵部奏故輔馮銓力守涿州亭士却厰功可嘉總督宣大梁廷棟亦盛稱之　乙酉清兵攻香河因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藎自經明日遇還兵蘆溝橋趨東北至懷柔大

安入西和　丙戌清兵自香河趋河西務　戊子呂
廷臣於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劾督師
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禎首叙內臣
守禦功為借撓又請罷內臣督兵上弗善也是日上
怒甚曰仇維禎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欲因朝對
重治之會大雷雨上意解乃議謫　辛丑清兵雄縣
而北攻陷城堡甚衆張鳳翼自京出梁廷棟自南至
俱躡之不敢擊鳳翼屯遷安之五重安從鄧林奇之
計固壘自守清兵出建昌冷口守將崔秉德請率兵
邀其歸路總監高起潛令半渡擊之實望速歸不敢

邀戰也永平監軍劉景輝忿之欲獨出戰士民挽之不聽乃戰遷安之棗村河夜擊殺一二百人鳳翼在五重安經旬不出　九月壬寅朔清兵出冷口凡次次第引歸四日始盡高起潛等度盡退始進右門山報斬三級　癸卯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卒于行營或曰惧罪飲藥也　清兵攻朝鮮登萊總兵官沈冬魁登島總兵官陳洪範進師耀州北岸　己酉以盧象升為兵部左侍郎總督各鎮援兵賜尚方劍　庚戌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紅山溝山永巡撫馮任禦却之　辛酉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梁廷棟免尋

卒其後刑部論辟廷棟留心邉務喜談兵及出衛一籌莫展遂鬱鬱以沒　辛未皇五子慈煥生皇貴妃田氏出也　丁巳上手諭兵部曰邉儲難緩帑匱民窮令兵部司官借武清侯李成名四十萬金發關寧借駙馬都尉王昺萬煒冉興讓各十萬金發大同西寧令工部借太監田詔十萬金治冑借魏學顏五萬金治營舖事平帑裕償之如尚義樂助從優奬叙

冬十月壬申朔禮科給事中馮元飈上言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如謚法五年一舉今或再訪而無一報曆數終古不易今持各是

而滋大疑至若實錄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歷朝以來雖御史長久實錄之成無踰數歲今熹廟七載豈待九年何狥何疑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偷惰也上是之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臣出國門至天津始知陵園破昌平而南臣窃痛之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天下禍亂一至於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寘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朝政日隳邊政日壞今日之禍

實已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今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纍〻若〻猶靦顔在位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一一為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與乎臣於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

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不能用才之患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于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权將置撫按于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今日國士品之所以日壞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

首輔溫體仁鮮矣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退小人進君子挽回世道仍急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脩職業不再以人國為僥倖體仁所為桑榆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報　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兵科給事中宋權言皇上令科甲並用內外並轉而吏部止用乙榜以充進士所不欲選之地故各邊各衛之道臣皆乙榜而進士居閒地各邊各衛之巡撫皆外職而京官自轉京卿雖設創法止以營私時廷臣力護甲科故權言及之　甲午賜閣臣及太監曹化淳等綵幣時各進馬也　命採銅鐵鉛銀

等礦以諸國用　十一月辛丑朔上南郊告廟　丙午叙京師城守功提督京營成國公朱純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協理戎政兵部尚書陸完學進太子太保廕正千户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廕指揮僉事各世襲賜金幣其餘文武大臣内員陞賚有差初曹化淳提督京營収用降丁凡城外皆稱京營降丁而所収降丁已叛於昌平矣　己巳叙先年守黔功故巡撫李標巡按史永安各進一級賜金三十故總督王三善加贈太子少保立祠　庚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尚書霍維華戍上謂逆

案槪不舉用世濟欺蒙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戍没閏月論世濟罪戍邉 是月廢唐王聿鍵為庶人以前擅兵入援也 十二月辛未朔先是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之弊至是吏部覆陳上切責之以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科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 丁酉召廷臣于平臺時清兵十五萬騎侵朝鮮皆西人及孔有德耿仲明為先鋒 上恐來春復至邉命邉臣增兵築堡 是冬歲星犯執法

崇禎實錄卷之十

懷宗端皇帝十

崇禎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　以程國祥爲戶部尚書　甲辰常熟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蓋怨家嗾之也疏上溫體仁脩憾命逮下刑部獄幾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冤發從儒等陰謀立枷死　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　二月甲戌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遣朝臣趣各省逋賦　庚辰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孫振貪穢不職

先誣學臣袁繼咸山西丙子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
命并逮孫振訊之繼咸守官奉功令廉介自持自書
奏外無長物近之推督學政者必稱焉　壬午吏部
尚書謝陞罷以田惟嘉代之　總理淮揚鹽課太監
楊顯名劾前巡鹽御史張養高欽舜共侵稅額詔逮
養舜欽養先卒下撫按錄其家　三月庚子朔時太
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皆家居倡復社以
敦古學海內靡然趨之奸人陸文聲奏陳風俗之弊
由于士子士子皆以復社亂天下上乃命南直提學
御史倪元珙覈奏元珙因極言文聲欺妄上責元珙

崇錦降光祿寺錄事　辛亥叙邊功進温體仁太保廕中書舍人張至發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並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廕子入國子監　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倧走澤村山城于是平壤王京次第皆下李倧力詘降尋又走紅華島執其世子更立李㥠為朝鮮國王乃命總兵沈冬魁陳洪範相机進援朝鮮甲寅賜進士劉同升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庚午朔命南京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覈兵馬械杖　壬申清兵自雲從島入皮島副總兵白登庸提督陳洪範俱遁癸酉清

兵五萬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　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唐世濟逆宋學顯張盛美上不聽人劾體仁受霍維華之賂令唐世濟轉薦上慰諭體仁命廷臣議處國弼奪撫寧侯爵　薊州雷大焚東山二十餘里　戊寅清兵陷皮島先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水陸夾攻再晝夜守兵戰敗副總兵金日觀死之沈冬魁即焚倉粟攜家登舟走石城島陳洪範亦自廣鹿島至　以旱釐諭清獄發帑金八千賑灤州昌黎　是月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南道楊于國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

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争　閏月壬寅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直隸湖廣河南四川山西陝西軍務督勦流寇　乙巳河南道御史許自表劾温體仁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其肆螫同官脩怨營私未嘗為朝廷用人以致衆止絶跡上怒降上林苑典簿　戊申諭百官求直言兵科給事中李化龍言甚切至謫外　新安所千户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及元輔温體仁昇棺自隨上怒下刑部獄廷杖戍遼西武卿沁源大雨雹　以鄭三俊為刑部尚書　庚戌

(86) B12

命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甲子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今日之旱殆非尋常災異也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又遇驕陽亢旱吳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并空矣而所以斂怨干和者皆理財為之害也財用別無足法恃有政事國朝酌定經制千古稱善今者不念下民卒癉但云急當治標自增兵而民始不得安其身更加餉而農始得不有其食有兵不練兵愈增而餉愈難措有餉不核餉日加而兵愈得冒即今核寔之使四出而抽赴屢聞清派之令日嚴而占冒未減可謂有

政事乎若夫輔成君德安攘中外尤在相臣賴其決
策今俱泯默未有關也此瞻彼顧狥私結黨盖自八
九年間拂戾干和之事始未政本積於四海又何怪
天旱地折日食風變之屢見哉上怒下汝燦於獄
丙寅許寧遠伯李成梁世襲　五月戊辰朔踰南陽
逋祖　壬午島兵殺監軍副使黃孫茂副總兵白登
庸走降于清兵時已封孔有德恭順王耿仲明懷順
王尚可喜忠順王　兵部尚書楊嗣昌薦前總督薊
遼傅宗龍巡撫宣府陳新甲俱可佐樞上是之　己
丑前刑科都給事中傅朝祐請行寬恤之仁効溫體

仁六罪上怒下之獄　丙申以黃道周為左春坊兼翰林院侍讀黃道周上言安邦致治為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綰潮天下之具也臣觀陛下每值天戒輒嚴避省躬率先筆下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皇上凡天下亂化轉移陰陽若否皆視當寧之心氣心敬則天下敬心靜則天下靜氣和則天下和氣平則天下平當寧之心氣既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屬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怒色爭積漸以來國無是非郡邑長官苟且塞責然其視聽一繫于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

賂上樂鉀歎則下樂嶢險上喜告許下喜誣謗今天
下嶢險誣謗之徒羣聚京師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
陛下下詔求言省刑清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
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
端清獄之端出于惻隱惻隱爲仁充仁一人之仁即
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雉羅之嗟求
言之端出于是非是非爲智充知一事之知即知萬
事君子猶有畸偏之誤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
知智之端感發甚宏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雖曰清
強何益理亂之數當今時勢所最急者唯在訓練軍

士以固邊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起抳鱗強項之臣雍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為皎日祥雲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臣雖長往泣幽無怨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鶉火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朔夕合火宜脩平火政損抑威先明春熒惑在于大火徘徊氐房心尾漢臣蓋勲曰在外而內陳兵顯則不武陛下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內勝算自饒何必使舉朝精神敝于兵餉刑獄之下哉

上不懌切責之

戊申大學士温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吴本泰護歸体仁在事諸臣攻者後先相

繼故不得已求去體仁掄守自厲未嘗納賂其庇黨
排異亦因事圖之深機密械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
陰為所假上亦不之疑　山東河南飛蝗蔽野青民
大饑　秋七月己巳以陳睿謨為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南湖北以史可法為右僉
都御史協理剿寇軍務巡撫安廬池太兼轄光蘄固
始廣濟黃梅德化湖口等縣　丁亥寇陷六合圍天
長　八月戊申寇入鳳陽掠器械而去渡河分往河
南泗州　以吏部左侍郎劉宇亮為禮部尚書左僉
都御史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直

文淵閣　工部員外郎駱方璽請外方璽奏皇上以
廷臣不足用中官而內臣邀此曠典必能捐軀報主
惟皇上善用中官故中官為皇上用刑科給事中何
楷駁其道內呈身吏部以削籍請上手勑降調外職
癸丑禮部請皇太子出閣就學許之　庚申上登
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總督成國公朱純臣協
理京營戎政陸完學以營兵屯宣武門外上善之召
登西南城樓賜之酒三爵并以金卮酬之辛酉閱外
城以南城譁詬加築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呂馬光忭
總理分任濬大濠于五里外壞塚墓亡算工未竟而

止甲子脩天津通州城　九月丁卯張獻忠東掠儀真揚州告急命督理太監劉元斌盧九德選勇衛營萬人往援　己巳關寧太監高起潛言偵諜四五十人服飾如漢專採內地命嚴緝之　辛未兵科給事中錢增上言清兵漸駐瀋陽內地防邊之局不止防秋已巳之入非隆冬乎防海之局不止防登萊今已朝鮮保毋乘風以海為虛聲而或懈我各邊之城守以邊為實着而或乘我沿海之踈虞所謂必防其隙也　癸酉叙寧夏功洪承疇蔭錦衣衛千戶故總督楊鶴贈太子少傅　辛卯戶科給事中葛樞以熹廟

實錄十年未成因劾副總裁禮部右侍郎朱繼祚前預脩三朝要典公論不容由去輔溫體仁引入上不問　是月中旬每晨暮天色赤黃占曰日空主兵識者憂之・冬十月丙申李自成自七盤關入西川丁酉陷寧羌州壬寅陷昭化整江癸卯犯劍門閣甲辰陷劍州乙巳陷梓潼戊申寇入趨綿州江油薄成都

甲寅定東宮官屬禮部尚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鐸國子祭酒屈可伸侍班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右諭德項煜翰林脩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直講讀越數日項煜楊廷麟各先後讓

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多偏近且號三罪四恥七不如至云不如鄭鄤夫蔑倫杖母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豈可為元良輔導刑科給事中馮元飈薦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　十一月己巳夜太白在析木宮如宿初度七十三分　以司禮署印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太監李明哲提督五軍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庚寅楊嗣昌請限剿寇之期令陝西巡撫斷商南雒南鄖陽巡撫斷鄖西湖廣巡撫斷常德黃州安慶巡撫斷英山六安鳳陽巡撫斷潁亳

應天巡撫截潛山太湖江西巡撫截黃梅廣濟山東巡撫截徐宿山西巡撫截陝州靈寶保定巡撫扼渡延津一帶總理熊文燦提邊兵太監劉元斌提禁旅河南巡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合剿中原從之

癸巳冦陷靈璧　十二月乙未朔日食　辛丑戶科給事中丁允元劾大學士賀逢聖凡有疏揭輒驕人謂我為之如汪　龍宵人也逢聖力為推舉高攀龍左光斗業蒙聖鑒又加廢斥是非邪正顛倒如此上不懌謫福建按察司照磨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冦　吏科給事中劉含輝言秦中開採非便

不聽　辛酉進外戚田弘遇太子太保左都督罷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　戊辰吏科給事中陳啓新奏去年順天解元馬之驪文體荒謬主考黃景昉劾吏科與衡文之权啓新非知文之士摭肆譏評殊屬厚顏上竟停馬之驪會試　總督盧象升上言剿賊需兵用兵需餉此恒理也乃今日兵少而寇多兵飢而寇飽兵勞而寇佚日復一日愈剿愈繁生靈塗炭已甚事至此不得不用權宜矣臣有阻寇疑寇亂寇之法一立寨團築濠塹以阻寇一挑鄉勇設游兵以疑寇一收資糧斂頭畜以饑寇上是之

安慶生蔣臣奏閣臣孔貞運會試錄文沮抑薦舉
因著皇明薦舉考皆採集寶訓諸書通政使張紹先
因言薦舉考事係陳言并取以聞閣臣忿之搆于上
言稱以祖訓為陳言大不敬命議紹先等罪　甲戌
召林欲楫為禮部尚書

崇禎實錄卷之十一

懷宗端皇帝十一

崇禎十一年春正月乙丑朔上以任丘清苑淶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官貪縱不法命逮入蓋內調得也因責撫按不先劾溺職且言近畿如此遠地可知命部院申飭　丙寅大學士王士俊罷　戊辰日講官吳偉業奏首輔張至發黨附溫體仁新猷方始故轍猶存乞申諭改圖以收後效　己巳諭史館四人值召對記注仍于閣臣閱進　辛未享太廟　壬申光澤鉛山間有棋山妖人假燒香聚黨謀逆丙子夜

圍鉛山城分守湖東道林日瑞預聞爲備次日擊敗之棖棋山破散其黨　戊寅工科給事中傅元初請開福建海禁通市佐餉命部議行之　壬午皇太子冠明日御殿受賀　戊子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　癸巳蠲漢中逋租仍賑之　諭曆法仍遵會典行大統曆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許張守登等旁攷推測

二月己未朔吏部尚書田唯嘉以保舉試授知州五人知縣二十一人州同知三人判官五人縣丞主簿各七人　寇陷瀘溪縣　辛丑皇太子出閣就講文華殿　癸卯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

總兵官鎮守湖南任學欽薦故丹徒知縣張放因極
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上竟命
任學官總兵一時異之　下刑部尚書鄭三俊于獄
初寶源局鑄錢穴墻搆奸又有隱屯豆七千餘石者
事下刑部如律擬罪上以為輕屢覆如故并逮郎中
熊經主事駱方璽王家錄訊之　丙午御經筵畢召
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
選孰為得人少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數
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
須深加培養既復班又詢之對曰立朝之才本乎心

98 B12

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府未講形勢要害事既不效輒調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之用也庚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等竟欲折漕一年事豈可行楊廷麟奏言自溫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章二臣皆敗薦者無恙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色動默然久之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

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入賀上言鄭三俊昔事神

祖歷著勞勩追事皇上十年矣一生風力屢挫奸佞四壁蕭然素樸清骨今為司寇炊烟不繼下理之日奸胥斃後酌酒相賀庶介之風尚可想見雖一時勝守城例往復移會似属推諉罪誠有之至於朋謀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皇上始終保全當三俊考滿人皆以得進勳階為榮獨乞身再三不蒙俞允向令皇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豈不為熙朝優老盛事乎而忽釀戮法之罹三俊之辱亦朝廷之辱也失出臣子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過深督三俊將來必承順風旨以鍛鍊為能事而反負皇上慎

獄之本意矣庚戌上御門召諸臣申飭釋三俊于獄令其回籍雖諸臣互救上亦知其清節也　山西代州知州郭正中奏先臣吳與弼陳真晟蔡清羅洪先羅汝芳宜從祀孔子廟庭報聞　諭兵部開採山西陝西河南山礦以部覆不便而止　李自成初奔蜀寸身入楚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遁去

西安大風霾　三月丙寅挿漢部目赤食等六十騎薄張家口講賞明日又二百騎犄索參將姜名武乞倫之　丁卯大同大雪　戊辰清兵攻宣府羊房膳　甲戌晉江諸生蔡鼎奏言臣嘗西游宣雲見宣

府之右衛膳房柴溝平野低垣夷騎殆數百里雲中之鎮邊守口坦迤亦然是宣雲之有可慮也雲中頻年飢荒士馬銀食較宣尤甚巢丕昌孔有德之徒奸謀相引豈可不早杜耶所入果在宣府則所中必及真定保定以向所未及其掠必孚龍門紫荊綢繆止在此時凡關內郡縣最衝次衝皆宜增險設旅擇吏中法關外諸堡或併或棄或增或減亦當早定以重邊防通政司格之不上　四川寇走階文間總督孫傳庭令總兵曹變蛟截剿自趨鄠縣策應工科給事中吳宇英劾其縱寇入蜀不問　戊寅大學士賀逢

聖致仕　逮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王維章總兵侯良柱初陜西盜破寧羌趨廣元白水犯龍安府出錦州直犯成都大殺掠仍出階徽向陜西北襲　乙酉司經局正字黃應恩削籍應恩交通中外出入中官門舊制詞臣於中書特從吏即積資至九卿不得鈞禮張至發外入廢掌故應恩挾中官重心益驕翰林院簡討楊士聰與語不合即具奏又移書至發責數之至發陰右應恩而應恩撰故總督楊鶴贈誥文呈失註職名上怒其違玩大理寺副曹荃又劾應恩通賄并劾至發遂下應恩獄論死　吏部尚書田唯嘉

免兵科給事中凌義渠劾其貪贖也　丁亥總督川
湖雲廣貴州軍務少師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朱燮
元卒燮元浙江山陰人萬曆壬辰進士知蘇州有惠
政奢寅叛是時燮元為四川布政使力守成都進巡
撫卒平其亂進總督明敏有器度善用人黔蜀多故
所向成功安位納土西南賴之年七十三予祭葬贈
太師世錦衣衛指揮使　癸巳兵科張縉彥奏言臣
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
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
合賊之乘時在夏秋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

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文詔等奪門砍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部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在光先費邑宰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李卑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殄也過天星老狗〻混十萬等所破城邑亡算或本日即出或一二日即出官兵未至登已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殄也賊入晉豫以來分頭成夥在秦西安延慶鞏平漢興商雄既無處不被賊而汝雒關歸黃潁亳以及江北又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盖分股

以掖其黨牽掣我兵故見多也若可天飛之賊合于鉄角城則盡殲不粘沿之賊合於西川亦盡滅即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合漢中出棧道関歧一可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不利也今若殺賊唯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畨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枝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

叙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是月新鄉雨黑水　是春熒惑在大火徘徊氐房　夏四月丙申奪總督洪承疇爵仍侍郎總兵左光先曹变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　戊戌新廠灾斃七百餘人　先是總理熊文燦專主撫盜張獻忠佯許之文燦請貸其罪安置保康山中報可獻忠求襄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遷延未就是月辛未降于榖城文燦受之工科給事中沈胤培疏爭之不得於是諸賊並輕王師蔓不可制　甲辰以劉之鳳為刑部尚書

乙巳御經筵畢召六部諸臣楊嗣昌述孟子善戰者服上刑語蓋欲款塞借之窺上指上曰此昔賢為列國兵爭奈何欲出漢人下策今後勿復爾、又言湖廣巡撫余應桂任將之失嗣章等上章引罪　戊申兵科都給事中姚思孝奏言開市撫賞目前一大机也但不即輕給稍示鄭重彼遂其欲吾亦濟其事何損威失體之憂楊嗣昌覆奏先朝封貢撫賞名甚尊體甚正今又一時也暫退政我成事之會密詢還臣各出所長臣何敢偏執以防大計　大學士張至發罷孔貞運致仕　己酉丑刻熒惑逆行尾八度掩

于月自春至秋熒惑守尾百五十餘日始退上諭礼部火星違度朕先素服減膳其諸臣各引罪修省

辛酉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爲班遍進問足食計知縣魯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上拔第一

五月癸亥朔總督盧象升乞守制總督大同山西等處御馬監太監陳貴奏留從之 兵科給事中錢增劾楊嗣昌主欵非是嗣昌引罪 丙寅以商周祚爲吏部 尚書 己巳浙江提學僉事劉鱗長言七事曰尊聖道曰卹靖難諸臣曰定禮制出繼子爲本生父母喪服小祥

內服斬衰稱降制小祥外如伯叔服稱心制曰射禮曰訪逸才曰清庠序曰重教職禮部議之　楊嗣昌奏言臣聞月食五星古來變異史不絕書然亦覩其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昔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唐憲宗元和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當陰國主上脩德以召和治內以感外必有災而不害者矣丁丑工科都給事中何楷上言火星四月廿六夜逆行至尾

八度爲月所掩今五月望日已退至尾初度漸次入心古人皆言月变脩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盍先省刑今爰書之煩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結之案先後纍ゝ誰復過而問爲會典熱審事例有輕重因犯急與問理及出獄聽候之令今亦可倣而行之楊嗣昌繼ゝ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款塞者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念皇上察之　癸酉許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盧象升守制　戊寅遵化喜峯口雪三尺　丙戌始定高墻罪宗五年審例又京師官民殊死以下許保候即結　六月癸巳安民廠災傷萬餘人武庫錢空發五千金賑卹　召陳新甲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先是有旨并推在籍守制盖揚嗣昌為新甲地也　丁酉湖廣道試御史林蘭友劾大學士張至發票擬屢誤經畫無聞并言兵部尚書揚嗣昌主畫中樞束手無策惟求市賞苟且僥倖是豈皇上所以奪情意乎忤旨譎外　辛丑召惠世揚為兵部右侍郎　己酉召吏部

尚書商國祚等見于中極殿諭以新維馮元飆巡撫陝西元飆殊非巡撫才餘各問兵食計戶部尚書程國祥言京師債房月租及天下會館租歲可得五十萬工部右侍郎蔡國用言崇文宣武街石除中道外可培脩外城識者哂之　丙辰以盧升象為兵部尚書仍總督候代　乙卯以禮部侍郎傅冠戶部尚書程國祥兵部尚書楊嗣昌工部右侍郎蔡國用俱為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大理寺少卿范復粹俱除禮部左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嗣昌仍署兵部　是月京師山東河南大旱蝗清兵屯大

青山議和巡撫遼東方一藻奏聞以我弱引隆慶封
俺荅故事兵部尚書楊嗣昌陰主之　秋七月戊戌
朔命楊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預直
閣素服進朝日講召見如常服隨班先是嗣昌奉詔
于二月趨朝時父服闋十八月母服纔五月也工科
給事中何楷劾楊嗣昌入閣吉服忘親上以楷苛求
切責之　己亥前少師大學士温體仁卒贈太傅謚
文忠甲申廷議以體仁奸佞異常貽毒深遠宜削謚
廕以貽公道遂奪其謚　少詹事學士黃道周奏言
宣大總督部推有在籍守制之命遂擧陳新甲天下

即之才未宜移借及此也陛下亦念在廷諸臣豈無一定策敢謀者而空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責其成功萬萬不可又力斥欵議曰無論必不可欵欵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欵矣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而遽謂欵之後可撤兵中原以討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　召文武大臣於平臺及黃道周上諭吏部尚書商周祚枚卜濫徇周祚引咎次問楊嗣昌哨騎六千送砲各路索何對曰今秋事殆未然又塞外險阻車砲恐非所便次問道周曰朕自御經筵後畧知學問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

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爾前疏時適當枚卜果
無所為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
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已有劾
疏臣以同鄉恐涉嫌疑上曰今何遂無嫌耶曰天下
綱常還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且臣所惜者綱
常名義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伯夷
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為廉未可為
清也道周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怒
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奪情蔑倫嗣昌即出曰
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敦

追甚至黃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企之乃今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鄤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鄤何言綱常耶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豈得為比上曰嗣昌薦陳新甲何云邪徑曰臣不識新甲但蜀人皆言之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褊激忿口叱道周去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

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祗成佞口道周又辨忠佞之
分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道周放恣此已為優
容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
戊申趣錦衣衛上鄭鄤獄　庚戌翰林院修撰劉
同升編修趙士春各疏救黃道周劾楊嗣昌衛景瑗
疏如之甲寅工科都給事中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又
申救道周遂降楷二級調用蘭友降一級尋謫道周
江西知事劉同升福建知事趙士春簡較　丙辰以
李侍問為戶部尚書　翰林院侍讀王鐸上言聞朝
廷有撫和之議不勝愕然損雷霆之積威修金繒之

輕舉臣之所大慼也時傳楊嗣昌方一藻及太監高起潛密發黃金八萬銀十萬講款刑部主事張若麒乞錄當日召對語以示中外報聞　八月辛卯朔洪承疇報陝西賊剿降略盡先是賊自蜀還陝西為龍安土司邀擊賊奔潰餘半出山谷承疇勒兵以待大敗之乞降各級免死票發原籍仍檄郡縣各與安置於是賊衆盡散李自成獨乘騾日行六百里走商雒龍駒寨至淅川老㺯〻營臥疾半年餘後以數百人仍攻剽　丁酉安定門火藥局復災　癸卯流寇自虹縣陷睢寧　勑戒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

都督袁祐務并諭外戚郭振明等曰爾輩姻聯帝室祿享天精唯有厚德養儉以保身名乃或蔑棄禮法凌虐黎庶人怨天怒上干國法即撫心自悔嗟何及矣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鑒分別善惡各有報驗足示勸戒特賜省覽其共勗之時外戚張春等誆財虐民厚徵子錢奪人田宅子女故有此諭　癸丑大學士傅冠致仕　屬部哈喇等求款市總督宣大盧象升以聞　九月丁丑逮南京御史成勇勇劾楊嗣昌不終喪制忠孝兩虧上怒逮訊之　先是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焜芳劾前巡鹽御史史䇽侵鹽課事時䇽

已授太僕寺少卿逮下獄至是奏辨具言焜芳朋黨奸貪狀不聽奪焜芳等　清兵約西人大舉分入西協牆子嶺中協青山口牆子嶺險峻因蟻附而上三日夜始入內地人俱困乏竟無人襲擊之者總兵吳國俊守牆子路戰敗走密雲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吳阿衡敗沒于密雲初監視太監鄧希詔誕日阿衡及國俊等俱赴賀聞警倉猝而回調禦失措故及于難清兵入牆子路侍青山之衆以越邊安薄豐潤遼東副總兵丁志祥竇濬等來援夜戰清兵稍退引而南下　冬十月庚寅朔戒嚴京師守備徵遼東前鋒

總兵祖大壽入援留巡撫方一藻朱國棟陳祖苞分
守命總督宣大盧象升以總兵楊國柱虎大威進易
州出其左且陛見移青登萊天津之兵出其右檄總
兵劉澤清以山東兵遏其前高起潛為應援癸卯召
文武大臣及總督盧象升于武英殿上問象升方略
對曰命臣督師臣意主戰上色動久之下懌曰朝廷
未云撫乃外議何遽信也象升因言清勢甚盛事机
難料或偪陵寢以震人心或趨神京以撼根本或分
出畿南扼我粮道我集兵偏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
四應又散出無功兵少不偏食少生亂事皆可慮上

壯之命出與楊嗣昌議象升甫言戰嗣昌消阻齕不能語徒戒勿浪戰象升徑趨別還昌平甲午象升以兵三萬扼昌平時清兵日南不可遏象升曰召諸師約曰刃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令各選勁卒期八月十五夜分四路襲營高起潛遺書阻之象升請分兵楊嗣昌以宣府大同山西兵屬象升號二萬象升誓師于鞏華城刻期赴齊即慷慨涕下如雨嗣昌不能平亦思有以阻之奉命令赴通州就起潛不應嗣昌又促之象升嘆曰嗣昌不過授意總監撓我師期耳恚甚會嗣昌赴軍中象升曰公等堅

意撫款獨不言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象升握尚方
劍今日顧唯：從若議袁崇煥之禍且立至睫不畏
禍寧不念衰衣引紼之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
國將忠孝胥失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既而曰
公誤矣誰言撫者象升曰周元忠赴彼講款數日往
來其事始薊鎮督監受成于公通國共聞誰可諱也
周元忠蓋醫人賣卜者善遼人故遣之清時亦以事
重大乃令醫者講款不信欲斬元忠乞哀乃止時上
憂甚嗣昌密奏曰臣惟不南耳果盡南不果捐數十
城我援師麕集可使隻輪不返上善之 壬寅撤召

孫傳庭洪承疇入援　甲辰高起潛部將劉伯祿兵敗于蘆溝橋　戊申命諸大臣分守都門　雲南道御史郭景昌因召對言楊嗣昌調度失宜并列太監高起潛備禦失策狀上不荅景昌退上書劾嗣昌事小樂天之說起而遂無事大畏天之心致邊備日弛將士觀望互相欺飾彼自謂有學有才實一無膽無識之小人耳蓋學不知盡忠竭孝學之蠹也才以供飾奸掩非才之賊也聞入口魂魄墮地手足無措託言輕戰必誤封疆追虜深入失機位況言未必入今已至口矣又言清無火器今且載砲入矣唯乞皇上

立誅嗣昌正其誤國之罪疏上不問　十一月辛酉京師閉門自守　癸亥清兵良鄉高陽涿州向河間自入塞分四道一趋滄灞一趋山東濟南一趋臨清一趋彰德衛輝　丙寅召對文武大臣并召工部給事中范淑泰淑泰曰今兵已臨城尚無定議不知戰款何出上問誰款曰外間皆有此議上深憂餉詘寺丞戈允禮因言借貸淑泰曰戎事在于行法今法不行而憂餉即雨金雨粟亦有何濟上曰朝廷之上何嘗不欲行法大學士劉宇亮自請視師上壯之旋又自改察閱上不懌　以翰林院編修楊廷麟為兵部

贊畫主事赴總督盧象升行營先是廷麟上言陛下有大臣無禦侮之才高起潛方一藻曰當欵楊嗣昌亦曰當欵吳阿衡曰欵必可恃嗣昌亦曰欵必可恃表裡煽謀宣情泄弱閫之咸有侮心一旦東西合約墻嶺失守欵之誤國遂至此極也唯冀陛下赫然一怒明正言欵之罪諭督臣集諸路援師不從中制其先在擇士其次在據勢其次又在用間今事鮮任人而專任嗣昌閣人語戰色變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根國有若人豈社稷之福哉既改官從軍象升謂廷麟曰勢甚盛官兵趣之不返山陵即

迫京師我兵寡食乏不戰益輕我如戰必生他端公
為我往眞定與諸臣守乞粮我且恚兵誓一死報國
耳　丁卯清兵薄景州太監劉元斌聞召走德州
清兵入高陽少師大學士孫承宗死之始清兵攻三
日且退淩晨譟城下守者亦譟軍中某善兵法者曰
此城易破也承宗被執自經子尚寶司丞鑰貢士鈐
等俱死知縣雷之澍遁免承宗萬曆甲辰廷試及第
生平博涉羣書尤諳兵書總理關邊時整頓兵馬按
行險隘用遼士撫而人甚有功于邊疆承宗既狥難
之澍宣言孫相故靳餉生變當事惑其說未卹己卯

始復原官予祭九壇贈太傅　己酉清兵入衡水武邑棗強雞澤文安霸州阜城　甲子括廢銅鑄錢

清兵薄德州渡河歷臨清分道一趨高唐一趨濟寧合于濟南，十二月辛卯命大學士劉宇亮督察各鎮援兵尋盧象升兵部尚書仍同高起潛戴罪初欲以孫傳庭代象升薛國觀楊嗣昌奏易帥恐緩期不若留象升責其後效　乙未吏部尚書商周祚罷

丁酉命洪承疇入援時清兵連破平鄉南河沙河元氏贊皇臨城高邑獻縣　戊戌賜孫傳庭尚方劍總督各鎮援兵　庚子大學士方逢年罷　盧象升戰

于賈庄敗績死之象升所部兵不滿萬而清兵分道至勢甚盛象升戰慶都斬百餘級總兵楊國柱虎大威又接戰殺傷相當象升銳志合兵將伺其隙夾擊之而上督戰甚急象升遂分兵援真定身至保定決戰至藁城請楊廷麟曰公回真定力求高起潛相援起潛不報去營近五十里意引兵走臨清象升將兵五千乏食哀呼莫之應晨出帳北向拜曰吾與爾輩並受國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衆皆泣於是拔程兼程至賈庄擊賊射一騎殪之清兵合圍象升軍疾馳衝之清兵退象升曰今雖勝彼必忿集乘我慎勿

急明日清兵突象升營象升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戰不勝且卻象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效命之秋也毋自愛乃招後騎皆往奮刀督戰身中二矢二刃猶號呼不已馬蹶遇害年三十九大威國柱皆潰圍出起潛聞之欲西遁皇遽還東行二十里值伏師潰僅以身免大學士劉宇亮次定州聞敗仆地遂入保定總督孫傳庭行營而象升以嗣昌起潛媢之謂象升曰實不死迨十五年予祭葬贈戶部尚書謚忠烈是役也失亡萬計部將千總張國棟趨報嗣昌嗣昌欲增飾象升退怯狀擾以上聞國棟不肯承

嗣昌怒榜掠倍至終不易奮身曰死則死耳誣忠臣爲逗留義實不忍初象升與嗣昌爭事時忤嗣昌爲秦檜嗣昌怒曰君其自爲岳飛至是果爲嗣昌所陷云 丁未以總督兵敗削楊嗣昌三級失城各官余世名鄭以誠侯光國葉夢熊逮下刑部論辟 以御馬太監邊永清分守薊鎮西協 兵部贊畫主事楊廷麟以盧象升事聞上謂大臣陣亡雖可痛悼但恨其調度乖錯蓋楊嗣昌中之也太監高起潛懼并罪遂諱象升死嗣昌復遣帳下卒三人往驗報死狀切責之二人因模稜以對有俞其對復如前竟杖斃爲

更命順德知府于穎斂之穎曰目者從定州城外得尚書遺骸雜刀中矢血漬麻衣上設祭泣軍民莫不雨泣　清兵連入昌平寶坻平谷薊霸景趙清河良鄉乙卯入東昌撲師四集俱觀望莫敢擊中外切齒丁巳陷王田知縣楊初芳降諸生桑開基死之

崇禎實錄卷之十二

懷宗端皇帝十二

崇禎十二年春正月庚申清兵入濟南先是巡撫顏繼祖奉命移德州清兵猝城至梯城而上吏卒駭遁巡按御史宋學士朱方肩輿出院閱　登西城役隸奔散學朱因遇害同時左布政使張秉文督糧道副使鄧謙濟南道副使周之訓都轉鹽運使唐世熊濟南知府苟好善及歷城臨池武城博平茌平諸縣令俱死之副總兵祖寬以三百騎援濟南敗沒德王被執諸郡王並見殺　壬戌清兵入青縣　乙

丑叙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及曹化淳廕錦衣衛百户　丙寅享太廟　吏科都給事中郭九鼎請行營設監軍專紀功罪從之　戊辰督察大學士劉宇亮總督孫傳庭會兵十八萬自晉州援濟南祖大壽亦自青州至　命雲南道御史郭景昌巡按山東兼覈城陷之故景昌至瘞濟南城中積尸十三萬餘悉發倉粟賑貧民　甲戌清兵自濟南取東平乙亥入莘縣復至濟寧臨清固城丙子取商丘館陶　清兵取慶雲東光海豐遂東行庚辰入冠縣　甲申清兵至張秋東平入汶上焚康莊驛攻兗州距徐州百餘

里居人南渡安慶巡撫史可法駐徐州劉宇亮孫傳庭會師于大城　壬申以甄淑為刑部尚書丁亥以莊欽隣為吏部尚書欽隣五閱月不至罷之　楊嗣昌請移登萊總兵于臨清護南北倉又郡縣鄉兵或改府佐為將領兵佐為守備縣佐為守備縣佐為把總否則裁儒學訓導一員代補武秩文武相兼古制也至于市馬西寧道遠近地馬弱宜委官買山東河南牝馬如鎮將給百匹守備把總給五十匹放牧孳生十年內自見蕃息矣上是之　二月己丑朔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塩課各項賦稅　丙申督察

大學士劉宇亮削籍清兵退官兵復屯滄州鹽山宇亮奏劾諸將不戰因及總兵劉光祚而楊嗣昌謀逐宇亮請誅光祚適武清戰捷宇亮下光祚武清縣獄以請且告捷上以劾叙任性互切責之削籍說者謂宇亮入光祚厚賂云宇亮素善擊劍好談兵及在行間迄無寸功楊嗣昌南征不復周延儒北討殞身李建泰西出奔及簡書一時談兵諸相皆無實效云

戊戌諸　奏斬三千餘級祖大壽張進忠伏兵寶坻之楊家庄邀斬亦奏千餘級大抵逃回難民也清兵迂道北還西至青山口總兵陳國威于喜峰口却之

庚子晨刻日旁有白九色微紅中刻又黑氣掩日
日光磨盪久之黑氣始散乙巳保定天鳴　癸卯脩
撰劉理順上言六事作士氣紓民窮簡良吏定師期
信賞罰招脅從上是之　先是貴州道御史王聚奎
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緘末溺職上怒命議聚奎
罪左僉都御史李先春議當奪俸上不懌謫聚奎山
西按察司照磨并罷先春先春前河南布政使以翰
林院編修林增志薦入遂責增志增志亦引罪　三
月壬戌清兵趨豐潤副總兵楊德政虎大威樂却之
京營各鎮兵戰於太平寨北報捷丙寅清兵至冷口

闖有倫引去復出青山口戊辰清兵盡出塞計深入二千里歷五閱月破七十餘城殺親王隊宥會中國援兵張合未嘗少挫也　庚午逮都督僉事河南總兵官張任學任學覬任開府竟得右階大沮悔一籌莫展遂被逮　甲午以德王變告慰太廟遣諭各藩

丁丑頒大學士楊士昌秩仍令視事　戊寅上孝純淵穆慈順肅恭毗天鍾聖皇后尊謚頒詔天下太后上生母也　總兵陳洪範擊賊南陽之李公店不勝左良玉戰內鄉大敗之　皇子慈甕追封悼王謚曰懷　乙酉召參議鄭二陽於平臺問練兵措餉計

對曰臣初到揚州各營設有官兵向多虛冒臣刻意
簡練故歷年防寇不請一兵一餉上曰此一方事也
謂天下何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
則兵不虛冒餉是足用是衆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
練雖措餉何益上曰近者各處災傷乏餉柰何對曰
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如揚州有督餉主事不如以
巡按趣之上曰督餉主事非定例也二陽又曰臣見
殘破州縣處都棄城亟宜下寬大之詔収拾人心上
稱善　夏四月戊子朔諭兵部彙集崇禎七年後條
奏脩練儲備之法刊布天下　免高淳去年旱蝗田

祖　壬辰命駙馬都尉鞏永固往濟南告慰先德王
園　吏科給事中吳麟徵請復故大學士文震孟官
并求恩卹上從之命復其爵　癸卯禮科給事中姜
埰上言近月以來皆傳皇上于內廷建設齋醮臣竊
疑之正德初年從事內典遣太監劉允馳驛西域采
買大官訛傳道路皇上繼前聖後聰明絕世豈真見
不及此因曰聊復爾爾然唐虞之寬仁必非佛氏之
慈悲也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也頃役役爲
以九重之尊嚴從西竺之繁文臣必不敢以爲可也
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　諭釋輕繫　河

南貢士牛金星有罪戍邊　戊申大學士程國祥致
仕丙辰巡按山東御史郭景昌上言濟南失事劾楊
嗣昌畧曰濟南藩封之変誰司中樞而釀禍至此豈
非嗣昌拱手送耶若不先正其辜混厠朝班仍議人
之功罪功罪愈為不明何以懲前毖後乎上怒其黨
同伐異借事攻詆逮下獄景昌又從獄中復劾嗣昌
謂忠佞分塗止論臣言之當否何論臣跡之同異上
切責之戍代州　是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
事中夏尚絅上言連年軍皆藩籬失守門庭與羞若
使整水足拒則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何限而揚

難飛渡如入無人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於水濱孰若移而用之于巖疆防禦要害使不敢躐入之為得哉　五月丁巳朔大學士楊嗣昌奏失事五案曰失機曰陷城曰通欵曰藩變曰損將上從之　戊午脩奉先殿成　庚申楊嗣昌薦宣大總督傅宗龍自代召為兵部尚書　甲子以兵部右侍郎魏照乘禮部侍郎張四知姚明恭為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乙丑降盜張獻忠叛于穀城殺知縣阮之鈿執監軍僉事張大經因走房縣攻陷之餘盜羅汝才李自成等五部並州均州　丙寅

隴西大雨雹　己巳工部尚書蔡思充致仕　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續之　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　六月己丑以蔡國用范復粹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敘守禦功復以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其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各賜金幣廕子入國子監前大學士張至發孔貞運劉宇亮傅冠程國祥方逢年各賜金幣有差太監曹化淳廕錦衣衛指揮同知劉元斌盧九德李承芳卞希孔王裕民王德化並廕錦衣衛指揮僉事　戶部請遣給事中六人分督

直隸浙江湖廣河南江西山西陝西錢粮從之　總督薊遼洪承疇奏言屬部明晴等屢乞撫賞今後若邊警不由西協則撫賞如故否則導禍無疑即革賞進剿從之　庚子火藥局災　甲寅特免海州田租

秋七月戊午以司禮太監張榮提督九門司禮太監王裕民總督京營　光祿寺卿李天經上西人湯若望坤輿格致書三卷命進覽　逮總督孫傳庭時傳庭假耳聵不任事托巡按御史代請敕諭其以傳庭同鄉侯之密語偵其詐訐奏故逮傳庭及御史

左良玉追張獻忠于房縣兵敗中軍羅岱死之　是

月德王遣內官王朝進都司徐文師上書從廣寧入叅將夏成德以聞御史汪承詔上言宜火其書勿令傳外王朝進等宜編置遠方如皇上篤展親之念宜別遣還人量賚用物俾中德意若曰王失守社稷遠播沙漠庶幾上天悔禍陰礼有加王宜優游塞外以終天年朕已擇王嗣子俾纘舊服俟其成立當使自將侍還以泄王憤如此庶彼知朝廷大義可杜其凌侮報聞　八月庚寅召還謝陞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誅文武失事諸臣三十二人巡撫張其平陳祖苞總兵倪寵內監鄧希詔等　庚戌故庶吉士鄭鄤

磔于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奏鄭鄤不孝瀆倫與
溫体仁覧合令法司定罪擬辟上命加等鄤武進人
初選庶吉士即有直諫聲讀書能文故文震孟黃道
周皆與之遊當時謂借鄤傾震孟道周故誅殛逾重
而鄤居鄉多淫傲不法遂罹慘禍詣西市尚大呼冤
廷臣皆畏怯莫敢申救　九月壬戌命大學士楊嗣
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給帑金四萬賞
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丁卯宴於平臺後殿
上手觴嗣昌三爵賜詩勒詩於文廟嗣昌南征會兵
十萬本折色二百餘萬　誅元氏知縣劉業傑城陷

通欵籍其家兄編管二千里妻女入官爲奴　己亥
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
縣十之二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　以
司礼太監王德化提督東廠　叙陵殿功賚內外官
有差　冬十月丙戌彗星見己丑諭停刑庚寅中書
舍人陳龍正上言皇上因彗星求直言并諭停刑敬
天之道至矣語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更進曰事
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
言恒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是也上善之
鳳陽地震　十一月甲寅朔逮總理兵部尚書熊

文燦　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辛巳上南郊〻用上辛日從中書舍人陳龍正之議也龍正上郊祀攷辨言周郊皆于辛日遂命礼官定為制　戊午仙居知縣過周謀以薛國觀所舉士託熊文舉持金献國觀乞援礼曹事覺國觀委罪文舉時文舉出主試其父出承之下刑部論戍文舉官如故　十二月乙未蕭縣山鳴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遂命正一大教真人張應京禳旱

崇禎實錄卷之十三

懷宗端皇帝十三

崇禎十三年春正月癸亥申辨文武章服　丁卯夜東方黑氣彌空連三夕　丙子以陳新甲為兵部尚書　庚辰下阮震亨于鎮撫司獄論死先是東廠獲通賄籍詞連吏科都給事中阮震亨吏部尚書謝陞又劾之　閏月癸未朔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飢發帑八千金賑真定　庚寅浙江永康知縣朱露上言有司恣言科罰俱借禦寇攫取各撫按容隱不以上聞上命中飭各官令露入朝授吏科給事中改名統鐼

甲午中書舍人沈廷揚請試海運從之既而巡撫登萊都御史徐人龍又以成山道險不便請罷議
諭户部以永清保定等處粮芻給畿南飢民抵秋以償　楊嗣昌薦推官萬元吉楊卓然胡平表等各授監軍道僉事　甲辰發帑六千金賑山東　丙午浙直大風霾　己酉召兵部尚書陳新甲於平臺新甲上保邦十策　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太平縣之瑪瑙山斬二千八百八十七級　甲子給楊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嗣昌駐襄陽調度會剿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

監軍殷太白　流冦掠必陽　叙甘叙鎮功復洪承
疇太保賜金四十綵幣一襲　辛未羅汝才掠信陽
尋陷光州癸酉禮部請增祀北斗於星辰壇許之
丁丑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校射　戊寅諭曰日者
風霾大作土田亢旱麥苗將槁甚至傷折南郊樹木
天心仁愛警示頻仍非政事之多失即奸貪之縱肆
或刑獄之失平抑豪右之侵虐諸如此類皆干天和
茲詳文武人等直言無隱悉陳利弊以裨時政庚辰
又諭曰朕于三月三日始深居齋禱大小臣工痛加
修省遣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跡祭告南北郊

禮部尚書林欲楫告社稷侍郎王鐸告風雷等壇

三月壬午朔永安廠災　丁亥楊嗣昌報捷上益賚銀牌五百紵絲三百帑金五千犒戰士及陣沒吏卒

清兵至義州欲入錦州總督洪承疇同遼東巡撫方一藻以前鋒祖大壽團練吳三桂先扼錦州松山禦之　各鎮監盡行撤還　壬辰免織郡十一年料匠等銀　甲午賑京城貧民各二百錢　乙未戶科給事中左懋第言去歲彗星見下詔停刑而彗即夕消何今日之不應也臣又思之皇上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之皇上先以文即繼以

實此時得毋實尚未見而天下不之信乎臣敢直以
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皇上減兵
省餉天下已識加惠之意兵減而餉未減恐貪者藉
以餉其私乞皇上下詔寬練餉加派之數刑獄以待
有罪亦不得已之事也捧讀詔傳慇慇刑獄是矣乞
皇上取獄之輕重一一審之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
不足以返風乎如此而天變不止臣不信也　戊戌
賜貢士魏藻德以下三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先
是召貢士三十餘人于文華殿上問內外交訌何以
報仇雪恥通州魏藻德進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

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吏自叙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故逐首拔辛亥進士姚宗衡等四人授檢討黃雲師等五人授給事中馮垣登等五人授監察御史顏浚等二人授吏部主事張朝延等七人授兵部主事皆召對稱肯特授是官前此未有也進士張溥然亦與召對面藍上惡之不用溥然心甚不平　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　壬寅嘉興天鳴　丙午免兩河積逋其尤甚者緩征之餘免八年九年十之三　夏四月戊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佐領官及布政司都

事黄道周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藐法徇私俱逮下刑部獄廷杖論戍　浙西大水　庚申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治餉才能實跡如失實連坐至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収以収人才用之進者罷之　以宿州等三十州縣荒災免其八年逋賦　丙寅上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遂命貢士并歲貢士共二百六十三人俱于六部諸司及推官知縣通行察補并諭吏部此係特用後不為例　癸酉南安惠安同安地震　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　己卯以吏部尚書謝陞為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陳演為禮部左侍郎各兼東閣

大學士直文淵閣　五月癸未上北郊　丁亥減商州等今年田租戊子量免湖廣田租　庚寅命洪承疇出山海關　丙申以傅永淳為吏部尚書　上以諸省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各處饑命地方有司官設法賑濟招徠流徙令巡撫巡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　召九卿科道于平臺問禦清救荒安民三事各以次對徐石麒曰我力未壯宜先定本計後商方畧厚撫屬部發其事仇之恥以攜其交守即為戰至寧前一帶少出兵堅壁清野勿與之戰如多出兵則義州必虛督臣即相機遣兵此守外邊法也若在內

邊則畿北閑田悉與軍民屯種擇其壯丁為兵而後可守矣上命起因退奏救荒在勸富輸粟安民在有官用賢上是之　丁酉特授貢生史惇等二十八人為五部主事時部事殷繁諸臣多髦廢不諳上雖破格求財事愈叢脞云　戊戌總兵吳三桂劉肇基出杏山前鋒祖大壽以副總兵祖澤遠遇清兵松杏間三桂受圍肇基救出之副總兵程繼儒臨陣怯承疇斬之軍士俱用命　以運河日涸諭責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張國維　貢士吳卿上言張獻忠李自成左革諸賊等衆各數萬獻忠狠貪肆毒自成調度有

方左革諸賊尤善偵走如官軍在汝潁襄德間彼奔鳳陽臨淮一日一夜兼程行數百里而光山固始高山舖為賊往来吳楚之要地莫如設一道臣于此駐兵協勦此亦扼吭之計也然賊分則寡合則衆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遠哨且賊日馳二百里酗酒酖色湎睡不醒若將卒勇敢啣枚夜襲賊不能覺也而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行間皆割首報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乙酉大學士姚明恭致仕　截漕米萬石賑山東　六月壬子兵科

左給事中陳啓新言海運之利且臨清副總兵黃胤
昌已行之報可命上山東按察僉事宋斯行膠萊河
說　戊午總督宣大張福臻請沿邊屯田允科從之
壬戌寇陷大竹縣　免霍泰潛山七年以上逋稅
之五近年之三　癸亥楊嗣昌奏言薊遼總督必須
得人苟非其人必當速易若大小將官監司府縣或
聽督撫自行選舉吏兵二部隨到隨覆上命部議覆
之　禁中外官私書　上命大學士薛國觀擬諭不
當上旨上怒其不恰遂自取易之以授國觀及改入
議不稱旨遂大怒令五府九卿議處定國公徐允禎等

會議國觀當令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又劾國觀罔上妒賢傳永淳等皆其私人議罪不足蔽辜癸酉國觀免前丁丑秋同相者六人諸胡皆罷獨國觀秉政以不次擢自外僚上頗向用之而狠戾忮害因擬票事言者劾其納賄有據被斥　戊寅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劉令譽奏言開渠導河得水田萬畝備救荒之策命漸廣之　中書舍人沈廷揚運萬石自淮安廟灣出海十月抵天津　己卯輯武經七書大全漕河涸　秋七月庚辰朔京省蝗命順天尹發鈔六十錠收之并禳蝗　癸未皇五子薨謚曰悼靈王初

疾甚忽言九蓮菩薩來云上薄待戚屬不改殤折且盡上聞之大惧九蓮菩薩者孝定皇后李氏因夢奉祀之后薨像在宮中跨鳳九首至是內臣託皇子神其事上實未嘗至疾所也初籍武清侯李氏至是命復爵免籍其貲　戊子上諭朕念皇孝皇妣終身蔬食布衣以盡孝思少詹事李紹賢上言天子臨御萬方不宜澹漠自苦不允　初中書舍人許曦卿訐鄭鄤事詞連貢士錢霖子錢尚賓爭父婢搆刃上并逮尚賓惧逃山東詐死刑部主事沈延禧納其賂欲脫之事泄下延禧獄刑部尚書甄淑亦罷　己丑發二

萬金賑順天保定　辛卯官軍敗賊于興山斬三千餘級時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劉國能皆號劇寇去年國能降于楊嗣昌汝才勢孤遂奔四川平賊將軍左良玉乘賊飲半邊山襲破之　蒼梧教諭謝允上言五事先身範核士行正文體定學規重名器從之

臨清副總兵黃胤恩上海運圖曰難易不可不審省費不可不較河渠淺澀必力加挑濬而海則無籍也河水旱乾又必遠借湖泉而海又無籍也此難易審矣登萊陸運所費三緡天津海運不及二錢此費較然矣因列上九議　刑科給事中袁愷復劾去

輔薛國觀出都門車載極影所要諸臣賄賂不可勝計遂下鎮撫司鞫國觀從役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及于敗

丁酉以李覺斯為刑部尚書　癸卯楊嗣昌戰再失利奏劾罪發五萬金犒師　是月總兵曹變蛟左光先吳三桂合樂清兵于黃土臺凡三戰松山杏山皆捷　八月庚戌朔皇第七子生皇貴妃田氏出　辛亥以王道直為左都御史　定淮揚海運五萬石

已未户部主事葉廷秀請寬黃道周忤旨杖之削籍

庚申發倉粟賑河東饑民　纂脩玉牒成　丙子吏科給事中戴明說上言荒極盜起蠢動壘告皆緣撫按有司素不休養飢荒不恤招徠無策迨盜起議剿死于鋒鏑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死于追呼者亦此百姓也今乞責成撫按諸臣以恤荒弭盜為第一事上是之　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　戊寅發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飢民　九月己卯朔大學士薛國觀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罷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刑部獄以逕賄薛國觀也時株連甚衆松江知府方岳貢徵上海積逋忤中書舍人王陞彥

稱岳貢餽國觀七百金命逮岳貢　李自成入四川觀音岩三黃嶺又入淨堡初自成犯大昌楊嗣昌與平賊將軍左良玉扼賊于巴西魚復諸山不得逸自成在圍中食盡屢欲自經親從者雙喜輒從救之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千騎突圍而南　丁亥鄖縣盜李際遇等衆至五萬總兵王紹禹遣游擊高謙擊之斬一千餘級　辛卯諭失荒停刑其事關封疆及錢粮勳戚者限刑部五日具獄　上以太陽經度舊法于春秋二分各遲二日及冬至時刻互異令監局諸臣加訂　命有司祭雜民瘞暴骸　御史魏

景琦論囚西市斬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以下十五人已論辟忽内臣本清啣命馳免囚釋十一人景琦明日具奏初上諭囚或聲冤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上怒命下獄　戊戌以李日宣為吏部尚書　革左金王諸寇走英山霍山間迫鳳陽命撫監協剿　辛丑折徵江南絹布等歲課免隴西五縣逋賦　工部請祈穀奉配太祖高帝仍遵新號行事焚庫内舊神版　冬十月戊申朔命抵通州漕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東河南飢十五年為始餘從明年　誅總督尚書熊文燦　壬戌出帑金萬兩市舊

綿衣二萬給京師貧民　丁卯工部請浚胡良河從之　逮前總河道工部尚書周鼎〻去任年餘以河淤遠之時見任張國維不問　癸酉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上言廣西巡撫林贄為安南頭目鄭梉代請王爵臣攷南安自莫登庸篡逆降封都統迨後黎寧居漆馬江以延黎祀至黎維禪遂莫氏歲貢方物神祖嘉其忠順准襲都統使今之請封何功也雖朝廷字小不斬殊典而荒夷要挾豈可狥情使鄭梉得其志將遂悍橫憂及中土即欲以茅土之務塞谿壑之欲豈可得哉上是之　上念悼靈王靈異命礼臣議

孝和皇太后莊妃懿妃追號　十一月己卯追封悼
靈王為玄機顯慧真君禮科給事中李焻言諸后祀
在奉先殿傳之天下萬世似宜仍前徽稱不可崇邪
教以褻聖號不聽十二月致封通宣顯應悼靈王去
真君號　誅錢尚賓刑部主事沈延禧　戊刑部尚
書甄淑亦下獄明年死獄中　戶部尚書李待問請
摘交際裁工食為恤窮補匱之計從之　壬午廕故
大學士張居正曾孫同敞中書舍人先崇禎二年十
二月廕嫡孫[illegible]珩中書舍人　壬辰監生涂仲吉奏
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憤廬稽古著書晨夜不

輟孤蹤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聽而志實純忠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諍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方欲遠法堯舜柰何智出漢唐賢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遂劾通政司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　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二品以下遞減命部議覆之　十二月乙卯命陜西守臣以前

大學士薛國觀入京即訊　丙辰諭刑部繫囚早結毋延覽　丙子內丘土寇千餘人據神頭村總督楊文岳遣總兵虎大威襲斬數百級乃平　是月徵調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工樸密雲總兵唐通及曹變蛟白廣恩山海關總兵馬科遼東總兵吳三桂王廷臣合兵十萬馬四萬騾一萬刻期出關初清兵屯義州不出洪承疇駐寧遠以劉肇基短于調度斥去以王廷臣代之左光先遣歸以白廣恩代之而兵部謂部兵雖退尚在義州谷邊進兵之數恐尚單薄來春宜調宣府大同密雲保定之兵合關門遼左之

衆以厚其力從之遂命戶部輸餉自天津海運草束
召買于薊永關遼共八鎮兵出塞是年兩京山東河
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
盡道殣相望湖州太守陸自巖以浙西灾特疏請量
折不許既而上以禮科給事中沈胤培奏特許麥折
十之三自巖竟盡殺之不以聞浙西大擾

崇禎實錄卷之十四

懷宗端皇帝十四

崇禎十四年春正月丁丑朔以劉澤深為刑部尚書前大學士薛國觀奏言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禮部主事吳昌時意乞上推原上不聽　己卯李自成破永寧殺萬安王采鋞　甲申上祈穀太廟還享太廟　丙戌御經筵　壬辰元夕宴百官于建極殿

辛丑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及前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去冬自成招亡命數百餘人聞福藩富潛渡河通總兵王秉忠部卒詒入城大肆焚掠執福王

及呂維祺維祺遇王于西關謂王曰名義爲重毋自辱王色怖泥首乞命自成責數其次失遂遇害維祺罵不屈死又殺河南知府亢思檜是時羣盜輻輳自成稱闖王獨雄一部同黨羅汝才亦稱代天撫民大將軍有衆數萬雄以東屬之變聞上怒甚遣總兵官王紹禹磔之籍其家妻子沒入爲奴　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夜大雨　是月楊嗣昌自夷陵泝江入四川賊歷三峽夔門深入川南漸薄成都嗣昌從陸至廣安　二月庚戌張獻忠陷襄陽獻忠前走四川出山谷僻徑直走襄陽先遣諜入城通獄盜又僞爲

賈容運車藏兵車中為內應又詐傳楊督師令矢十八騎取鑰入城夜半舉火開門千騎奄入執襄王及貴陽王常法其福清王常澄進賢王常淦及襄陽知府王承曾等並遁免推官鄺曰廣死之掠宮屬宮婢發十萬金賑飢聞河南破仍詒書李自成合攻開封　壬子張獻忠陷樊城尋陷當陽郟縣光州　諭各撫按捕蝗　命范復粹清獄　大寧河清七日　癸亥上不豫頒詔大赦中外命令歲暫免行刑　丙寅黃道周解學龍下鎮撫司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田詔丁養河劉履丁　丁卯夜山西

偏頭關天鳴　己巳上疾愈召范復粹張四知謝陞魏照乘陳演駙馬都尉冉興讓及尚書侍郎科道等于乾清宮左室諸臣各問安畢上曰歲飢盜獗重陷雎陽戕害親王朕之不德禍至于此泣下諸臣引罪興讓曰此固氣數復粹對亦如之上曰非也氣數獨不賴人事耶閣臣因請河南賑飢又都下粥廠多至數十萬當設法遣歸原籍上曰待二麥熟兩足彼自歸矣出給事中張縉彥及巡按河南高名衡疏內引福世子由崧渝礼縉彥曰臣河南人也聞福世子逃孟縣衣不蔽體其從者唯王府官數人校尉三四十

人耳上又泣下縉彥曰福王與襄王殉難典禮必宜從厚上然之給事中李焻曰督師兵出一年唯瑪瑙山報捷恐師老矣宜令擇一人佐之上曰督師去河南尚數千里安能懸制爾輩設身處地毋任愛憎焻曰惟難懸制故乞佐將上曰已遣朱大典矣章正宸奏闖賊自四川至陝新甲曰自陝西至上曰昨張福臻殺降丁致鼓譟然在營尚多宜可令滋疑貳新甲引罪遂命興讓及總督京營司禮太監王裕民慰問福世子祭官眷及殉難官民初發帑金十萬賑山東河南真定保定至是發三萬一千金委裕民賚賑諸

宗，三月丙子朔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二月晦嗣昌誕日宴沙市怨左良玉檄至乃責視師玩寇貽患實深蓋良玉前欲急擊張獻忠屢請輒不許至是破襄陽良玉大憤恚移檄數之嗣昌聞之不悅自矢事來連失二郡三州十九縣又陷二親藩度必不免翊旦自經監軍僉事楊卓然以疾聞嗣昌奉命督師寵禮逾等特加練餉以供勦餉之用而逸賊貽患措處乖方嗣昌趨蜀賊已破襄其罪不減于梁廷棟熊文燦但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死者輒譴壬午三月叙甘州捷贈太子太保　甲午戶科給事中左懋

弟勍故督師楊嗣昌受事以來虛怵欺飾所至以精兵自衛在楚則徵巴蜀之精兵自衛而張獻忠得入川在川則盡楚豫之精兵自衛而李自成得陷雒寧使藩封亡而身獨存社稷危而身獨安嗣昌之心尚可問哉上不問　丙申洪承疇率曹變蛟白廣恩吳三桂等至寧遠承疇馳松山度兵將寡不足守禦乃調宣府大同王樸楊國柱薊鎮唐通榆林馬科抽練兵共七萬清兵自義州大舉入塞祖大壽合諸軍于錦州斬三十六級明日再戰清兵引退　辛丑遼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袁繼咸　是春裕安內丘西山

廷　夏四月丙午朔立故都督劉綎祠　刑部主事雷縯祚論故督師楊嗣昌六罪可斬曰失藩封陷郡縣殺撫臣以進咎誦梵咒以銷賊至張獻忠入川單騎縱逃賄題監軍交結朋黨不報迨夏上憫嗣昌盡瘁諭祭一壇　壬子蠲安慶崇禎十年以上逋租以後半之　清兵自塞回寧遠錦州東關副總兵那木氣都司桑永順故西人遂歸降于清東關陷清兵益攻錦州掘壍壘墻為久攻計祖大壽拒守四月餘時出巷戰仍復東關洪承疇進至松杏　張獻忠攻應山知縣章日煒禦却之　甲子以丁啓睿為兵部尚

書督師賜尚方劒節制陝西河南四川湖廣江北仍兼督三邊軍務陳新甲薦之也　張獻忠陷隨州殺知州徐世淳　辛未命刑部刪正律例進覽　甲戌命成國公朱純臣新樂侯劉文炳禮部尚書林欲楫同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相視皇陵應華善形家言林欲楫薦之故有是命　開封大疫　五月乙亥朔崇明盜顧榮犯太倉尋遁　庚辰太學士范復粹致仕　壬辰召陳新甲于中極殿時祖大壽圍于錦州五閱月聲援斷絕有一卒間出兵云城內粟足支半年第之薪耳并傳大壽語宜車營逼之毋輕戰洪承

疇集兵數萬待援未決上憂之問新甲計安出新甲求退與閣臣及侍郎吳甡總督傅宗龍酌議請遣司官面商于承疇有十可憂十可議祈皇上察報從之遂命職方郎中張若麒往　是月寇陷信陽　六月乙巳朔戶部請設漕運總督乃以史可法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泗淮揚

陳新甲奏陳邊事欲出兵塔山趨大勝堡攻營之西北出　杏山抄錦昌攻其北出兵松山渡小凌河攻其東又正兵出松山攻其南命下行營議之承疇雖統正兵僅白廣恩馬科吳三桂敢戰若分三將于三

路處衆寡不敵且兵既分則勢更弱承疇請且戰且守略曰久持松杏轉運錦州守禦頗堅未易撼動若清再越今秋不但清窮即鮮亦窮矣此可守而後可戰之策也今本兵議戰安敢遷延但恐轉運為艱鞭長莫及國體攸關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為得也上是之而新甲執前議職方郎中張若麒躁率喜事見前戰松山石門皆有斬級謂圍可立解上密奏命留關外料理新甲又貽書于承疇曰近接三協之報云又欲入塞果爾則內外受困勢莫可支門下出關用師年餘費餉數十萬而錦圍未解內地又困何以副

聖明而謝朝中文武諸人之望乎承疇內激新甲言又奉密勅刻期進兵新甲薦前綏德知縣馬紹愉為兵部職方主事出關贊畫若麒紹愉並謂兵可戰遂不用承疇策 先以薛國觀事詞連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命逮至〻是于繫所上言去夏六月有同邑諸生倪襄者語知縣丁煌述庶吉士張溥言臣旦夕必被逮未幾而王陛彥果劾臣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遂徵丁煌詣京指証下倪襄于獄訊之既而奕琛又劾張溥并及故礼部右侍郎錢謙益上又命溥謙益奏 癸酉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

飢盜　是月張獻忠李自成相攜羅汝才亦忤獻忠獻忠奔鄖西自成汝才分兵下東南　秋七月戊寅臨清運河涸　張獻忠陷鄖陽　甲申蠲霍丘逋租

丙戌上御經筵念錦州事問兵部近日何無邊報且曰此舉得解圍固為勝算但兵未離險朕甚憂之

丁亥召賜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應京于會極門時北京甚疫死亡晝夜相繼闔城驚悼故有是召　戊戌宴衍聖公孔胤直五經博士孟聞玉　蠲襄陽逋租　庚子洪承疇誓師援錦州時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練兵車以待戰壬寅抵松山夜見清兵屯乳峰

山東承疇兵登乳峰山西乳峰距錦州五六里砲石相應又東西石門並進兵以分勢遂立車營環以木城部署略定清兵大駭初西人遼人脫歸云今秋不得錦州粮且盡議撤兵歸故承疇欲待之而陳新甲信張若麒馬紹愉言再趣戰承疇遂進師乙巳合戰戰甚力斬百三十級獲王子及孤山牛鹿殺二十餘人陽和總兵官楊國柱陣歿李輔明代統其兵祖大壽分步卒三道欵突圍出兵圍三匝克其二望外援猶隔不得達　八月甲辰朔吏部奏言漕運總督宜重臣駐節淮上當以史可法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朱

大典提督鳳陽等處軍餉報可　辛亥夜賜故大學士薛國觀死誅中書舍人王陞彥各籍其家時漏下已鼓中旨賜自盡叩寢出之國觀猶徘徊不忍死部寺官命卒扶就縊久之得旨始解就殮國觀性躁傲無遠識上嘗以財匱問國觀因密勸上搜括戚畹且曰搢紳則臣任之戚畹非獨斷不可于是借武清侯家四十萬金李氏破家應命戚寺争恨之臨刑猶曰吳昌時殺我國觀自賈之禍終不覺也追贓九千金沒其田六百畝市其宅得八百金妻子寄居城隅其陰騖遠遯烏程狼籍亦不及冝興也　壬子邊兵

攻石門西總兵王樸戰敗諸將皆退沮 癸丑邊兵小捷馬紹愉請洪承疇乘銳出奇擊之可解錦州圍承疇不納而長嶺山自塔山海邊至錦州地可旁抄大同監軍張斗言宜駐一軍長嶺山防其抄襲我後承疇亦不納且曰我十二年老督師若書生何知耶

辛酉上幸太學以重脩告成也真人張應京請扈從臨雍先期司禮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于太學 清兵以三千騎來撓午刻據長嶺山聲言欲困松山城洪承疇不為動甲子合戰邊兵敢戰深入搴其大旗進斬九級清兵議旋師故將孔有德控馬

止之遂復進攻松山掘壕堞土濠深濬及八尺絶遏人餉道乳峰故在錦州城外松山又乳峰外遏軍進屯松山為錦州聲援至是環壕絶塹松山亦困承疇謂其下曰新舊疊為攻守我兵既出利在速戰當各勑厲本部與之力鬬吾身執桴鼓與諸公從事解圍制勝在此舉矣諸將議餉乏請為寧遠就餉薄暮張若麒抵承疇書亦言松山之粮僅給三日若復進師不但困錦又復困松山于是諸將議論蠭起各懷去志承疇懟曰往時諸君俱矢報効今正當其會雖粮盡被圍宜明告吏卒戰亦死不戰亦死況戰或可冀

幸萬一麾軍一退不可復止吾決意孤注明日望諸老力方起送諸將出總兵王樸怯甚先遁于是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徧野逆望火光謂在不敢前走遂為伏兵所截大潰曹變蛟王廷臣突入松山巡撫遼東丘民仰督與承疇同守承疇夜留兵三之一嬰城率其復決圍衝陣而前清兵邀之尖山石灰窰背力戰清兵暫却俄而雲合不得入城移屯海岸海潮大上一軍盡沒得脫者僅二百餘人獨白廣恩還松山若麒紿愉得附漁舟偕諸監軍逃至寧遠上奏承疇失計冀自免也　乙丑諭禮部宋儒周子兩

程子朱子張子邵子有功聖門與漢唐諸子並稱先
儒朕心未安其議之　許江北參代田相　趙劉澤
清右都督總兵官鎮守山東　九月戊寅總督陝西
傅宗龍率兵四萬自親蔡渡河是日李自成亦渡河
走汝寧伏于孟家莊明日官軍遇之大敗庚辰宗龍
奔陳州被圍僅步卒六千乏食　辛巳改東廠提督
京營者亦稱總督　甲申以楊繩武為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薊遼津通州等處以洪承疇
受圍故代之　召還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至是朝
見命仍直文淵閣先是丹陽監生盛順及虞城侯氏

共欽金得十萬緡納賄太監曹化淳王裕民王之心等嘗求復用延儒令少俟之踰年工部主事吳昌時家最富出私帑如前數使進士周仲璉伏行抵故大學士馮銓家潛通內累得召用昌時之力居多延儒深德之　辛卯傅宗龍出戰先令川兵臨陣憲步兵不能禦騎命移于後大亂李自成乘之大潰明日宗龍走項城被執死之　總督丁啟睿大敗張獻忠于洵陽獻忠僅百餘人求附革左二寇不許佯死匿山谷中啟睿援剿封不及勦獻忠復東遁　復遣太監盧九德劉元斌率京營兵入河南九德與總兵周遇

吉黃得功合追賊于鳳陽及之元斌駐歸德南四十
日不進城门晝閉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
而欲攻城索賂乃免　張獻忠掠桐城等縣　十一
月癸酉朔命范志完為右僉都御史提督雁門等關
　丙子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于麒麟閣初寇已入
南門適總督楊文岳兵至遂出頃之文岳去南陽仍
陷劉元斌聞之乃擁婦女北去俄命御史清軍元斌
倉皇皆沉之于河　己卯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
于是侍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　辛卯上南郊　遼
東大雪丈餘清軍中粮芻俱盡將解圍而歸慮還兵

踊之俾西人入關講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信張若麒之言許之　戌以傅淑訓為戶部尚書　十二月乙巳上念歲寒許刑部囚保外限二月出獄　李自成連陷襄城洧川許州長葛通許鄢陵鄢陵知縣慈谿劉振之力詘具衣冠入縣治北向再拜自刎死之　庚申劉澤清大敗李青山于石萊山　甲子戍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烟瘴遣戍再奏不允因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令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

殲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僇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
皇上無不覆無不載之心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
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為植党道周具疏空言無
當膺照一臨肝胆寒裂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
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
耶去年行刑時忽奉命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
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出入
之間不敢不慎亦惟恩威出自皇上仍以原擬候裁
從之　諭停內操提督忠勇營太監楊進朝所部三
千人若值大祀仍與防護　張献忠李自成合攻開

封七日夜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竭念力守禦永福射中自成損一目自成屯朱仙鎮去開封四十里內鄉鎮平唐縣新野諸城各出降鄧州知州劉振世郊迎五十里舉家從之許州以南無復完城總督丁啓睿楊文岳以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尊朱仙鎮良玉謂賊勢銳宜緩攻之大虎等謀不合遽引進全軍皆潰良玉母妻被執開封益困絕驅鄉民攻城授斧鑿令鑿石還不得石者立斬又穴城為窟實以藥引火發之城堞衰壞賊官兵嚴守兩月不能克

是月勑內臣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毋干外政

并中戒廷臣交通近侍

崇禎實錄卷之十五

懷宗端皇帝十五

崇禎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乃朕之師宗社奠安允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媿謝　先是遼東寧前道副使石鳳臺以清息許和馳書詢守將得報鳳臺遽以聞上私遣辱國下鳳臺刑部獄至是謝陞語同列曰我力弱矣鳳臺言良是同列亦然之乃屬兵部尚書陳新甲微言于上謂兩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上曰城圍

且半載一言不達何閤之衆可欵則欵卿其便宜行事上以問閣臣謝陞獨曰彼果許欵、亦可恃新甲遂存贊畫主事馬紹愉可遣從之加紹愉職方郎中賜二品服上深秘之外廷不知也丁丑紹愉偕叅將李御蘭周維墉至寧遠聞于清請勅為信乃復請于朝勅曰朕聞瀋陽有罷兵息民之意向來沿邊督撫未經奏聞既承講欵朕不難開誠懷遠如我祖宗朝舊約恩義聯絡永為和好清得之以為邉吏偽作弄怒勅中語紹愉聞之　庚辰上祈穀大享殿　乙亥上南郊省牲　丙子太廟　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

京青山本屠人衆機嘯聚數萬人戰敗逃山谷中跡捕得之　辛巳李自成益攻開封開封城宋人所築也土堅而剛寇穴城土隕數千騎殲焉寇駭而徙南屠陳州　壬午召鄭三俊爲刑部尚書　平賊將軍左良玉率兵援開封寇退　乙酉戶部請覈戶口田畝從之　丁亥聞錢塘浮梁鄱陽遏糴命撫按禁之　己丑上躬耕籍田　辛卯召還孫傳庭仍以兵部右侍郎總督京營提兵剿寇兼理粮餉　御史楊仁愿上言臣讀勑諭申交結內侍之律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訐也臣

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噬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罹于法撲之皇上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亦息抑臣復有請焉如臣子獲罪但勅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若一遣緹騎有貲者家門破散無貲者地方斂餽為害非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衛校尉奉使需擾　罷提督京營內臣　乙未蘄黃賊為禁兵截殺走合李自成盜魁賀一龍馬守應賀錦

並屬之惟一龍守應各領所部聽令而于羅汝才甚
厚自成深忌之　庚子蠲各省直崇禎十二年以前
蠟茶等稅　是月上齋于南城　革左諸寇自霍山
六安分道出掠　二月丙午命周延儒清獄　戊申
發二萬金振山東就撫百姓　庚戌御經筵　諭免
崇禎十二年以上贓罰豁罷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
之請也　詔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粮不許有司混
徵百姓相率歡呼稱慶　壬子總督汪喬年至襄城
喬年在鎮發李自成先塚得小蛇斬蛇以殉登壇誓
師聞自成圍左良玉于偃師乃兼程進兵留步卒大

器營以輕騎萬餘抵郟縣聞賊新破襄城疑不敢進會襄城貢士張永祺避難河北還經郟縣力請先之以告襄城人襄城人爭出迎喬年于八里營喬年屯兵城下營未成自成兵已薄汝水上方接刃有二將先逃兵大潰喬年以數百人入城居守襄城堅守五晝夜而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知縣謝三元死之自成恨諸生遂劓刖百九十餘人又購永祺永祺匿時夢黃姓者救免之果一賊出之則黃姓也賊屠永祺族人九家以洩其忿又墮城而去　癸丑定王出閣就學　命移京營總督孫傳庭總理陝西三邊

軍務　戊午上南郊　三月庚午朔卹錦州陣歿戰士　刑科左給事中沈胤培言松江知府方岳貢治郡十二年清執素著前王陛彥以私忿誣詆乞下法司公勘　辛未張獻忠陷舒城　甲戌賜范志完尚方劍命總督陝西孫傳庭鳳陽總督史可法俱聽志完期會協剿　丁丑大學士魏照乘罷　丁亥松山城陷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丘民仰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副總兵江翥饒勲等俱被執不屈死總兵祖大壽守錦州年餘力竭城亦陷為標下昇降兩城俱歿遂充杏山城報至京師大震　庚寅以沈惟炳為通

政司使　己亥諭有直撫按令司道守令各招貧民給牛種根食俾各歸農　庚寅封皇子慈為永王己未李自成圍彰德陷之　夏四月戊子朔改稱宋儒六子曰先賢位列漢唐諸儒上左丘明亦稱先賢命纂六子格言　禮科給事中倪仁楨上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謝陞忽曰皇上惟自用聰明察、為務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吏科給事中朱徽戶科給事中廖國遴亦劾之上怒命議處丙午大學士謝陞削籍　周延儒奏議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　免四川貢扇三

年　發三萬金給關寧之師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上言欲求事功之臣不若先求節義之士如傅宗龍已卯而盧象升優典未沾汪喬年忠魂莫問事同恩義何以使諸臣不為巧避也楊嗣昌死有餘僇陳新甲負罪不遑飾其功勞邀恤其錄廕雖恩威出自朝廷乃議罪則若局外論功則有局中有是禮乎又儀制郎中典礼攸寄宜定久任課最之規得陞京秩庶精心討論不徒故事相蒙矣上是之　御史沈向劾監軍兵部郎中張若麒貪功喪師復逃寧遠宜正其罪報聞　李自成復圍開封　癸丑給巡撫山東

王永吉二萬金　己未命祭松山陣亡吏卒　壬戌南京御史米壽圖請誅張若麒以謝天下又上練兵十害曰今天下練兵奉行三年矣寇至而城輒陷兵増而餉日糜利益不聞擾累日甚目今不罷害將日深祖制衛所官軍又有弓兵民壯歲有常食若實行清覈以教練之可無逃潰奸細之憂此外如保甲人自為守家自為戰本屬良法但在有司推誠屬精訓練之耳是秋張若麒下獄論死　癸亥諭各部諸司凡利民救時裨助政治攻補闕失者彙奏採行之不得以浮言泛陳至中外大小群臣當痛自猛省服官

擔爵各有職業何無匡濟任兵食之交窮恐軍民之並困終未有確然良畫力任底績非朕之所倚望于諸臣也　清兵襲塔山破之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駐塔山候朝命城將陷紹愉出清兵共衛之城中兵民自焚無一降者　五月癸酉中書舍人陳龍正上言剿寇不在兵多期于簡練殲渠非專將勇藉于善謀而所云招撫之道又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道尚委有司今者寇禍中州最甚賊初淫殺人猶若賊而望矣兵々既無律民反畏兵而安賊若喜其至而迎之誠中原之大憂也邊

地受侮唯在防禦有道督撫固在得人而尤當擇有兵略者為知府用我所長制彼所能我所長在扼險在車營在火器彼所能特騎射奔突耳良將在奇謀在用間今之塘報亦間之一端也上是之　甲戌南京提學御史徐之垣入廬州見城守疎虞召北關副總兵唐應登入城未入忽西門德勝谷火起官兵俱潰則華賊計陷之也之垣及知府鄭履祥合肥知縣湯登貴俱遁走夜華賊陷無為州　丁丑諭釋輕囚

戊寅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軍務兼督湖廣安慶合勦初周延儒再召前

太常寺少卿阮大鋮等合餽之萬金以大鋮逆案難之故用士英　兵部武務朱濟賓劾同職方郎中馬紹愉往瀋陽議和還至寧遠以議和副書上兵部上問周延儒至再終不對上慨然起時言路方以講好攻陳新甲故延儒緘口不敢異同又以脫後罪也上始悔之　癸未李自成陷開亳　丁亥命禮部考樂律志　六月庚子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請廣科額上命省直各加解額有差　發帑金五萬戶部金十萬及銀牌布幣犒左良玉軍　丙午孫傳庭奏請練兵二萬上以原議練兵五千可以破賊何爲取盈二

萬且二萬之餉安能即濟但得餉一月便當叅甲出關共圖殲蕩不得過執敗咎　戊申大學士賀逢聖致仕　乙酉上不豫　庚戌崇明盜平兵備道程峋散其黨二千餘人籍其兵四百四十人　辛亥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　癸丑大學士張四知致仕　諭各省直停刑五年　丁巳召新入閣諸臣禮部尚書林欲楫等于中極殿至則賜饌上先御觀殿試砲時賀逢聖致仕特賜宴餞別異數也戊午以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兵部右侍郎吳甡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且責吏部

會推大典自當勿濫勿遺今乃稱詡狗情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並與推舉此豈大臣矢公矢慎之道辛酉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東宮及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李日宣曰朕兩年前曾諭諸臣有寧情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業不破情面兩語今猶如故昨爾等枚卜狗情濫舉大事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為救解曰房可壯峻節有識宋玫邃學習事張三謨風裁持正原不愧枚卜上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刑部獄奪職　卹贈故巡撫丘民仰故總

兵曹變蛟王廷臣各予祭六壇命禮臣議謚合祠京師諭近日死事文武大臣立壇朕親致祭　戊辰以姜瓖為征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大同　御史吳履中奏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受過亂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猶未大壞也特用溫體仁託嚴正之義行媢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釀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昌情欺擅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恃其信任售其奸欺輒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

專擅也是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向者是以生亂今欲塞其亂源急宜求治兵之人先辨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舉矣　秋七月辛未敘東省功進周延儒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廕中書舍人陳演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乙亥謫李日宣章正宸張煊戍邊房可壯宋玫張三謨削籍初大學士陳演以所親御史廖惟一者託可壯考核時為之地不納煊亦峻拒之惟一竟外調演啣之適上游西苑召周延儒陳演延儒辭足疾演入侍舟中因陳枚

卜大典日宣等徇私濫舉上怒欲重譴之日宣詞氣不撓始稍霽　停河南鄉試時開封久圍不解也李自成圍開封日久開封守告急求救遂命許定國渡河孫傳庭以秦師出右侯恂以晉師出左互援之

戶部尚書傅永淳奏言屯田八事曰軍屯軍買官屯民占軍地不必問矣但就冊報徵即以折色改徵本色曰民屯凡荒閒可耕之地召募軍民商賈有捐貲開墾者給為永業其願耕無力者照佃發給貲待二年後起科曰兵屯有事用兵以戰無事用兵以耕宜以七分戍守三分屯田曰商屯依墾田多寡頒給職

銜以旌異之曰水屯招募南人習水利者度其原隰使地無曠土水無遺利曰陸屯擇不毛之地樹以桑棗雜植榆柳諸木隨其所便給業永不起科曰罷廢開屯能墾千畝准開戍墾五百畝准雜流墾三百畝准配俱認地三百畝三年而止照例察叙曰設官特遣大臣專理屯務設屯官分理寬以吏議遲以歲月俾便宜行事上是之　皇貴妃田氏薨輟朝三日妃最為上所寵能書有機警居承乾宮丁丑早上齋宿武英殿半月俄欲還宮妃遣人辭之太監曹化淳進江南歌姬數人甚得嬖妃上疏切諫及薨上痛悼卹

禮加等　甲申吏部左侍郎王錫袞諫上事佛言甚
婉切上納之加服俸一級　甲午戸部以流寇充斥
輸輓可慮請就海運上謂海運從權非經久計不許
以鄭三俊為吏部尚書　丁酉兵部尚書陳新甲
下獄以張國維為兵部尚書　是月李自成陷陳州
殺睢陳道僉事關永傑　八月戊戌朔祭大社大稷
御史劉熙祚奏言故庶吉士張溥力學砥行著述
甚多其所著書足備一夜之覽上從之即命進呈
甲辰命侯恂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
定山東河北軍務恂奏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

一朝固也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飢則聚掠飽則棄餘且多久逋思歸中宵兩泣其強易散非持久之賊也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一支嘗以李自成有兼併之心陰相猜貳而袁時中有步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爲敵矣惟是秉鉞者避欵賊之嫌而臺省言兵事之臣章疏日上畏首畏尾豈能有濟者故必省朝中議論行閫外軍法厚集兵力養威畜重伺隙設間潰其腹心賊必變自內生而賊可漸次平矣又左良玉爲臣舊部每懷報効之心誠使臣得馳赴其軍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粮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

闖餉陛下亦不必下單令狀責取戰期机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羣賊腹背交攻馳突無所不相屠滅必自降散此皆滅賊之策唯陛下裁而斷之 丁未上諭礼部以祧廟贈后三歲不祭别廟継後亦三忌辰不祭欲以本恩殿改建二殿供祧廟帝后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上言禮有萬世之経有一時之权経者太廟一帝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后是也权者别殿之崇享奉先之列祔是也自神祖来継后贈后皆以祔享為成例今欲建祧殿二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將以奉先祧殿名乎抑以何名乎在聖母可極

尊崇而不必同于列后在列后宜申孝享而未免抑
于祖宗如魯立武宮煬宮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毀
已久不宜立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義也必欲追
罔極而事如存請立別殿專事聖母揆之閟宮之文
奉慈之建猶為合礼上是之遂諭礼臣祧殿不宜創
建欲立奉親殿奉安御容先帝貞皇后居中孝和左
之聖母右之薦享如議沈胤培又上言貞皇帝后太
廟有時享奉先有常儀復立奉親殿亡論于宗廟有
重禰之嫌且帝后皆以合享祖宗為尊至降從別殿
恐先帝聖母之心未安臣愚莫若修復孝宗奉慈殿

為安奉慈之建本為孝肅孝穆而設世宗以孝惠祔焉正今日祧廟之三后也一整飭奉安而大禮畢矣

安慶兵變殺都指揮徐良憲先是副總兵廖應登領三千人汪正國李自春各領千人素驕擾賈怨巡撫徐世蔭新至民怵兵曰爾將誅矣兵遂劫良憲蓺殺之肆出焚掠給事中光時亨疏論應登宜申司馬法邸抄先傳遂致難作世蔭亟自南京諭解叛卒斬七千從應登兵太湖正國兵桐城　張獻忠陷六安

癸丑以范景文為刑部尚書以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諭民屯田先發御前十萬金收貯穀種

以倫子粒并設屯官　癸亥蠲濟南兗東昌及濮州等逋租　乙丑召還黃道周赦其罪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挽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情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　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是月開封圍久食盡人相食劉澤清以朱家塞距城八里若提五千兵渡河依河為營列水環之達于大隄築甬道

以運糧則救援可濟遂先後立營寇攻三日夜諸兵不至澤清遂引去先是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議鑿渠通運且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立走渠遂成既而河水溢自渠決城賊竟以營高得免　李自成陷歸德殺推官王世琇貢士徐作霖死之　九月甲戌命備十五騎于西華門候急傳　復劉同升趙士春原職　戊子命採良家女充九嬪給事中光時亨請俟寇平舉行上即令已之　誅前兵部尚書陳新甲初周延儒入其賄營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

他邊疆即勿論修吾我親藩七為不甚于薄城乎延儒語塞既而刑部署事右侍郎徐石麒奏其釀寇私款立奏上竟棄市　日聞陳司馬甚辨有口自矜諸疆事朋書　庚寅浙江海道副使盧若騰奏臣八月抵臨清見內臣田國興聯舟二十四艘所從九百餘人擾驛阻閘上命司礼監覈其郵符　河決開封城陷先五日決朱家寨溢城北至是水大至灌城周王恭枵及諸王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等俱北渡文武吏卒各奔避士民溼溺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圯官私官府廬舍一朝成巨浸賊

所也地高獨全蓋黃河秋時嘗漲開封推官黃澍鑿渠導之忽橫溢水大半入泗入淮與故河分流邳亳皆災前太常寺少卿鄢陵梁克從合家溺死 都督僉事黃得功敗流賊于潛山之小市 冬十月己亥張獻忠攻襄陽左良玉倉皇夜乘舟去撫治鄖陽王永祚監軍僉事熊濯俱遁 甲辰命纂修曆法 戊申惠王出奔巡撫偏沅陳睿謨以護儲行 庚戌賜貧民米布 寇陷安慶詐爲鹽客艤艘泊河下突入城陷之 以范景文爲工部尚書 乙卯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清獄令各撫按造冊呈覽從之 戊

午誅司礼太監劉元斌　駙馬都尉鞏永圖請進尊
建文君謚號下廷臣議之不果行　增明年會試額
六十人　十一月丁卯胡贈故大學士文震孟故少
詹事姚希孟各廕子入國子監更予震孟祭葬　永
城前總兵劉超叛超歷貴州總兵官家居所杖家丁
故羣盜也同里前御史魏景琦蒼頭與家丁爭超詰
景琦謝過語次家丁抽刃直前殺景琦屠其全家勢
不自制并殺貢士喬明楷據城反　戊辰召開封府
推官黃澍〻對上言臣等守甚力賊怒城不下鑿渠
決河以致不守遂授江西道御史齋金巡按河南縣

濟難民命黄希憲治河塞決口庚午萬十萬金即命澍賜周王三萬金餘賑宗室兵民　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意曰貞法守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于錦衣廠朝廷享清寧寬和之福曰崇國體請令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誅始得收繫于此僇辱之中不忘礼遇之意曰清伏奸請凡禁地匿名文書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為風聞彈劾

之唯祈嚴斷曰飭吏治今日吏治之敗無如催科而
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
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司道考察第一
義上是之　清兵大舉入塞分入墻之路界嶺青山
癸酉破遵安三河時分道大入一趨通州一自柳樹
澗趨天津甲戌屯永平之臺頭乙亥攻通州京師戒
嚴勳臣分守九門以太監王承恩提督城守　以徐
石麒為刑部尚書　寧武總兵許定國下獄論死前
以千人援河南兵潰道掠也　諭廷臣條上措餉城
守事宜　己卯檄各省直勤王兵入援　張獻忠陷

黃梅　庚辰募運張家灣各關委積以一石入京者給四斗餘倍之聽營軍家人代運　清兵入薊州分徃真定河間香河　甲申法發帑金十萬資餉　周延儒勸上召前大學士王應熊延儒知外漸有異議故以自代蓋資之為援也上從之命召應熊　丁亥令薊州東西兩協唐通等合兵策應薊州山東總兵劉澤清入援大監盧九德防護鳳泗　張獻忠陷興為州　削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職　是月曹縣婦產兒兩頭項上有眼角手過膝　閏月庚子發帑金二十萬市粟　詔曰比者灾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

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所致也罪在朕躬弗敢自寬自今日為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帝脩省戴罪視事以贖罪戾惟二祖舊制令每日朝畢勲戚文武諸司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　總督保定侯恂巡撫保定楊進免罷總督不設　壬寅清兵攻河間明日分向臨清入𧒽州兵偹僉事趙煇死之乙巳入文安丙午自青縣趨長蘆戊申入臨清壬子入阜城又入景州甲寅入河間叅議趙珽知府顏胤紹知縣陳三接死之戊午攻東昌劉澤清禦之遂西攻冠縣　李自成陷荊州惠王先遁石首居民望風逃潰

自成令馬守應據夷陵以犯澧令賀一龍趙德安以窺黃麻一龍在黃陂阻水不前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先謂羅汝才自成大恨之　下禮科給事中姜採于鎮撫司獄先是上戒諭言官既而匿名書書列二十四氣隱詆朝士採言皇上脩省罪己又致誡言官惟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至諭云代人規卸為人出脫臣獨展轉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此語騰播必大奸臣愿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閉天聽誰為皇上言之哉上大怒立召下獄

庚申亥刻拱極城刀伏有火光二寸許　辛酉清兵自臨清分五道壬戌攻寶豐癸亥攻張秋其兩路至大名不之攻　甲子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禦及用督撫之宜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悞事為督撫者先責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周燦請遠行間諸臣不用命者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大器自有大器輒依為勁誤專在此上曰火器終為中國長技宗周曰湯若望一西洋人有何才技據首善書院為曆局非春秋尊中國之義乞令還國毋使誑惑上曰彼

遠人無斥遣之禮上不懌命宗周退羣臣以次奏對
上色解宗周又進請釋姜埰熊開元且云廠衛不可
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色怒仰視殿梁曰東廠錦
衣衛俱為朝廷問刑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都
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
徐起退上素嚴厲對既不稱聲色對異舉朝失色宗
周從容辨奏未嘗失度光宸申救音節宏壯汗流交
頤意氣不撓廷臣咸竊歎以為兩臣皆不可及先是
行人司副熊開元求獨召對入德政殿請屏閣臣周
延儒求退不許開元所奏大抵摘延儒之失上命補

牘明日奏劾延儒以釋衆因躡宿逋奉行聖意自謂上有裨于聖德下有功于人才賢人君子皆其引用孰敢起而攻之頃延儒黷貨無厭營私忘公皇上徧召廷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若更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于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上怒下鎮撫司詰主使周延儒引退手勑慰留初開元出朝奉命具疏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開元不聽入獄復以疏倉卒未盡復列款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姜埰開元仍下鎮撫司　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

餉缺乏之極由于朝廷無剛正之臣利口獲進重賂求薦陛下設廠衛即因廠衛為介紹托近侍即因近侍為援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豈知此輩平日所攀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淵載而候代者即陛下之餉也陛下深居法宮亦曾憬然悟此與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可以挽此積習耳　翰林院脩撰魏藻德上言兵事上善之　甲戌諭羣臣戴罪脩省　清兵入沭陽乙亥入沂州又入豐縣殺知縣劉先先　丁丑李自成袁時平攻汝寧陷之分巡撫僉事王世琮被執不屈死世琮達州人授河南推官屢

刦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　張献忠陷太湖殺知縣楊春芳　戊寅左都御史劉宗周削籍左副都御史金光宸降調鄭三俊徐石麒各疏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寬宗周下淵于刑部獄淵海寧人　清兵破蒙陰泗水鄒縣　十二月丁卯清兵自長垣趋青濮別將掠青州入臨淄縣知縣文昌時闔室自焚死戊辰破陽信辛未破濱州癸酉入兖州執魯王壽鏞自經兵備王維新知府鄧錫藩副總兵丁文明吏科左給事中范淑泰等死之己丑破滕縣甲午破嶧縣乙未破郯城　李自成陷襄陽唐王襄王俱走免左良

玉斂營南走承天尋渡江入武昌恣殺掠　乙酉孫傳庭請入援因防河南不許　甲午山東武德道僉事雷縯祚奏督師范志完縱掠狀

崇禎實錄卷之十六

懷宗端皇帝十六

崇禎十六年春正月丙申朔李自成陷承天總兵錢中選戰沒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宋一鶴鍾祥知縣蕭漢死之漢知鍾祥有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憂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自成改承天曰揚武州欽天監博士楊永裕降附之自稱天文禮樂兵法地理俱該洽請發顯陵牛金星不可嗣後勸進又不可而自成心歉之於是設六政府侍郎中從

事等官其示約批發悉出永裕增府同知州判官縣主簿俱質其親屬遣之自成蹂躪中原所過城邑輒置去自渡江遂有據志分設衛兵以所授通達衛制將軍任光榮通達衛左威將軍蘭養成等十三人分守荊州澧州諸處　丁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姜埰熊開元不聽刑部尚書徐石麒罷以埰開元竟具獄不速訊也丙午享太廟　壬子諭都察院專責巡撫痛革舊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勿憚辛勤勿狥情面勿假吏胥其詳議條奏以聞　張獻忠陷蘄州夜梯城而入旦日獻忠入城令薦紳耆庶文學

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御史饒京等預爲開各門放男子出留婦女毀城稍不力即被殺江防道副使許文岐微服出被執獻忠脅販杭州識文岐頓礼之挈于行營四月十八日殺于麻城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請補河南鄉試從之 是月滄州滾濠得石牌鐫一陰道人歌曰無是者烏無角者牛並出北海賓彼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寳死不可留 二月清兵掠壽先攻德州入武定萊陽殺故工部右侍郎宋玫吏部郎中宋應亨中書舍人趙士驥知縣張宏等壬午劉澤清戰于安丘却之 戊

辰上祭大社大稷先一日清齋至期大風雨五色炬
盡滅諸閹幕黃布彍紙障之拜訖而退還宮仍清齋
御史曹溶導駕明日欲奏災異閣臣沮之 諭戶科
右給事中熊汝霖汝霖前劾巡撫語侵周延儒上怒
貶于外 甲戌命給事中左懋第郭充第催漕南直
浙江江西湖廣 辛巳止總督漕運史可法入援
大學士周延儒自陳宿直廬壬辰命入直 左良玉
泊池州清溪口副總兵毛允成稱以二千人勤王縱
掠青陽南陵繁昌沿江驛甚薄蕪湖饒傳其兵叛南
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知良玉為尚書侯恂舊部事恂

甚謹令恂次子方域為其父書戒之良玉稍戢還池州淹留四旬鷄犬一空縱掠銅陵遠近震動遣南京諸臣書致蹔駐池州　張献忠陷漢陽　戊子京師大風霾夜震西長安街石坊天津城門自開　總督漕運朱大典免忻城伯趙之龍劾其貪婪命撫按覈之　兵部職方郎中尹民興等請召還劉宗周金光宸不聽　清兵登萊合軍　三月甲午朔暹羅入貢

清兵入順德殺知府吉孔嘉　丁酉改禮部主事吳昌時為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欽轉銓司鄭三俊嘗以訪鄉人

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　清兵攻德州不克往西北别部攻武定州拒却之俄守倫放砲誤傷臂守者潰城遂陷　李自成殺其黨羅汝才賀一龍自成招兩人宴汝才疑不至先縛一龍凌晨二十騎突入汝才營斬之汝才延安人同李自成劉國龍狡高氏營高氏敗自成為雄自成兵善攻汝才兵善戰而汝才淫侈自成忌汝才并斬其主謀貢士尤玄珪分其兵自成遂偽稱倡義文武大元帥次權將軍次制將軍權將軍劉宗敏狡悍善戰賊恃之　癸卯以禮部尚書

東閣大學士吳甡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賜尚方劍給五萬金旌功吳甡遂上言今日集兵措餉必須鞏固江南而可恢復江北而武昌九江其要衝也臣宜先往金陵急趨九江武昌相机進止且可調集兵餉接濟江北令各撫鎮兵扼險共為應援上是之遂議設標兵二萬　盜陷武岡州殺岷王時常德武陵衡桂蠻猺皆伺隙土寇勾引攻掠　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　命總督鳳陽馬士英移兵攻永城劉超士英前調貴州兵五百至樂平婺源淫掠婺源人饗于汪氏一夕殲之士英乃劾徽州知府唐良懿

推官吳翔鳳　兵部右侍郎倪元璐召對申奏曰今之本謀存乎主術力行仁義提振紀綱愛惜人才崇尚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令慎刑賞其下則消忠畢力惟是求如此何患大功不成太平無日乎臣沿途凡遇兵將輒稱實可畏而遇難民皆云實可屬蓋兵將見形難民見情凡稱鐵騎精兵綿亘數十里衝突飄忽所向無前者形也兵將見而震之兵歸營散渙踈畧而遠人與西人心志不一者此其情也難民入中而知之夫攻形用力攻情用謀今行間諸臣烏能知用謀者乎乃今諸將報功徒以奪回難民張皇

露布此于九牛之一毛何須急傳諭各路制奇設伏直搗中堅自可得志而机宜在乎足財安民以臣愚見督撫行軍必假利柄一切屯鑄鹽榷之務悉聽便宜則可以布謀而制勝矣上善之

翰林院檢討汪偉上言創大業者必先扼險要而後可以言進取定大亂者必先固根本而後可以言蕩除臣世籍金陵請以今日之急務陳之金陵城周百二十里竟一日之足不能遍集十萬之衆不能周是以策留都者謂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為之防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為之防故禦淮即所以禦江

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考之地形武昌譬之大門也九江譬之階除太平譬之堂奧也宜設重臣駐節武昌上為圖荆襄脩復顯陵之本下為扼蘄黃接九江鞏壯孝陵之勢至于九江宜建督撫太平采石宜命南京侍郎建牙于此若文武協臣宜駐師新江口以專隄防備策應江北浦口江南順狹一葦可航宜以侍郎一人守之仍命巡江御史防江防之所不及輯陸路之暗通者此金陵之布置也至防江以兵為急臣按南京營兵舊稱十萬有餘實核之不過三萬耳乃兵虧而餉不減宜依舊額補足使江上督撫分而

須之自可得防守之助矣江守以船為急臣察新江口船舊額四百有奇今存者百十隻耳船隻錢粮亦有舊制一、清出補足原數而新設之汛地尤宜多造船隻自可備中流之擊矣或餉有不足暫借鹽課并截漕艘此亦設處之一法也防守既備務守扁舟不得渡江孝陵即可安堵孝陵既安然後顯陵可規進取金陵所繫如此其圖之可不早而言之可不詳

卯　夏四月乙丑御史祁彪佳劾吏部文選司郎中吴昌時紊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合疏劾之　改會試期至八月　戊辰大學士周延儒自

請督師襄城伯李國楨請選官舍銳士從征報可賜
宴于武英殿丙戌延儒奏捷斬百餘級時還牆毀折
所掠子女金帛捆載出入如織卒無一矢加遺也
釋輕囚　命御馬監太監李國輔諭援勦總兵左良
玉良玉奏辨副總兵王允成實未嘗叛營兵不戢臣
已治之繼而上聞良玉已誅允臣特賜金幣而允成
固在言救者乃訛傳也　清兵至琉璃河命各督撫
辛巳戰于螺山八鎮皆走惟步營兩監軍御史在
御史蔣拱宸飾功報捷　壬午復朱國弼撫寧侯
張獻忠陷麻城署縣教諭蕭頌聖殺　是月鄖陵隕

霜穀麥飢民食蓬實　五月甲午召周延儒入朝
丙申令延綏寧夏甘肅各兵即還監軍速馳河南聽
豫撫調發時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秦所式上言中
州大勢闖漕蹂躪五郡八十餘城盡為瓦礫及革左
諸寇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寇之大略
也自永城以至閿鄉靈寶自宛汝抵河岸方千里之
內皆土賊栖山結寨日事焚掠此土賊之大略也辦
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人陳永福殘卒未及四
千合卜從萬三千餘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
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強半蒿萊額賦五

十萬昨年完不及二十萬撫鎮閑餉五月有餘此根餉之大略也轉餉必須民自經營十餘載人煙幾斷守城脩河轉運至于稚子荷旗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略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或年餘不赴或土廛寄命此官吏之大略也惟願皇上速發內帑亟練精銳佐以土寨開荒選牧庶有濟

己亥召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自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數歎泣下標又曰

須嚴邊防天下以邊防為門戶門戶固則堂奥安其
要莫若脩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自簡刑自清而
盜由此息民由此安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于
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及墾田所謂墾者與屯田
不同即就納粮之田招民開種民賦漸復國課自完
上善之標四月己卯受事辛卯陛見賜金幣至是復
召盖上心閔畿民故屢訊及　庚子馳賜周延儒金
幣辛丑周延儒奏報臣中夜冒警自順義抵密雲趋
各督撫今俱出塞上温旨勞之時言官皆劾延儒假
通縱兵出塞上以訛傳不問　傅淑訓張國維皆罷

以兵部右侍郎倪元璐為户部尚書兵部左侍郎馮元飈為兵部尚書不得例辭時大學士陳演謀首揆說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以元璐主賦元飈主兵彼此恭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故有是命　永城叛兵出降馬士英合兵圍誅之俘劉超入京尋伏誅　乙巳周延儒入直尋進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廕中書舍人賜金幣　丙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荐昌吳時引咎致罷　丁未宴入援總兵吳三桂劉澤清馬科等于武英殿　以李遇知為吏部尚書　辛亥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甲寅

魏藻德辭礼部右侍郎許之以翰林院侍讀學士直
閣戊午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　丙辰給事中王
都劾周延儒狡詐欺君喪師誤國丁巳勒周延儒致
仕上曰延儒佐理多年朕不能盡其謀猷皆朕之過
仍賜贐馳驛延儒奏薦蔣德璟吳甡　大學士吳甡
亦罷初上對輔臣云欲親征周延儒知上指遂請命
督師欒遣上稱善久之示甡延儒知且退故先請得
之而甡勉拜命稱病私第絕無出志上愠甚觧督師
職促入閣甡既被詬讓再入閣不自安自幾罷　李
自成殺其黨袁時平時平謂人居開州庫辰乘机襲

開州北走尋擁衆數千人圍蘭陽漸數萬人號青賊都督同知唐通改鎮薊州　庚申命閱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上力能挽強凡弓刃俱取勁重不便施用　壬戌張獻忠陷武昌沉楚王于江前大學士賀逢聖死之逢聖聞變方衣冠北向拜闕歎自盡賊遽入被執賊素敬之遣之去逢聖復說賊開城縱百姓賊為停刑半日全活頗衆因以巨艦載其家出墩子湖自中流鑿舟溺者十二人逢聖尸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出葬逢聖字克繇江夏人學問淵邃持心不偷追入佐綸扉上雖鑒其精誠屢以為

廷與首輔張至發議論多忤遂致仕去上傾思之張
獻忠據楚府大殺掠沿江浮尸千里蒲圻嘉魚皆降
李自成問之遺書欲獻忠歸附合兵大舉獻忠亦畀
辭報之　是月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
借名護藩實以棄城乞勑諭各藩并嚴王永祚等棄
城之罪上不問　六月戊辰召隆平侯張拱薇吏部
尚書李遇知兵部尚書馮元飈御史楊鶴及桐城諸
生蔣臣于中左門臣故保舉以戶部尚書倪元璐薦
為戶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
之納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

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粮其有直殘破州縣自十六年爲始一切三餉各項雜賦盡行蠲免　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献忠五千金官極品仍世錦衣衛指揮使餘各有差　左良玉還九江大掠袁繼咸見良玉令以兵三百人給楚撫王聚奎良玉不聽巡按應天試御史鄭崑貞上言根本重地諸臣日有條陳陛下日有嚴飭然對君父則曰事事豫備相告語則曰無可柰何今剝膚之痛已在武昌明知其危而明諱之尚可謂

國有人乎樞臣熊明遇議論虛恢全無實著揆臣頗肇踪釆石本其信地未嘗一出一旦順流直下誰為扞蔽乎報聞　遂前山東僉事金聲〻至淮安復蒙召用會母卒憂去　禮科給事中袁彭年論前大學士周延儒之罪畧曰使延儒割絕私交早引公忠鹿勇之士布列閫鄺即入未必至此又使視師之後以封疆耗斁督撫罪狀一一入告則懲前毖後或收亡羊補牢之效頓皆不出于此徇庇欺飾即此一端罪不可逭彼實負國又遑顧國論乎哉　夜大雷雨震奉先殿左鴟吻流火鎔揷鉤銅環命駙馬都尉冉興

議告太廟災異諭百官脩省　戊子兵科給事中郝絅劾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禮部祠祭司郎中周仲璉竊权附勢納賄行私爲周延儒乾子內閣票擬事關機密事事先知總之延儒多慾不剛智足掩過而忠不足謀國見忠直雖援護而實遠之見邪佞雖褻慢而實昵之是以辜負知遇耽誤封疆則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辛卯御史蔣拱宸何綸各劾昌時貪險不法命昌時除名聽勘

秋七月壬辰朔昏脩曆法光祿寺卿李天經上言日食分數時刻與西法各有異同止于宮中親測西

法多合令更考訂求其畫一以聞　甲午發帑金四十萬貯冏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動　訊雷演祚范志完于中左門初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兵演掠命逮之至是上問志完兵演掠又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託論德方拱乾行賄京師其事若何祚歷歷可指因召拱乾入上問演祚云爾所言稱功頌德偏于班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权納賄如赵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权門下又幕客董廷獻居間凡求巡撫總兵先通賄于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即命逮董廷獻上人問志完爾馬百匹送方拱乾金鞍十并數

千金餽誰志完謝曰無有是日臣在大王莊副總兵賈名芳等單騎乘大風劫之上斥其妄又問駐德州四旬何支五日餉也演祚曰彼兵止欲折乾若趙光抃兵有紀律其過山東曾不索餉上曰光抃亦逗留何不舉劾也曰光抃兵實不曾擾上命演祚起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志完飾辨上曰光抃亦逗留獨劾志完雖服其心命錦衣衛即逮光抃方拱乾入辨未嘗受賄所云名馬百匹驅入禁城形踪彰露何待演祚外臣發覺耶上頗然之乃退　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　逮張

國維侯恂以東樞不職棄開封不守也并責給事中方士亮御史蔣拱宸兵部職方郎中尹民興　乙卯上自訊吳昌時于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并遣蔣拱宸俱下獄尋徵周延儒聽勘　丙辰免各省直崇禎十二年前上供紗綾紙等　議卹故總理盧象升并敘各死事文武官　庚申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自春二月迄今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又出二萬金下巡城御史收殯　八月壬戌朔左良玉遣馬進忠復武昌　張獻忠復陷岳州至臨湘知縣林不息死之　辛未裁南京操江都御史時罷鎮遠侯顧肇

跡以誠意伯劉孔昭代之孔昭因召對泣陳文臣掣肘事權不一故有是命然孔昭實無寸長惟以空言鼓動主上上遽信之竟停文臣捺江之命　辛未前諭入覲官薦將才令兵部彙上并文武大臣科道所舉堪督撫總副者　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南京　丁丑永王出閣就學　丙戌張獻忠陷長沙總兵尹先民降先是武昌陷湖廣巡撫率所部千人奔長沙推官蔡道憲請還屯岳州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乃勉赴岳州及入蒲圻遂揚帆南遁追王聚奎

至六自保駐袁州逼留不進道憲復請屯岳州聚奎屯岳數日仍檄徙長沙道憲曰既無恢北之志岳州無恙不于此時練兵固守乃棄之南下賊攻岳尚憲長沙為之撓若岳不守長沙豈獨全哉聚奎不納驅萬餘人入長沙所過如洗視賊特甚聚奎去巡撫御史劉熙祚以吉王走衡州癸未賊至望帥旗下無一人笑取裂之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爾名勸吾勿犯可速降毋自苦也道憲不應挽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陷執道憲百計誘降不可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賊勸道憲降語甚苦國

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比云不降爾且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中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奠主骸畢當突爾乃賊亦許之于是四卒鮮衣裹骸奠之南郭葬畢四卒還自經道德晉江人理長沙治績甚著　李自成築七城于襄陽城西驅難民誘官軍斬獲實非賊也總督孫傳庭不知其詐奏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豫楚不以一賊遺君父識者憂之　九月壬辰朔上閱都人疾論修省釋輕繫　己亥孫傳庭出關進討李自成步騎各五萬傳庭所部皆關西銳卒伏鎧

旗幟鮮明雜目雜民夫道歡呼稱慶傅庭意氣甚盛辛丑攻寶豐賊救至總兵白廣恩中軍高傑分擊之克其城擒偽州牧陳可新壬寅傅庭兵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粮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飢或勸傅庭旋師就運傅庭曰吾軍行已六七日度即還軍亦飢寧能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復郟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頭刻分齋食盡不足給乙巳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傅庭兵　丙午賜進士楊廷鑑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丁未吉王桂王並至永州御史劉熙祚護吉王抵衡州值桂王走永州

迎之方舟而前庚戌張献忠追二王于永州官兵星散夜至茅栗鋪執巡捕御史劉熙祚誘降不屈死之

甲寅作新鈔戶部尚書倪元璐上言内發鈔式命臣詳議鈔法度一歲有五十萬之入籌國長計孰便于斯或以久廢乍復人則駭之不知此即民間之會票也宋時謂之錢引終元之世錢法不行尚爾用之不疊況復化裁通變稽古宜民乎　孫傳庭兵潰于襄城降盜李際遇陰通賊〻已大至佯遁誘傳庭兵追之而伏兵道左襲軍後餉道傳庭既乘勢長驅糧運漸遠會糧車沮而至者復為賊伏所得傳庭始困

召請將問計總兵高傑請戰曰廣恩曰吾軍困甚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廣恩曰即賊退我乘而擊之士氣倍奮傳庭曰將軍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又前覘總統各營不得方快快自引所部八千人去賊前鋒號三堵墻其隊紅一白一黑一各七千二百人綴重布為甲刃矢撞擊不得入敢戰驟與遇遂接刃我軍卻陷泥淖中殺傷三四千高傑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眾退退入于河死亡四萬餘人傳庭與傑以數千騎走河北過巡按御史蘇京京曰君自為計我當以實聞戊午

李自成攻潼關白廣恩擊破之賊不退傅庭竟回潼關衆尚四萬　以程註爲兵部尚書　冬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萬登汝寧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僞授威武大將軍不受是日僞將軍馬尚志詭任萬登潛遣諜入城因擁衆入斬五百級誅尚志獲印擒汝寧僞防禦使金有章僞府尹鄧漣

總兵劉良佐等以鳳泗兵副總兵馬得功以禁兵合趨潁州沈丘　徐州副總兵金聲桓討蕭碭諸盜平之初蕭縣盜王道善等陷縣城焚徐州　桃源盜程繼孔合之永城餘寇朱安世燕青等相煽于徐

宿永間聲桓以九月丁已會兵分討繼孔請降以兵守之是日拔諸寨斬二千八百 李自成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總督孫傳庭死之白廣恩遁自成結陣而西連陷華州渭南殺渭南知縣楊暄又陷臨潼陷商州屠之關中瓦解 馬士英進兵河南副總兵莊朝樑以三千騎來會汝南道韓煜復息縣義兵帥申夏志復上蔡 乙丑清兵屯山海關外總督王永吉趨山海永平發內帑金八萬戶部金十萬資餉 張其在陷萍鄉捧領賊分掠萍鄉醴陵境上檄萍鄉知縣造舟獻馬于是袁瑞臨江新喻分

宜之人俱空 丙寅諭有司贖鍰除留額積穀外俱
充餉 巡撫陝西都御史馮師孔知寇急入西安
収保午刻說城守俄寇至是夕高傑逃至不納寇攻
城 削孫傳庭督師尚書銜以秦督充爲事官扼守
関隘時上知未其敗沒也加援勦總兵官白廣恩盪
寇將軍給兵三萬 張獻忠遣部將以二百餘人趨
連州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駐韶州兵不滿百使十
輩請兵得羸卒七百人復以他警一夜撤去至是聞
之遽自經知州踰城遁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州吏
民縋而逃盡 兵科給事中蕭應逵奏孫傳庭處置

失宜致白廣恩生心西奔各營隨之為賊所乘或言
廣恩與高傑不合掉臂而去則廣恩固可殺也上方
信廣恩不聽　張獻忠以千人屯袁州北張家口是
日張其在自劉陽萬載會袁州〻人俱迎降賊白旂
鳴璈入袁州北門左良玉以副總兵吳學禮援袁州
次于新喻明日次分宜吳學禮圍袁州偽將丘仰寰
拒守都司高山先登擒斬二千四百餘級獲馬六百
追斬仰寰復袁州時袁州臨江吉安人多逃山谷官
兵誤殺獻俘于是村豪皆屯結山谷拒官兵巡撫郭
都賢檄撤兵回九江招安土著戍三郡兵既撤賊自

長沙突至遂陷吉安府分巡湖西副使岳虞巒山方閱軍于郊俄報賊至皆潰虞巒微服遁署府事通判朱奉鋌推官韓日將俱遁諸縣同日陷賊分兵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張其在檄袁州袁州人先逃賊後入袁州　壬申括民間廢銅鑄錢

西安城陷以守將內應也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絅長安知縣吳從義西安右衛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右長史韋世絅自經士紳死者甚衆前都御史焦源溥罵賊磔死前山西布政司參議陶爾德被殺前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吏丘從

周遇賊死左布政使陸之祺等俱降援勦總兵白廣恩已走追降之李自成據秦王府封秦王存樞為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賊分兵下屬縣蒲城知縣朱一純議守從卒俱散賊脅其降詒以更衣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裕欲先據留京斷漕運顧君恩獨曰不然留京勢居下流雖濟大事筭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筭又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鄉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

還償其兵力攻取山西轉向京師庶幾進有可攻退有可守策無便于此者自成稱善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下令嚴戢之所過安堵于是百姓轉相誑惑人無鬬志自成遂改西安府曰長安禁鄉民短後衣榜掠巨室助餉前祠祭司主事南居業掠死

甲戌授進士陳丹衷河南道御史同副總兵成大用往調廣西土司兵賚金幣分賚土司　嚴南京秋闈之弊先是南榜出宦室子登七十三人物議藉藉周延儒弟正儒子奕封預爲延儒自言于上特賜二百金遂莫敢言　丙子上閱勲臣武臣子弟騎射　戊

寅上自用銅錫木器昇金銀命文武諸臣崇省約
鳳陽地屡震　總督九江呂大器以五千人援吉安
次峽江邑人執知縣以待賊反拒援兵〻詒之曰張
獻忠至矣邑人出迎獻印及馬二十五官兵入城斬
奸民殆盡　李自成分兵畧鄜延中部知縣朱華堞
闔家自經先清儲道參政安定張國紳居西安自成
召見稱殿下語次自成大悅擢刑政府侍郎國紳同
年文翔鳳繼妻鄧氏能詩薦于自成召為後宮內師
張獻忠在長沙立九營左良玉合馬進忠之騎赴
袁州巡按黃澍駐漢陽同良玉部將惠登相規復襄

陽劉洪起規復南陽張獻忠遣馬賜以千人下臨湘取米及釜方國安令戎旗營參將方元科進次蒲圻

乙酉大學士王應熊入朝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幣應熊以周延儒薦起上尋悟其非特遣緹騎趣延儒今日遣人偵之知延儒納應熊密語又令其先抵京兩身繼之上怒延儒久延故應熊不敢滯　禮部尚書林欲楫致仕兵部尚書馮元飈罷元飈偽稱疾不出上嘗私使偽賂求還將不納故得全去

庚寅超擢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為兵部尚書余應桂仍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應

桂閒命欽泣陛辭曰不益兵餉臣雖去何濟上默然發帑金五萬銀花四百銀牌二百蟒紵二百色絹四百馬六百給軍盖欲應桂聯絡甘固延寧之兵收拾三邊健勇相机撫勦也應桂趦趄河上不進　十一月辛卯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録之　癸巳張献忠再陷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于汊港浮巨艦重載順流而下副總兵王世泰楊文富以三千人邀之賊逆流佯走以誘我〻兵爭利溯流而上盡奪其嘖舟重不即行賊輕舟四出圍之步騎夾岸横擊殺溺無筭方國安等合救之文富世泰僅以身免喪師二千岳州

城空賊趋之又陷武昌撫按俱艤舟于江待東下武昌城空左良玉以前鋒上武昌　總兵王定副總兵高傑自渭南敗谷奔延安李自成命田袛守西安自往塞上破延安大會羣盗爲萬四旌旗數十里于米脂祭墓又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親攻鳳翔屠之　丙申以土國寶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　己亥諭左良玉移鎮武昌同撫按王揚基黄澍相机减賊良玉遂以副總兵張應元吳學禮守九江自同馬士秀率舟師入武昌直擣長沙吕大器以安慶兵上樟樹鎮官兵分道趋袁州大器

又招柯氏兵赴南昌降瑞昌德安土盜鄧毛溪攜之從軍素無紀律與柯兵相持南昌城下南昌大擾柯兵因射死鄧毛溪其黨千餘散為盜柯氏兵三千亦亡千人　宥給事中郝絅總兵許定國從余應桂自効　左良玉復萍鄉命承天太監何志孔勞良玉進少師蔭錦衣衛百戶賜金蟒牛酒吏卒各陞秩賜二千金尋岳州袁州相繼克復　高傑率所部渡河而東至絳州巡撫山西蔡懋德招之共擊賊王老虎破之追至曲沃王老虎降獲步騎萬人　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繼以大兵分守榆林兵備副使都

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副總兵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集衆將吏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衆皆伏地頓効死乃推尤世威為長主號令繕兵甲賊說三日不聽乙未攻榆林城〻上張弓勁弩疊射賊尸山積更發大砲擊之賊稍却　乙巳以何騰蛟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李自成攻寧夏守將分營迎戰三勝之殺賊數千人　丁未設南贛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逵統之　辛亥以吏部右侍郎李建泰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並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誅前督師范志完總督趙光抃吏部文

選司郎中吳昌時昌時首以不得吏部恐大學士薛國觀左僉都御史陳乾陽皆以計之害卒附延儒得吏部威勢甚盛百官屏息竟以此殞焉　前督師太學士吳甡戍金齒衛　李自成攻榆林城陷自望日被圍吏卒力戰殺賊亡算賊攻益力踰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東南城崩數十丈賊入之兵備副使襄陵都任闔室自經總兵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矢盡刀折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榆林為天下勁兵頻年餉絕士卒窘甚而彈義殉城志

不少挫榆林既屠賊據寧夏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　上命職方司主事招諭土寨恢復中原承制招李際遇際遇迎使者入寨時際遇與自成相拒殺妻挫之自成銳意攻之卒不下　李自成攻襄陽四月陷兵備副使段復興知府董琬太常寺少卿麻禧死之賊屠襄陽執韓王　十二月辛酉朔故總督丁啓睿倡義兵誅李自成偽將于扶溝斬獲七十二　乙丑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初逮至猶召見令館于城外數月遂賜如薛國觀云延儒宜與人少無學行然聲色性警敏善揣人意指始比溫體仁

共執政及再相反溫所為而嗜利無厭往々鬻爵時方得君不顧外患欵局敗委罪陳新甲沒其享賂欺蔽明主敗壞國事遂以亡天下追論者言崇禎三相溫體仁之奸險圖楊嗣昌之誕妄周延儒之貪縱殆相匹云

張獻忠出嘉魚遣艾四以前鋒至新隄匡士秀逆戰不利退還艾四又追士秀于嘉魚士秀敗走武昌

西域獻千里馬命五城清道試城上不果

總督何騰蛟奏言湖南永順保靖黔南銅仁黎平西粤柳全其土司皆可用臣素與豪長游簡其壯勇可得數萬依湖守險土司無遠征之憂百姓無客兵

之害平賊將軍左良玉臣所熟知不可不藉為犄角徐州副總兵金聲桓肝膽可用其部下劉世昌夏國基皆可與戰乞加聲桓援勦總兵銜以示鼓厲從之

巡撫山西都御史蔡懋德屯平陽以歲暮還太原李自成勒兵渡河入山西遂陷平陽知府張嶙然走太原吏民皆降偽直指使劉達殺西河王三百人于東關外高傑闖平陽變自蒲州東走恣掠困下澤州嶙然尋迎降賊授以兵政府侍郎達牙先驅

張獻忠自安州渡江至營與馬守應合獻忠獗甚蓋自成西犯去故獻忠得橫荊岳間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

倍乞閔恩王桂王流離之苦勅部議擇地居之　李自成馳檄山西兵號百萬刻期欲平燕晋遂陥甘州先是鳳翔蘭州開門迎賊因渡河莊浪涼州二衛降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林日瑞以副総兵郭天吉四千騎守峡口而敗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日瑞及総兵馬爌副総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尚堅守不降明年二月詐降殺偽官賀錦魯文彬　東陽諸生許都反都故都御史弘綱從孫也有聲庠序任侠喜交游知縣姚孫榘借名倡亂横派各户輸金坐許都萬金都賓中座勉

輸數百自詣告謁孫槩大怒誣以造逆反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闖然不平有姚生執孫槩于座笞之羣擁都爲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調兵行勦官兵所至焚掠東陽蘭谿人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紹興推官陳子龍謂都有才可用不當反遣諸生蔣若來賚書諭之都據浦江官兵乘除夜攻破之賊大潰都走山中繼得子龍書率同事十三人投獄左光先盡誅之 左良玉遣副總兵盧光祖惠登相劉洪起以步騎四萬人自河南至九江入湖廣丙戌復長沙湘潭湘陰 貴州鎮算營叅將渠瀧林攻桃圓山洞擒

賊程繼孔繼孔反覆擾徐邳間亂林以除夕出不意擒之山寨悉平

崇禎實錄卷之十七

懷宗端皇帝十七

崇禎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大風霾鳳陽地震　李自成自建國號曰大順改永昌元年自成久覬尊號懼張獻忠馬守應相結為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自成遂潛號拜宋獻策為軍師牛金星為丞相更定六政府尚書等偽官　壬辰諭兵部募廢弁及草澤義勇之士　高傑潰兵破清化鎮城南渡河駐覃懷　癸巳戶部尚書倪元璐等請以浙省鄉紳團練鄉兵浙西則推徐石麒錢繼登佐之浙東則

推劉宗周姜應甲佐之於保伍中簡練鄉勇實行古弓弩社法從之　授貢士何剛兵部職方司主事練東陽義烏兵剛上收人用將行兵三策下部議行之　丙申以都督同知方國安為平蠻將軍總兵官鎮守湖廣　戊戌諭京師講鄉約朔望宣聖祖六諭仍立善惡二冊咨訪　高傑南下江北大震巡撫淮安路振飛命副總兵金聲桓扼徐州周仕鳳守泗州周爾敬守清口　李自成遣人持僞諜抵兵部斬之　上憂寇臨朝而嘆曰大學士李建泰進曰臣晉人也頗知寇中事臣願募餉百萬治兵勦寇毋使東渡又

曰進士石崚頭單騎走陜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結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勸忠立功否則内守西河扼吭延安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上款用石崚建泰曰侯臣西行酌而用之　釋熊開元獄　李自成大宴功臣即席賜列侯銀一萬金五千珠一斗列伯以是為差尋自成東行以秦王韓王慶王從四月殺諸王于山西　左良玉自九江遣子夢庚入湖廣至是發九江乙巳張獻忠自岳陽渡江設偽官于江北屯師江岸遂棄長沙作浮橋于三江口一軍過荊州棄其舟竟以步騎數十萬上夔州　壬子葬皇

貴妃田氏　寇陷趙城副總兵陳尚志降于李成導之凡寇所至民多開門出迎結寨持兵反拒官軍命馬士英同監勇衛營太監盧九德協剿張獻忠夜星入月中占云國破君亡　乙卯命駙馬都尉萬煒告太廟行遣將禮勅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李建泰曰洛爾建泰代朕親征以尚方劍從事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上臨軒授尚方劍幸正陽門樓宴餞之命文武大臣侍坐樂作上手賜卮酒曰朕親行建泰頓首趍謝不覺淚下酒罷即趍行上目送之久泣下是日大風霾登城西望埃塵漲天上下神意

悋喪建泰單騎馳去終已不領時募兵無一應者建
泰知上意不敢姑待也挨進士凌駉兵部職方司主
事監軍其友說駉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以拾三晉
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可為矣丙辰建泰出都道
聞晉警其家存亡未卜始建泰言傾家貲享士及聞
変失措因徐行日三十里至涿州兵逃三千餘人
南京地震　兵部尚書張晉彥以寇未渡河譴監軍
詗報者上亦聞賊未出兵科給事中韓如愈又上言
晉寇訛傳遂責兵部輕信時李自成渡河兩河山西
盡陷而守臣畏上嚴明相率蒙蔽以迄於亡　以工

部尚書范景文禮部左侍郎丘瑜並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高傑屯軍懷有兵三萬馬騾九千遣使壽州通馬士英士英請屯其衆于徐州聽節制先遣副總兵楊振宗賚金犒賚之安其家口于徐州関廂　諭户部關採事例尚書倪元璐言關採非便事例准貢可暫行從之　逮前兵部尚書張國維以蒙蔽故也逮至左都御史李邦華户部尚書倪元璐俱言國維可用命仍原銜督理浙直輸餉練兵國維奏輸納事宜命部議之　李建泰發真定行至廣宗士紳守城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皆知縣張洪基

是日即移兵出城　二月庚申朔上早朝忽得偽封
啓之其詞甚迫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
繳還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馬進忠復長
沙初張献忠聞楚師日集以舟重水涸盡棄之自荊
州入夔門方國安馬進忠分道並進焚其舟遂復長
沙諸軍連營屯長沙岳州左良玉以五營追賊于沙
陽距荊州七十里　李自成陷蒲州蒲州諸縣皆降
設偽官守之濟源諸縣人竄盡河北大震懷慶城盡
閉辛酉懷慶城陷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至衛輝依
潞王尋俱南奔　李自成至太原諸將自平陽陷望

風引道至是巡撫山西蔡懋德遣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磁中孔訓傷甚牛勇陣沒一軍皆殲城中奪氣懋德知力不支書遺表令監紀貢士璋聞道奏京師中軍盛時泰見之退殺妻子誓必死及丁卯城陷賊夜登城執晉王懋德死之　諭戶部曰邊餉甚亟外解至稽由有司急贓贖而緩錢糧不嚴賞罰何以勸懲今內責部科外責巡按痛禁耗羨完額則陞京堂否者除名　以陝西道御史王章巡視京營　丁卯大風霾五色遍變闇室照之赤如血　諭戶部郡縣民壯原以捍衛地方乃祗供勾攝守禦何裨嚴責有

司編入鄉兵實行選練　諭刑部藉沒吳昌時周延儒家貲充餉又曰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量追十二萬吳昌時五萬　停鈔法前市浙直作鈔等料仍輸京師因鑄當一當五錢　清兵薄寧遠關遼登津水師總兵官黃蜚大潰　上憂寇頒罪己之詔曰朕嗣守洪緒十有七年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盜寇日熾生民荼毒靡有寧居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在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丘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迎賫加賦多無藝之徵預征有稱貸之苦

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磬懸田卒污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朕撫御失宜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己實不德人則何尤用告爾天下官民人等朕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紛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凡我地方有司毋失撫字流亡來歸加意安插至於建言罪廢諸臣確核推用以彰使過草澤豪傑之士恢復郡邑即與世襲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

正擒斬闖献仍予通侯之賞嗚呼尚懷祖宗之厚澤
毋亡君父之同仇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甲戌李自
成前鋒至大安驛張縉彥請令李建泰綢繆布置臨
清德通天津昌平密雲六鎮俱聽調遣時建泰住河
間遷延不進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
留攻三日破之　魯世子以海嗣魯王　李自成至
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五臺知縣亦迎降總兵周
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累旬日殺賊萬餘自成合諸
路兵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武寧關　議京師城
守命勸貸文武諸臣限五日戶部上文武納銀勅封

事例太康伯張國紀助餉萬金進爵為侯　丙子戶
科給事中介松年上言士節不振廉恥風微倡逃迎
降出自士紳亟宜崇奬節烈以収拾人心上是之
丁丑冦拔固關分趋真定保定　上始聞山西全陥
命蹤訪諸王所在　命内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
總監關薊寧遠盧惟寧總監天津通德臨律方正化
總監真定保定杜勳總監宣府王夢弼監視順德彰
德閻思印監視大名廣平凡邉地要害盡設監視兵
部奏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
上不聽　鄧滕盜起　辛巳命太監王坤督塩兩淮

兵科右給事中韓如愈催餉江西浙江并改折贓贖如愈至東昌劉澤清陰遣盜殺于車上曰爾何爲論我劉將軍耶　通州兵譟傷巡撫楊鶚〻上章自劾乞罷上以楊鶚實心任事不得輒易賜藥金三十两　壬午真定陷時知府丘茂華先携家出城總督兵部右侍郎徐標下之獄中軍官不聽伺標登城畫守禦執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豫爲叛計候賊數日賊始至馳數騎入城收符籍近京三百里京師寂然不知　蠲開封歸德河南田租三年　甲申以兵部尚書張縉彥兼翰林院學士從其自請也乙

而以魏藻德方岳貢為文淵閣大學士藻德總督河
道屯練往天津岳貢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時日講
官左諭德楊士聰宣慰襄王奉手勅諭左良玉入援
命藻德出治師以士聰收山東勇義未及行有言于
上各官不可出、輒潛遁遂止藻德等不遣　戶部
尚書倪元璐解任仍歸詹事府專日講　丙戌召大
學士陳演總督宮營襄城伯李國楨刑科給事中光
時亨于中左門　始命詹事府翰林院四員侍召對
詔徵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
候於文華殿各札入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

右庶子李明睿皆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言何爲稍間色漸平心念冦日劇言或可採竟中寢不敢發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亦竟不行　張獻忠陷巫山縣前巡撫陳士奇謂奸商掠鹽不之振獻忠連陷夔州奉節雲陽至萬縣之小江　戊子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冦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　寧武關陷冦薄關傅檄五日不下且晉之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以大砲擊殺賊萬餘

一〇〇一五七

人會火藥盡戎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降於是開門奮擊殺賊千人賊懼欲退賊謀曰我衆彼寡但別識我軍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賊引兵復進遂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鬬被執罵賊縛於市磔焉遂屠寧武齠齔誅戮無遺李自成既殺遇吉嘆曰使守關將盡若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既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引刀自刎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貴州司郎中徐有麟朱家仕俱死

之景瑗韓城人又大同諸生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自成入大同六日殺代府宗室殆盡 上召兵部尚書張縉彥於中左門問真定陷李建泰遇害知之乎對曰不聞上曰朕宮中皆知之卿何諱也曰臣未見塘報上曰彼城已破誰設塘報且卿獨不為遠偵耶曰設偵騎必須工食臣部無一緡安得偵騎令日之事惟陛下命之上推案而起 三月己丑朔召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州諸生張鑅于中左門鑅言三策首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大臣輔之遂命國維往浙江

募兵督餉庚寅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極殿問今日方略奏對可三十餘人皆漫應支吾無他語　李自成陷陽和兵備僉事于重華郊迎遂長驅向宣府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訊察奸宄申嚴保甲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命內監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師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楨提督城守各門勳臣一人鄉貳二人諭文武合官輸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遁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　魏藻德再請出京議餉不許　李建泰奏請南遷願奉皇太子先行壬

衣襄誠伯李國楨守西直門召對平臺諭各臣曰李建泰奏請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安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諸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主諸臣盡為亡國臣矣遂拂衣起　大學士蔣德璟致仕　封遼東總兵官左都督吳三桂平西伯平賊將軍總兵左都督左良玉寧南伯薊鎮總兵右都督唐通定西伯鳳廬總兵左都督黃得功靖南伯各給勅印山東總兵左都督劉澤清進實職一級江北總兵都督同知劉良

佐山西總兵左都督周遇吉援剿先鋒總高傑宣府總兵王承胤都督僉事劉芳名甘肅總兵李棲鳳援勦江楚應皖總兵馬科保定總兵馬岱大同總兵姜瓖薊鎮西協總兵孔希貴關遼登津水師總兵黃蜚寧夏總兵葛汝芝關門總兵高第天津總兵曹友義河南總兵許定國等各進署銜一級　福王周王潞王崇王各南奔會于淮安　李建泰兵潰于真定中軍郭中杰縋城出降建泰被執監軍御史金毓峒不屈入三皇廟投井死闔門自盡　始棄寧遠徵遼東總兵吳三桂總督薊遼王永吉率兵入衛甲午召密

雲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入衛澤清方命移鎮
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　監軍御史霍達奉命調動
王兵追澤清兵不及　命御馬太監謝文舉監視山
西仍察宣大總兵王繼謨所在　復領罪已詔于天
下曰朕承天御宇以來十有七年夙夜不遑思臻上
理流寇又作調兵措餉實非得已乃年〻征戰加派
日多本欲安民未免重累朕之罪也貪官污吏乘機
巧取加耗鞭朴日爲爾苦朕深居九重不能體察朕
之罪也將懦兵驕莫肯用命焚殺淫掠視爾如仇朕
任用非人朕之罪也以致寇勢鴟張將從愈衆如豫

楚秦晉徧地受害百姓忍怨吞聲無所控訴思我皇
祖休養爾等近三百年至今橫遭慘毒有如此極朕
實痛之有如焚灼今已調各路兵天下忠憤之志倡
義勤王志取封爵者水陸並進為民報仇今與爾士
民約錢糧勸餉已行蠲免郡縣官有私徵私派濫罰
濫刑朕不時密訪正罪仍祭天下大小將士戰守有
功立與陞賞官民男婦節義死難從優贈卹一切不
便於民之事盡行革除至於被害紳士軍民人等一
時畏死從賊原非甘逆除自成罪在不赦餘偽將有
斬渠獻城即與侯爵其士卒來歸者分別賞賚頒官

者一體抜用不循者安揷寧家近如金有章等擢用黃閣等寬卹朕心諒其不得已也他如文僞職牛金星喻上猷等武僞職劉宗敏羅戴恩等皆朕之臣子自陷賊庭如乃心王室伺隙反正朕亦何忍棄之悉赦罪復職於戲天心未改祖德尤深朕方罪己宥愆用賢闡治改從前之敗轍加與爾等維新賊平之後耕田鑿業永為王民不亦休哉　乙未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勦　唐通以八千人入衛上召見慰勞倍至賜大同大紅蟒衣一襲紵絲二金四十兩復賜四千金以犒吏卒同劃遽兵屯彰義門外

上按籍勳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倡之奎謝無以應高泣諭再三奎猶漫詞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勒以二萬奎上書中宮求助中宮勉應之五千金奎遂先輸三千金而送其餘前太監王永祚輸三萬曹化淳輸五萬王之心尤富上面諭之獻萬金後賊拷之心進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竟拷死魏藻德首上五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稱貧百官共議最後依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先後共二十萬又議前三門富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帑使無內顧諸臣

室多不樂而罷　丙申大風霾晝晦風腥不可觸
宣府陷叛將白廣恩移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
杜勳郊迎三十里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朱之馮懸
賞勞軍諭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皆頤納歎之馮獨
行巡城見紅彝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
雖殺我無恨也衆又不應之馮乃自起燃火兵民競
挽之之馮不得已奪士卒刀自刎遺疏言守禦事甚
悉上憐之之馮沛人以清勤著又鄉紳張羅彥自殺
武擧金振孫戎衣就刑色不少怛呼曰我御史金毓
峒侄也　命唐通同司禮太監杜之秩守居庸關

召庶吉士于中左門編脩陳名夏嘗上言固人心之事有淮揚要害宜練兵重鎮上善之進脩撰兼戶兵科都給事中召募山東義勇上又問戶部侍郎吳履中帑金幾何荅曰八萬上曰此僅備城守雖各邊月餉亦不可發履中曰若非各還京師安守不聽　以陳必謙為工部尚書召王鐸為禮部尚書　戊戌總督薊遼王永吉請嚴居庸關守禦遂命司礼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王永吉節制各鎮俱聽便宜行事給吏兵二部空札五百　庚子寇薄近郊中外大震上日召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皆泣下廷臣進

計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李國楨提督城守不敢
抗王承恩禮科左給事中戴明說糾國楨城守失措
上召廷臣問禦寇方略諸臣皆嗄唶不能對上憤惋
斥廷臣負國無狀皆頓首謝罪　孝陵夜哭　召前
太監曹化淳等守城　癸卯風霾　寇自柳溝抵居
庸關柳溝天塹可守不設備定西伯唐通司禮太監
杜之秩迎降巡撫右僉都御史何謙遁總兵官都督
同知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投王永吉永吉
倉皇出關依吳三桂甲辰昌平陷總兵官李守鑅不
屈手格殺數人〻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鑅拔刃自刎

賊焚十二陵傳檄京師兵部偵之猶云昌平兵譁非
寇也命趣吳三桂入關三桂率衆日行數十里是日
始入關太監高起潛棄關逥走西山　召考選官滋
陽知縣黄國琦等三十三人于中左門問安人心剿
寇生財足用計安出以國琦言稱旨即授兵科給事
中餘以次對未及半俄昌平報陷上聞大驚即起入
諸臣立候移刻命俱出　開西門納難民內官坐城
上主之諸勳臣大臣不能詰　乙巳上早朝召對諸
臣而泣皆束手無策相向不能對或泣下有言馮銓
楊維垣當用有言劉澤清宜封東平伯上皆不應書

御案十二字示司禮太監王之心尋去之已刻哨騎
叩城下曰寇至守城内臣使騎候之曰非寇也不爲
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抵門彎弓貫矢大呼開城守
卒亟發砲斃二十騎雜民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
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儀等門城外三大營
兵皆潰且引降火車巨礮皆爲賊得賊因舉礮攻城
轟聲震地襄城伯李國楨馳馬闕下求面陳内侍叱
止之國楨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復多得
矣内侍叩之曰守城兵不用命鞭撻人起輒臥上
召入因命内侍俱守城諱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罷

內帑我輩兵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月食五十萬効死固當乃請如乙巳歲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步入朝值魏藻德內出告之故藻德曰上煩甚且方息不必入手引而出文臣分守不得登城左都御史李邦華至中陽門欲登城中官拒之

丙午大雷電雨雹賊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而語守兵曰亟開門否曰且屠矣守者以惧礮外向震之猶揮手示賊引退礮乃發賊驅民負木石塡壕急攻發萬人敵大砲傷數十人守卒潰賊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太監杜

勳射書城中約降　封劉澤清東平伯　李自成向彰義門設坐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遙呼城上曰勿射我杜勳也有所言可遣人縋下語爾守者曰請質以縋公入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皇上當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縋上入見述賊語請上遜位上怒叱之諸內璫欲留勳勳曰有秦晉為質當顧二王不得留復縋下勳顧其黨王則堯褚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汝勿慮也兵部尚書張縉彥具奏責化淳王化民諸監視昨夜

引賊杜勳等縋城入語人心洶洶變在旦夕如此危急臣屢至城闉欲覘城上守禦輒為監視沮抑乞立賜裁斷以杜隱奸上召對同閣臣面諭遂手書遣縉彥上城按視示以上傳始得登求杜勳云已下又曰秦晉二王在城下欲通語縉彥曰二王既降賊豈可上城曹化淳王化民拂衣去閱城上守卒寥寥見城下穴牆聲急太監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化淳等飲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上至宮門傳止之是夕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賊入守城勳衛盡遁御史光時亨迎降外城已陷而內城尚未知也

丙午上御書親征詔曰朕以眇躬上承祖宗之丕業下臨億兆于萬方十有七年於茲政不加脩禍亂日甚抑賢人在下位與抑不肖者未遠與至干天怒積怨于民下赤子化為盜賊陵寢震驚親王屠僇國家之恥莫大于是朕今親率六師以往國家重務悉委太子告爾臣民有能奮發忠勇或助糧草器械騾馬舟車俱詣軍前聽用以殲醜逆分茅胙土之賞決不食言遂召駙馬都尉鞏永圖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畜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已召王承恩整內員備親征中刻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

外城破乎曰不知也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皇
上之福自當無慮如其不利臣等率兵巷戰誓不負
國是夜上不寐夜分太監王相堯領內兵千人開宣
武門迎賊俄而內城亦陷有奔告上者上問大營兵
安在李國楨何往對曰大營散矣皇上宜急走人還
去呼之不至上遂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
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朱書諭內閣命成國公
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臣
因命進酒召周后袁妃同坐對飲慷慨訣絕嘆曰所
痛者我闔城百姓耳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

氏謂皇后曰大事去矣爾宜死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為計皇后頓首謝拊太子二王慟良久遣之出乃縊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刃斷左臂未殊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又刃所御妃嬪數人昧爽上微服出自中南門雜內侍數十人皆騎而持斧欲出東華門內監守城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趨其第閽人辭焉上太息去趨安定門：堅不可啟天且曙仍回南宮散遣內員携王承恩入內苑登萬歲山之壽皇亭俄而上崩太監王承恩亦自縊從死焉

910·1256
1409356 6738·1

帝英斷天挺承熹廟之後及前辭作邪黨竄精謀治勤勤然有中興之志而疆事日警中原內虐加以凶飢洊二寇盜橫出拮据天下十七年神器淪覆遂死社稷御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內地三陷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故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頃駕崩內庭中外臣工莫有知者所頒朱書詔諭尚在內閣朱純臣亦未知也

丁丑仲春海門施維藩讀畢記

0548